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
CBETA2018 版

第九十五冊：深密部類(三)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彙編說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藏讀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具足無量功德。能遍閱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更是古今眾多佛子的畢生心願。但人們往往以為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要棲身藏經樓、多年足不出戶方能成功，廣大普通佛子只能望洋興嘆。大眾閱藏的目標是通過合理規劃及輔助工作降低閱藏難度，讓普通人也能閱藏，也能讀完大藏經、讀懂大藏經！

《大正藏》收入從印度傳來的經律論三藏 1692 部，其中有居士不能閱讀的聲聞律藏 72 部、未受灌頂者不能閱讀的密教經 618 部，又有很多佛經有重複翻譯。把不能閱讀和重複翻譯的暫時擱置，則只需要讀經藏 338 部，居士可讀律藏 83 部，雜藏 40 部，論藏 133 部。經“365 壇法界普供養閱藏祈福大法會”數千人集體測試，1 年就可以通閱 338 部經藏和 83 部律藏，而且每天只需讀 5 小時左右。讀完不成問題。

不僅能讀完，還要能讀懂。為了能讀懂，我們對全部經藏作了詳細分類並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排序。先讀比較容易懂的事緣經，再讀人天乘，再讀聲聞乘經，再讀初機大乘經，最後讀講般若、深密等法義的大乘深經。在家可讀戒律分為居士戒和菩薩戒，居士戒適合在人天乘經之後讀，菩薩戒適合在初機大乘經之後讀。《大寶積經》和《大集經》本身包含多部佛經，為最大限度減少重複、增進理解，勘同和分類深入到了其中每一部經。

本版彙編（5.5 版）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的順序把全部經藏和居士可讀律藏編成 100 冊。順次讀下來，前一多半都能讀懂，難懂的是部分大乘深經。對這部分做更細緻的分類和排序，也可讓人多懂一些。大眾閱藏官網網址：<http://www.yuezang.org>；

本彙編採用 CBETA 2018 版電子佛典。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料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佈的電子佛典資料庫可在網路上下載。編輯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校勘，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汙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婆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婆嚩秫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摩啰摩啰。虎啰，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录

佛說佛地經.....	1
解深密經卷第一.....	9
序品第一.....	9
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第二.....	10
心意識相品第三.....	19
解深密經卷第二.....	21
一切法相品第四.....	21
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第五.....	23
解深密經卷第三.....	33
分別瑜伽品第六.....	33
解深密經卷第四.....	49
地波羅蜜多品第七.....	49
解深密經卷第五.....	63
如來成所作事品第八.....	63
大唐新翻密嚴經序.....	72
大乘密嚴經卷上.....	73
密嚴道場品第一.....	73
大乘密嚴經入密嚴微妙身生品第二.....	81
大乘密嚴經卷中.....	97
入密嚴微妙身生品之餘.....	97
大乘密嚴經胎藏生品第三.....	108
大乘密嚴經自作境界品第四.....	110

大乘密嚴經辯觀行品第五.....	119
大乘密嚴經趣入阿賴耶品第六.....	122
大乘密嚴經卷下.....	131
我識境界品第七.....	131
大乘密嚴經阿賴耶即密嚴品第八.....	132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163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165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一.....	166
一切佛語心品第一之一.....	166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二.....	191
一切佛語心品之二.....	191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三.....	214
一切佛語心品之三.....	214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	235
一切佛語心品之四.....	235

佛說佛地經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最勝shèng光曜yào七寶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無邊世界。無量方所妙飾間列，周圓無際，其量難測，超過三界所行之處，勝出世間善根所起，最極自在淨識為相，如來所都，諸大菩薩眾所雲集，無量天龍、人、非人等常所翼從，廣大法味喜樂所持，作諸眾生一切義利，滅諸煩惱交橫纏垢，遠離眾魔，過諸莊嚴，如來莊嚴之所依處，大念慧行以為遊路，大止妙觀以為所乘，大空、無相、無願解脫為所入門，無量功德眾所莊嚴，大寶花王眾所建立大宮殿中。

是薄伽梵最清淨覺，不二現行，趣無相法，住於佛住，逮得一切佛平等性，到無障處，不可轉法，所行無礙。其所成立不可思議。遊於三世平等法性，其身流布一切世界，於一切法智無疑滯，於一切行成就大覺，於諸法智無有疑惑，凡所現身不可分別，一切菩薩正所求智，得佛無二住勝彼岸，不相間雜。如來解脫妙智究竟，證無中邊佛地平等，極於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

與諸無量大聲聞眾zhòng俱，一切調順，皆是佛子，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戒善清淨，趣求法樂，多聞聞持；其聞積集，善思所思、善說所說、善作所作；捷慧、速慧、利慧、出慧、勝決擇慧、大慧、廣慧及無等慧，慧寶成就；具足三明，逮得第一現法樂住；大淨福田，威儀寂靜，大忍柔和，成就無減，已善奉行如來聖教。

復有無量菩薩摩訶薩從諸佛土俱來集會——皆住大乘，遊大乘法，於諸眾生其心平等，離諸分別及不分別種種分別，摧諸魔怨，遠離一切聲聞獨覺繫xì念分別，廣大法味喜樂所持，超五怖畏，一向趣入不退轉位，息諸眾生一切苦惱所逼迫地而現在前——妙生菩薩而為上首。

爾時，世尊告妙生菩薩：“妙生當知，有五種法攝大覺地。何等為五？所謂清淨法界、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

“妙生當知，清淨法界者，譬如虛空，雖遍諸色種種相中，而不可說有種種相，體唯一味。如是如來清淨法界，雖復遍至種種相類所知境界，而不可說有種種相，體唯一味。

“又如虛空，雖遍諸色不相捨離，而不為色過所染污。如是如來清淨法界，雖遍一切眾生心性，由真實故不相捨離，而不為彼過所染污。

“又如虛空，含容一切身、語、意業，而此虛空無有起作。如是如來清淨法界，含容一切智所變化利眾生事，清淨法界無有起作。

“又如空中種種色相現生現滅，而此虛空無生無滅。如是如來淨法界中，諸智變化利眾生事現生現滅，而淨法界無生無滅。

“又如空中種種色相現增現減，而此虛空無增無減。如是如來淨法界中，顯示如來甘露聖教有增有減，而淨法界無增無減。

“又如空中十方色相無邊無盡，是虛空界無邊盡故，而此虛空無去無來、無動無轉。如是如來淨法界中，建立十方一切眾生利益安樂，種種作用無邊無盡，清淨法界無邊盡故，而淨法界無去無來、無動無轉。

“又如空中三千世界現壞現成，而虛空界無壞無成。如是如來淨法界中，現無量相成等正覺，或復示現入大涅槃，而淨法界非成等覺、非入寂滅。

“又如依空種種色相，壞、爛、燒、燥變異可得，而虛空界非彼所變、亦無勞弊。如是依止如來淨界眾生界內，種種學處身、語、意業毀犯可得，而淨法界非彼變異、亦無勞弊。

“又如依空大地大山、光明、水火、帝釋、眷屬，乃至日月種種可得，而虛空界非彼諸相。如是依止如來淨界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解脫智見諸蘊可得，而淨法界非彼諸相。

“又如空中種種因緣展轉生起，三千大千無量世界周輪可得，而虛空界無所起作。如是如來淨法界中，具無量相諸佛眾會周輪可得，而淨法界無所起作。”

“復次妙生！大圓鏡智者，如依圓鏡眾像影現。如是依止如來智鏡，諸處、境、識眾像影現。唯以圓鏡為譬喻者，當知圓鏡、如來智鏡平等平等，是故智鏡名圓鏡智。

“如大圓鏡，有樂福人懸xuán高勝處無所動搖，諸有去來無量眾生，於此觀察自身德失，為欲存德捨諸失故。如是如來懸圓鏡智處淨法界，無間斷故無所動搖，欲令無量無數眾生觀於染淨，為欲取淨捨諸染故。

“又如圓鏡極善磨瑩，鑒jiàn淨無垢光明遍照。如是如來大圓鏡智，於佛智上，一切煩惱、所知障垢永出離故，極善磨瑩，為依止定所攝持故，鑒淨無垢，作諸眾生利樂事故，光明遍照。

“又如圓鏡依緣本質，種種影像相貌生起。如是如來大圓鏡智，於一切時依諸緣故，種種智影相貌生起。

“如圓鏡上非一眾多諸影像起，而圓鏡上無諸影像，而此圓鏡無動無作。如是如來圓鏡智上，非一眾多諸智影起，圓鏡智上無諸智影，而此智鏡無動無作。

“又如圓鏡與眾影像非合非離，不聚集故，現彼緣故。如是如來大圓鏡智，與眾智影非合非離，不聚集故，不散失故。

“又如圓鏡周瑩其面，於一切處為諸影像遍起依緣。如是如來大圓鏡智，不斷無量眾行善瑩，為諸智影遍起依緣，謂聲聞乘諸智影像、獨一覺乘諸智影像、無上大乘諸智影像，為欲令諸聲

聞乘人依聲聞乘而出離故，獨一覺人依獨覺乘而出離故，大乘之人依無上乘而出離故。

“如圓鏡中大影可得，所謂大地、大山、大樹、大宮舍影，而是圓鏡不等彼量。如是如來圓鏡智上，從極喜地乃至佛地智影可得，及與一切世、出世法智影可得，而圓鏡智非彼分量。

“又如圓鏡，非處障質影像起緣。如是如來大圓鏡智，非惡友攝、聞不正法障礙眾生智影起緣，彼非器故。

“又如圓鏡，非處闇質影像起緣。如是如來大圓鏡智，非處樂惡、愚暗眾生智影起緣，彼非器故。

“又如圓鏡，非處遠質影像起緣。如是如來大圓鏡智，非處不淨、感匱kuì法業、不信眾生智影起緣，彼非器故。”

“復次妙生！平等性智者，由十種相圓滿成就。證得諸相增上喜愛，平等法性圓滿成故；證得一切領受緣起，平等法性圓滿成故；證得遠離異相、非相，平等法性圓滿成故；弘濟大慈，平等法性圓滿成故；無待大悲，平等法性圓滿成故；隨諸眾生所樂示現，平等法性圓滿成故；一切眾生敬受所說，平等法性圓滿成故；世間、寂靜皆同一味，平等法性圓滿成故；世間諸法苦、樂一味，平等法性圓滿成故；修殖無量功德究竟，平等法性圓滿成故。”

“復次妙生！妙觀察智者，譬如世界持眾生界，如是如來妙觀察智，任持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無礙辯說諸佛妙法。

“又如世界是諸眾生，頓起一切種種無量相識因緣。如是如來妙觀察智，能為頓起一切所知無礙妙智種種無量相識因緣。

“又如世界種種可玩，園林、池等之所莊嚴，甚可愛樂。如是如來妙觀察智，種種可玩波羅蜜多、菩提分法、十力、無畏、不共佛法之所莊嚴，甚可愛樂。

“又如世界，洲渚、日月、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及夜摩天、覩史多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梵身天等，妙飾間列。如是如來妙觀察智，世及出世衰盛因果，聲聞、獨覺、菩薩圓證，無餘觀察妙飾間列。

“又如世界，為諸眾生廣大受用。如是如來妙觀察智，示現一切諸佛眾會雨大法雨，為令眾生受大法樂。

“如世界中五趣可得，所謂地獄、餓鬼、畜生、人趣、天趣。如是如來觀察智上，無邊因果五趣差別具足顯現。

“如世界中，欲、色、無色諸界可得。如是如來觀察智上，無邊因果三界差別具足顯現。

“如世界中，蘇sū迷盧等大寶山王顯現可得。如是如來觀察智上，諸佛菩薩威神所引，廣大甚深教法可得。

“如世界中，廣大甚深不可傾動大海可得。如是如來觀察智上，一切天魔外道異論所不傾動，甚深法界教法可得。

“又如世界，大小輪山之所圍繞。如是如來妙觀察智，不愚一切自相、共相之所圍繞。”

“復次妙生！成所作智者，如諸眾生勤勵lì身業，由是眾生趣求種種，殉xùn利、務wù農、勤工等事。如是如來成所作智勤身化業，由是如來示現種種工巧等處，摧伏諸伎傲慢眾生，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受用身業，由是眾生受用種種色等境界。如是如來成所作智受身化業，由是如來往諸眾生種種生處，示同類生而

居尊位；由其示現同類生故，攝伏一切異類眾生，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領受身業，由是眾生領受所作善惡業果。如是如來成所作智領身化業，由是如來示現領受本事本生難修諸行，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慶qìng慰語業，由是眾生展轉談論、遞dì相慶慰。如是如來成所作智慶語化業，由是如來宣暢種種隨所樂法，文義巧妙，小智眾生初聞尚信；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方便語業，由是眾生展轉指授，務wù專所作毀惡讚善更相召命。如是如來成所作智所起方便語變化業，由是如來立正學處，毀諸放逸讚不放逸。又復建立隨信行人、隨法行等，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辯揚語業，由是眾生展轉開示，所不了義宣諷諸論。如是如來成所作智辯語化業，由是如來斷諸眾生無量疑惑，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決擇意業，由是眾生決擇可作及不可作。如是如來成所作智決意化業，由是如來決擇眾生八萬四千心行差別，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造作意業，由是眾生造作種種諸所起業。如是如來成所作智造意化業，由是如來觀諸眾生所行之行——行與不行、若得若失——為令取捨，造作對治；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發起意業，由是眾生發起諸業。如是如來成所作智發意化業，由是如來為欲宣說彼對治故，顯彼所樂名、句、字身；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受領意業，由是眾生受領苦樂。如是如來成所作智受意化業，由是如來於定、不定、反問、置記為記別故，隨其所應，受領去、來、現在等義；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爾時妙生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為獨如來於淨法界受用和合一味事智，而諸菩薩亦能如是？”

佛告妙生菩薩：“亦能受用和合一味事智。”

妙生菩薩復白佛言：“何等菩薩受用和合一味事智？”

佛告妙生：“證得無生法忍菩薩，由彼菩薩無生法中，得忍解時對治二想，由遣自他二種想故，得平等心。從此已上，彼諸菩薩自他異想不復現前，受用和合一味事智。”

妙生菩薩復白佛言：“唯願如來廣說譬喻，令諸菩薩悟甚深義，隨所化緣廣宣流布，令諸眾生聞已疾悟無生法忍。”

佛告妙生：“譬如三十三天未入雜林，終不能於若事若受、無我我所和合受用，若入雜林即無分別隨意受用。由此雜林有如是德，能令諸天入此林者，天諸果報若事若受，無所思惟和合受用。**如是菩薩**，若未證得無生法忍，終不能得平等之心平等之捨，乃與一切聲聞、獨覺無有差別，有二想故，彼不能住受用和合一味事智。若已證得無生法忍，遣二想故得平等心，遂與聲聞、獨覺差別，由平等心而能住捨，受用和合一味事智。

“復次妙生！譬如種種大小眾流，未入大海各別所依，異水、少水、水有增減，隨其水業所作各異，少分依持水族生命。若入大海無別所依，水無差別、水無限量、水無增減，所作業一，廣大依持水族生命。如是菩薩，若未證入如來清淨法界大海，各別所依異智、少智、智有增減，隨其智業所作各異，少分眾生成熟善根之所依止。若已證入如來清淨法界大海，無別所依，智無差

別、智無限量、智無增減，受用和合一味事智，無量眾生成熟善根之所依止。”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一切法真如，	二障清淨相，
法智彼所緣，	自在無盡相，
普遍真如智，	修習證圓滿，
安立眾生二，	諸種無盡果，
身語及心化，	善化方便業，
定及總持門，	無邊二成就，
自性法受用、	變化差別轉，
如是淨法界，	諸佛之所說。”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妙生菩薩摩訶薩等，諸大聲聞、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佛地經

解深密經卷第一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最勝光曜 yào 七寶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無邊世界；無量方所妙飾間列，周圓無際，其量難測；超過三界所行之處，勝出世間善根所起，最極自在淨識為相，如來所都；諸大菩薩眾所雲集，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茶、緊捺洛、牟呼洛伽、人非人等常所翼從；廣大法味喜樂所持，作諸眾生一切義利，¹滅諸煩惱災橫纏垢，遠離眾魔；過諸莊嚴，如來莊嚴之所依處，大念、慧、行以為遊路，大止妙觀以為所乘，大空、無相、無願解脫為所入門；無量功德眾所莊嚴，大寶花王眾所建立大宮殿中。

是薄伽梵最清淨覺，不二現行，趣無相法，住於佛住，逮得一切佛平等性，到無障處，不可轉法，所行無礙，其所成立不可思議。遊於三世平等法性，其身流布一切世界，於一切法智無疑滯，於一切行成就大覺，於諸法智無有疑惑，凡所現身不可分別，一切菩薩正所求智，得佛無二住勝彼岸，不相間雜。如來解脫妙智究竟，證無中邊佛地平等，極於法界，盡虛空性窮 qióng 未來際。

與無量大聲聞眾俱，一切調順，皆是佛子，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戒善清淨、趣求法樂；多聞聞持，其聞積集；善思所思、善說所說、善作所作；捷慧、速慧、利慧、出慧、勝決擇慧、大慧、廣慧及無等慧，慧寶成就；具足三明，逮得第一現法樂住；大淨福田，威儀寂靜，無不圓滿；大忍柔和，成就無減，已善奉行如來聖教。

¹校勘記：“滅諸煩惱災橫”：【宋】【元】【明】【宮】【聖】版本是“鐫除一切煩惱”。

復有無量菩薩摩訶薩從種種佛土而來集會。皆住大乘，遊大乘法，於諸眾生其心平等，離諸分別及不分別種種分別，摧伏一切眾魔怨敵，遠離一切聲聞、獨覺所有作意，廣大法味喜樂所持，超五怖畏，一向趣入不退轉地，息一切眾生一切苦惱所逼迫地，而現在前。其名曰：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法涌菩薩摩訶薩、善清淨慧菩薩摩訶薩、廣慧菩薩摩訶薩、德本菩薩摩訶薩、勝義生菩薩摩訶薩、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慈氏菩薩摩訶薩、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等而為上首。

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第二

爾時，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即於佛前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言：「最勝子！言一切法無二，一切法無二者，何等一切法？云何為無二？」

解甚深義密意菩薩告如理請問菩薩曰：「善男子！一切法者，略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是有為，非有為非無為；無為，亦非無為非有為。」

如理請問菩薩復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言：「最勝子！如何有為，非有為非無為；無為，亦非無為非有為？」

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曰：「善男子！言有為者，乃是本師假施設句。若是本師假施設句，即是遍計所集、言辭所說；若是遍計所集、言辭所說，即是究竟種種遍計言辭所說。不成實故，非是有為。善男子！言無為者，亦墮言辭。設離有為、無為少有所說，其相亦爾。然非無事而有所說。何等為事？謂諸聖者以聖智聖見離名言故現等正覺；即於如是離言法性，為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謂之有為。」

「善男子！言無為者，亦是本師假施設句；若是本師假施設句，即是遍計所集、言辭所說；若是遍計所集、言辭所說，即是究竟種種遍計言辭所說。不成實故，非是無為。善男子！言有為者，亦墮言辭。設離無為、有為少有所說，其相亦爾。然非無事而有所說。何等為事？謂諸聖者以聖智聖見離名言故現等正覺；即於如是離言法性，為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謂之無為。」

爾時，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復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言：「最勝子！如何此事彼諸聖者以聖智聖見離名言故現等正覺；即於如是離言法性，為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或謂有為？或謂無為？」

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曰：「善男子！如善幻師或彼弟子住四衢 qú 道，積集瓦礫 lì、草葉木等，現作種種幻化事業。所謂象身、馬身、車身、步身，末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種種財穀 gǔ、庫藏等身。若諸眾生愚癡、頑鈍、惡慧種類，無所曉知，於瓦礫、草葉木等上諸幻化事，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見者，實有象身、實有馬身、車身、步身，末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種種財穀、庫藏等身。』如其所見、如其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愚妄。』彼於後時應更觀察。

「若有眾生非愚、非鈍、善慧種類，有所曉知，於瓦礫 lì、草葉木等上諸幻化事，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見者，無實象身、無實馬身、車身、步身，末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種種財穀、庫藏等身；然有幻狀迷惑眼事。於中發起大象身想，或大象身差別之想，乃至發起種種財穀、庫藏等想，或彼種類差別之想。』不如所見、不如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愚妄。』為欲表知如是義故，亦於此中隨起言說。彼於後時不須觀察。

「如是，若有眾生是愚夫類、是異生類，未得諸聖出世間慧，於一切法離言法性不能了知；彼於一切有為、無為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決定實有有為、無為。』如其所見、如其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癡妄。』彼於後時應更觀察。

「若有眾生非愚夫類，已見聖諦、已得諸聖出世間慧，於一切法離言法性如實了知；彼於一切有為、無為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決定無實有為、無為。然有分別所起行相，猶如幻事迷惑覺慧，於中發起為、無為想，或為、無為差別之想。』不如所見、不如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癡妄。』為欲表知如是義故，亦於此中隨起言說。彼於後時不須觀察。

「如是，善男子！彼諸聖者於此事中，以聖智聖見離名言故現等正覺；即於如是離言法性，為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謂之有為，謂之無為。」

爾時，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佛說離言無二義， 甚深非愚之所行；
愚夫於此癡所惑， 樂著二依言戲論。
彼或不定或邪定， 流轉極長生死苦；
復違如是正智論， 當生牛羊等類中。」

爾時，法涌菩薩白佛言：「世尊！從此東方過七十二殑伽河沙等世界，有世界，名具大名稱；是中如來，號廣大名稱。我於先日，從彼佛土發來至此。我於彼佛土曾見一處，有七萬七千外道并其師首，同一會坐。為思諸法勝義諦相，彼共思議、稱量、觀察、遍推求時，於一切法勝義諦相，竟不能得，唯除種種意解、別異意解、變異意解，互相違背共興諍論，口出矛鬚zuàn，更相鬚已、刺已、惱已、壞已，各各離散。世尊！我於爾時竊 qiè 作是念：『如來出世，甚奇！希有！由出世故，乃於如是超過一切尋思所行勝義諦相，亦有通達，作證可得。』」說是語已。

爾時，世尊告法涌菩薩曰：「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於超過一切尋思勝義諦相，現等正覺；現等覺已，為他宣說、顯現、開解、施設、照了。何以故？我說：『勝義是諸聖者內自所證；尋思所行是諸異生展轉所證。』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

「復次，法涌！我說：『勝義無相所行；尋思但行有相境界。』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

「復次，法涌！我說：『勝義不可言說，尋思但行言說境界。』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

「復次，法涌！我說：『勝義絕諸表示，尋思但行表示境界。』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

「復次，法涌！我說：『勝義絕諸諍論，尋思但行諍論境界。』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

「法涌！當知，譬如有人盡其壽量習辛苦味；於蜜、石蜜上妙美味，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或於長夜由欲貪勝解諸欲熾火所燒然故；於內除滅一切色、聲、香、味、觸相妙遠離樂，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或於長夜由言說勝解，樂著世間綺言說故；於內寂靜聖默然樂，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或於長夜由見聞覺知表示勝解，樂著世間諸表示故；於永除斷一切表示薩迦耶滅究竟涅槃，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法涌！當知，譬如有人於其長夜由有種種我所、攝受，諍論勝解，樂著世間諸諍論故；於北拘盧洲無我所、無攝受、離諍論，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如是，法涌！諸尋思者，於超一切尋思所行勝義諦相，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內證無相之所行，	不可言說絕表示，
息諸諍論勝義諦，	超過一切尋思相。」

爾時，善清淨慧菩薩白佛言：「世尊！甚奇！乃至世尊！善說！如世尊言：『勝義諦相微細甚深，超過諸法一異性相，難可通達。』世尊！我即於此曾見一處，有眾菩薩等正修行勝解行地，同一會坐，皆共思議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異性相。於此會中，一類菩薩作如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一類菩薩復作是言：『非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然勝義諦相異諸行相。』有餘菩薩疑惑猶豫，復作是言：『是諸菩薩，誰言諦實？誰言虛妄？誰如理行？誰不如理？』或唱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或唱是言：『勝義諦相異諸行相。』世尊！我見彼已竊 qiè 作是念：『此諸善男子愚癡、頑鈍、不明、不善、不如理行，於勝義諦微細甚深，超過諸行一異性相，不能解了。』」說是語已。

爾時，世尊告善清淨慧菩薩曰：「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彼諸善男子愚癡、頑鈍、不明、不善、不如理行，於勝義諦微細甚深，超過諸行一異性相，不能解了。』何以故？善清淨慧！非於諸行如是行時，名能通達勝義諦相，或於勝義諦而得作證。何以故？善清淨慧！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應於今時一切異生皆已見諦；又諸異生皆應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或應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已見諦者於諸行相應不除遣；若不除遣諸行相者，應於相縛不得解脫；此見諦者於諸相縛不解脫故，於龜 cū 重縛亦應不脫；由於二縛不解脫故，已見諦者應不能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或不應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清淨慧！由於今時非諸異生皆已見諦；非諸異生已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亦非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相，不應道理！若於此中作如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由此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

「善清淨慧！由於今時非見諦者於諸行相不能除遣，然能除遣；非見諦者於諸相縛不能解脫，然能解脫；非見諦者於龜 cū 重縛不能解脫，然能解脫；以於二障能解脫故，亦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或有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相，不應道理！若於此中作如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由此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

「復次，善清淨慧！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如諸行相墮雜染相，此勝義諦相亦應如是墮雜染相。善清淨慧！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應非一切行相共相，名勝義諦相。善清淨慧！由於今時勝義諦相非墮雜染相；諸行共相名勝義諦相，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相，不應道理；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相，不應道理！若於此中作如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或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由此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

「復次，善清淨慧！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如勝義諦相於諸行相無有差別，一切行相亦應如是無有差別。修觀行者於諸行中，如其所見、如其所聞、如其所覺、如其所知，不應後時更求勝義。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應非諸行唯無我性、唯無自性之所顯現，是勝義相。又應俱時別相成立，謂雜染相及清淨相。

「善清淨慧！由於今時一切行相皆有差別，非無差別；修觀行者於諸行中，如其所見、如其所聞、如其所覺、如其所知，復於後時更求勝義。又即諸行唯無我性、唯無自性之所顯現，名勝義相。又非俱時染淨二相別相成立。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或一向異，不應道理！若於此中作如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或一向異者。』由此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

「善清淨慧！如螺貝上鮮白色性，不易施設與彼螺貝一相異相；如螺貝上鮮白色性，金上黃色亦復如是。如箜篌聲上美妙曲性，不易施設與箜篌聲一相異相。如黑沈上有妙香性，不易施設與彼黑沈一相異相。如胡椒上辛猛利性，不易施設與彼胡椒一相異相。如胡椒上辛猛利性，訶梨淡性亦復如是。如蠹 dù 羅綿上有柔軟性，不易施設與蠹 dù 羅綿一相異相。如熟酥上所有醍醐，不易施設與彼熟酥一相異相。又如一切行上無常性，一切有漏法上苦性，一切法上補特伽羅無我性，不易施設與彼行等一相異相。又如貪上不寂靜相及雜染相，不易施設此與彼貪一相異相。如於貪上，於瞋、癡上，當知亦爾。**如是**，善清淨慧！勝義諦相不可施設與諸行相一相異相。善清淨慧！我於如是微細、極微細，甚深、極甚深，難通達、極難通達，超過諸法一異性相，勝義諦相現正等覺；現等覺已為他宣說、顯示、開解、施設、照了。」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行界勝義相， 離一異性相；
若分別一異， 彼非如理行。
眾生為相縛， 及彼龜重縛；
要勤修止觀， 爾乃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長老善現曰：「善現！汝於有情界中，知幾有情懷增上慢，為增上慢所執持故記別所解？汝於有情界中，知幾有情離增上慢記別所解？」

長老善現白佛言：「世尊！我知有情界中少分有情離增上慢記別所解。世尊！我知有情界中有無量無數不可說有情懷增上慢，為增上慢所執持故記別所解。」

「世尊！我於一時住阿練若大樹林中，時有眾多苾芻亦於此林依近我住。我見彼諸苾芻於日後分，展轉聚集，依有所得現觀，各說種種相法，記別所解。」

「於中一類，由得蘊故、得蘊相故、得蘊起故、得蘊盡故、得蘊滅故、得蘊滅作證故，記別所解。如此一類由得蘊故，復有一類由得處故，復有一類得緣起故，當知亦爾。

「復有一類由得食故、得食相故、得食起故、得食盡故、得食滅故、得食滅作證故，記別所解。

「復有一類由得諦故、得諦相故、得諦遍知故、得諦永斷故、得諦作證故、得諦修習故，記別所解。

「復有一類由得界故、得界相故、得界種種性故、得界非一性故、得界滅故、得界滅作證故，記別所解。

「復有一類由得念住故、得念住相故、得念住能治所治故、得念住修故、得念住未生令生故、得念住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廣故，記別所解。如有一類得念住故；復有一類得正斷故；得神足故；得諸根故；得諸力故；得覺支故，當知亦爾。

「復有一類得八支聖道故、得八支聖道相故、得八支聖道能治所治故、得八支聖道修故、得八支聖道未生令生故、得八支聖道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廣故，記別所解。

「世尊！我見彼已竊 qiè 作是念：『此諸長老依有所得現觀，各說種種相法，記別所解。當知彼諸長老，一切皆懷增上慢，為增上慢所執持故，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不能解了。』是故，世尊！甚奇！乃至世尊！善說！如世尊言：『勝義諦相，微細、最微細，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遍一切一味相。』世尊！此聖教中修行苾芻，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尚難通達，況諸外道。」

爾時，世尊告長老善現曰：「如是，如是。善現！我於微細最微細、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遍一切一味相勝義諦，現正等覺；現等覺已，為他宣說、顯示、開解、施設、照了。何以故？善現！我已顯示於一切蘊中清淨所緣，是勝義諦。我已顯示

於一切處、緣起、食、諦、界、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中清淨所緣，是勝義諦。此清淨所緣於一切蘊中，是一味相、無別異相；如於蘊中，如是於一切處中，乃至一切道支中，是一味相、無別異相。是故，善現！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

「復次，善現！修觀行苾芻，通達一蘊真如勝義法無我性已，更不尋求各別餘蘊、諸處、緣起、食、諦、界、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真如勝義法無我性。唯即隨此真如勝義無二智為依止，故於遍一切一味相勝義諦，審察趣證。是故，善現！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

「復次，善現！如彼諸蘊展轉異相，如彼諸處、緣起、食、諦、界、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展轉異相。若一切法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亦異相者，是則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亦應有因，從因所生。若從因生應是有為，若是有為應非勝義，若非勝義應更尋求餘勝義諦。善現！由此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不名有因，非因所生，亦非有為，是勝義諦，得此勝義更不尋求餘勝義諦。唯有常常時、恒恒時，如來出世、若不出世，諸法法性安立，法界安住。是故，善現！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善現！譬如種種非一品類異相色中，虛空無相、無分別、無變異、遍一切一味相。如是，異性、異相一切法中，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當知亦然。」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此遍一切一味相， 勝義諸佛說無異；
若有於中異分別， 彼定愚癡依上慢。」

心意識相品第三

爾時，廣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者，齊何名為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如來齊何施設彼為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說是語已。

爾時，世尊告廣慧菩薩摩訶薩曰：「善哉，善哉！廣慧！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汝今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及諸天、人、阿素洛等；為令獲得義利安樂，故發斯問。汝應諦聽，吾當為汝說心意識祕密之義。

「廣慧當知，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墮彼彼有情眾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濕生、或在化生，身分生起，於中最初一切種子心識成熟、展轉、和合、增長、廣大。依二執受：一者有色諸根及所依執受；二者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有色界中具二執受，無色界中不具二種。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亦名為心。何以故？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

「廣慧！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六識身轉，謂眼識、耳、鼻、舌、身、意識。此中有識，眼及色為緣生眼識，與眼識俱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有識，耳、鼻、舌、身及聲、香、味、觸為緣，生耳、鼻、舌、身識，與耳、鼻、舌、身識俱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廣慧！若於爾時一眼識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眼識同所行轉。若於爾時二、三、四、五諸識身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五識身同所行轉。廣慧！譬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浪轉；若二、若多浪生緣現前，有多浪轉。然此瀑水自類恒流無斷無盡。又如善淨鏡面，

若有一影生緣現前，唯一影起；若二、若多影生緣現前，有多影起。非此鏡面轉變為影，亦無受用滅盡可得。如是，廣慧！由似瀑流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若於爾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一眼識轉；若於爾時乃至有五識身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五識身轉。

「廣慧！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為依止、為建立故，於心意識祕密善巧。然諸如來不齊於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廣慧！若諸菩薩於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不見阿陀那識；不見阿賴耶、不見阿賴耶識；不見積集、不見心；不見眼色及眼識；不見耳聲及耳識；不見鼻香及鼻識；不見舌味及舌識；不見身觸及身識；不見意法及意識；是名勝義善巧菩薩；如來施設彼為勝義善巧菩薩。廣慧！齊此名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如來齊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阿陀那識甚深細， 一切種子如瀑流，
我於凡愚不開演， 恐彼分別執為我。」

解深密經卷第一

解深密經卷第二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一切法相品第四

爾時，德本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於諸法相善巧菩薩。』於諸法相善巧菩薩者，齊何名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如來齊何施設彼，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說是語已。

爾時，世尊告德本菩薩曰：「善哉！德本！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汝今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及諸天、人、阿素洛等；為令獲得義利安樂故發斯問。汝應諦聽，吾當為汝說諸法相。謂諸法相略有三種，何等為三？一者、遍計所執相；二者、依他起相；三者、圓成實相。云何諸法遍計所執相？謂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別，乃至為令隨起言說。云何諸法依他起相？謂一切法緣生自性，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乃至招集純大苦蘊。云何諸法圓成實相？謂一切法平等真如。於此真如，諸菩薩眾勇猛精進為因緣故，如理作意，無倒思惟為因緣故乃能通達。於此通達漸漸修集，乃至無上正等菩提方證圓滿。

「善男子！如眩翳 yì 人眼中所有眩翳過患，遍計所執相當知亦爾。如眩翳人眩翳眾相：或髮毛、輪、蜂蠅 yíng、巨勝，或復青黃赤白等相差別現前；依他起相當知亦爾。如淨眼人遠離眼中眩翳過患，即此淨眼本性所行無亂境界；圓成實相當知亦爾。

「善男子！譬如清淨頗胝迦寶，若與青染色合，則似帝青、大青、末尼寶像；由邪執取帝青、大青、末尼寶故，惑亂有情。若與赤染色合，則似琥珀末尼寶像；由邪執取琥珀末尼寶故，惑亂有情。若與綠染色合，則似末羅羯多末尼寶像；由邪執取末羅羯多末尼寶故，惑亂有情。若與黃染色合，則似金像；由邪執取

真金像故，惑亂有情。如是，德本！如彼清淨頗胝迦上所有染色相應，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言說習氣，當知亦爾。如彼清淨頗胝迦上所有帝青、大青、琥珀、末羅羯多、金等邪執，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執，當知亦爾。如彼清淨頗胝迦寶，依他起相當知亦爾。如彼清淨頗胝迦上所有帝青、大青、琥珀、末羅羯多、真金等相，於常常時、於恒恒時，無有真實、無自性性，即依他起相上，由遍計所執相於常常時、於恒恒時，無有真實、無自性性；圓成實相當知亦爾。

「復次，德本！相名相應以為緣故，遍計所執相而可了知；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執以為緣故，依他起相而可了知；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無執以為緣故，圓成實相而可了知。

「善男子！若諸菩薩能於諸法依他起相上，如實了知遍計所執相，即能如實了知一切無相之法；若諸菩薩如實了知依他起相，即能如實了知一切雜染相法；若諸菩薩如實了知圓成實相，即能如實了知一切清淨相法。

「善男子！若諸菩薩能於依他起相上，如實了知無相之法，即能斷滅雜染相法；若能斷滅雜染相法，即能證得清淨相法。如是，德本！由諸菩薩如實了知遍計所執相、依他起相、圓成實相故，如實了知諸無相法、雜染相法、清淨相法；如實了知無相法故，斷滅一切雜染相法；斷滅一切染相法故，證得一切清淨相法。齊此名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如來齊此施設彼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若不了知無相法，	雜染相法不能斷；
不斷雜染相法故，	壞證微妙淨相法。
不觀諸行眾過失，	放逸過失害眾生；
懈怠住法動法中，	無有失壞可憐愍。」

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第五

爾時，勝義生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曾獨在靜處，心生如是尋思：『世尊以無量門曾說：「諸蘊所有自相、生相、滅相，永斷、遍知。」如說諸蘊，諸處、緣起、諸食亦爾；

「『以無量門曾說：「諸諦所有自相、遍知、永斷、作證、修習。」

「『以無量門曾說：「諸界所有自相、種種界性、非一界性、永斷、遍知。」

「『以無量門曾說：「念住所有自相、能治、所治及以修習，未生令生、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長廣大。」如說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亦復如是。

「『以無量門曾說：「八支聖道所有自相、能治、所治及以修習，未生令生、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長廣大。」』

「世尊復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未審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我今請問如來斯義，惟願如來哀愍解釋，說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有密意。」

爾時，世尊告勝義生菩薩曰：「善哉，善哉！勝義生！汝所尋思，甚為如理。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汝今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及諸天、人、阿素洛等，為令獲得義利安樂故，發斯問。汝應諦聽，吾當為汝解釋所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有密意。』

「勝義生！當知我依三種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所謂相無自性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

「善男子！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謂諸法遍計所執相。何以故？此由假名安立為相，非由自相安立為相，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

「云何諸法生無自性性？謂諸法依他起相。何以故？此由依他緣力故有，非自然有，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

「云何諸法勝義無自性性？謂諸法由生無自性性故，說名無自性性；即緣生法，亦名勝義無自性性。何以故？於諸法中，若是清淨所緣境界，我顯示彼以為勝義無自性性，依他起相非是清淨所緣境界，是故亦說名為勝義無自性性。復有諸法圓成實相，亦名勝義無自性性。何以故？一切諸法法無我性名為勝義，亦得名為無自性性，是一切法勝義諦故，無自性性之所顯故。由此因緣，名為勝義無自性性。

「善男子！譬如空花，相無自性性當知亦爾；譬如幻像，生無自性性當知亦爾、一分勝義無自性性當知亦爾；譬如虛空，惟是眾色無性所顯，遍一切處，一分勝義無自性性當知亦爾，法無我性之所顯故、遍一切故。善男子！我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

「勝義生！當知我依相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何以故？若法自相都無所有，則無有生；若無有生，則無有滅；若無生無滅，則本來寂靜；若本來寂靜，則自性涅槃。於中都無少分所有更可令其般涅槃故。是故我依相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善男子！我亦依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何以故？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於常常時、於恒恒時，諸法法性安住無為，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於常常時、於恒恒時，諸法法性安住故無為，

由無為故無生無滅；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是故我依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復次，勝義生！非由有情界中諸有情類，別觀遍計所執自性為自性故，亦非由彼別觀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為自性故，我立三種無自性性；然由有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上，增益遍計所執自性故，我立三種無自性性。

「由遍計所執自性相故，彼諸有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中，隨起言說。如如隨起言說，如是如是由言說熏習心故、由言說隨覺故、由言說隨眠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中，執著遍計所執自性相。如如執著，如是如是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上，執著遍計所執自性；由是因緣，生當來世依他起自性；由此因緣，或為煩惱雜染所染、或為業雜染所染、或為生雜染所染，於生死中長時馳騁、長時流轉，無有休息，或在那落迦、或在傍生、或在餓鬼、或在天上、或在阿素洛、或在人中受諸苦惱。

「復次，勝義生！若諸有情從本已來未種善根、未清淨障、未成熟相續、未多修勝解、未能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我為彼故，依生無自性性宣說諸法。彼聞是已，能於一切緣生行中，隨分解了無常、無恒，是不安隱變壞法已，於一切行，心生怖畏，深起厭患；心生怖畏，深厭患已，遮止諸惡，於諸惡法能不造作，於諸善法能勤修習。習善因故，未種善根能種善根，未清淨障能令清淨，未熟相續能令成熟。由此因緣，多修勝解，亦多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彼雖如是種諸善根，乃至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然於生無自性性中，未能如實了知相無自性性及二種勝義無自性性，於一切行未能正厭、未正離欲、未正解脫、未遍解脫煩惱雜染、未遍解脫諸業雜染、未遍解脫諸生雜染；如來為彼更說法要，謂相無自性性及勝義無自性性。為欲令其於一切行能

正厭故、正離欲故、正解脫故，超過一切煩惱雜染故、超過一切業雜染故、超過一切生雜染故。彼聞如是所說法已，於生無自性性中，能正信解相無自性性及勝義無自性性，簡擇思惟，如實通達；於依他起自性中，能不執著遍計所執自性相。由言說不熏習智故、由言說不隨覺智故、由言說離隨眠智故，能滅依他起相；於現法中智力所持，能永斷滅當來世因。由此因緣，於一切行能正厭患、能正離欲、能正解脫，能遍解脫煩惱、業、生三種雜染。

「復次，勝義生！諸聲聞乘種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迹故，證得無上安隱涅槃。諸獨覺乘種性有情、諸如來乘種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迹故，證得無上安隱涅槃。一切聲聞、獨覺、菩薩，皆共此一妙清淨道，皆同此一究竟清淨，更無第二。我依此故，密意說言：『唯有一乘。』非於一切有情界中，無有種種有情種性，或鈍根性、或中根性、或利根性有情差別。

「善男子！若一向趣寂聲聞種性補特伽羅，雖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方便化導 dǎo，終不能令當坐道場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由彼本來唯下劣種性故、一向慈悲薄弱故、一向怖畏眾苦故。由彼一向慈悲薄弱，是故一向棄 qì 背利益諸眾生事；由彼一向怖畏眾苦，是故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我終不說一向棄背利益眾生事者、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者當坐道場，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說彼名為一向趣寂聲聞。若迴向菩提聲聞種性補特伽羅，我亦異門說為菩薩。何以故？彼既解脫煩惱障已，若蒙諸佛等覺悟時，於所知障，其心亦可當得解脫。由彼最初為自利益，修行加行脫煩惱障，是故如來施設彼為聲聞種性。

「復次，勝義生！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毘奈耶，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諸有情類意解種種差別可得。善男子！如來但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由深密意，於所宣說不了義經，以隱密

相說諸法要，謂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於是經中，**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已清淨諸障、已成熟相續、已多修勝解，已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彼若聽聞如是法已，於我甚深密意言說，如實解了，於如是法，深生信解，於如是義，以無倒慧，如實通達。依此通達善修習故，速疾能證最極究竟；亦於我所深生淨信，知是如來、應、正等覺於一切法現正等覺。

「**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已清淨諸障、已成熟相續、已多修勝解，未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其性質直，是質直類，雖無力能思擇廢立，而不安住自見取中。彼若聽聞如是法已，於我甚深祕密言說雖無力能如實解了，然於此法能生勝解、發清淨信，信此經典是如來說，是其甚深顯現、甚深空性相應，難見難悟，不可尋思，非諸尋思所行境界，微細詳審聰明智者之所解了。於此經典所說義中，自輕而住，作如是言：『諸佛菩提為最甚深，諸法法性亦最甚深，唯佛如來能善了達，非是我等所能解了。諸佛如來，為彼種種勝解有情，轉正法教；諸佛如來無邊智見，我等智見猶如牛跡。』於此經典雖能恭敬為他宣說、書寫、護持、披閱、流布、殷重供養、受誦溫習，然猶未能以其修相發起加行，是故於我甚深密意所說言辭不能通達。由此因緣，彼諸有情亦能增長福德、智慧二種資糧，於彼相續未成熟者亦能成熟。

「**若諸有情**廣說乃至未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性非質直，非質直類，雖有力能思擇廢立，而復安住自見取中。彼若聽聞如是法已，於我甚深密意言說不能如實解了。於如是法雖生信解，然於其義隨言執著，謂一切法決定皆無自性，決定不生不滅，決定本來寂靜，決定自性涅槃。由此因緣，於一切法獲得無見及無相見。由得無見無相見故，撥 bō 一切相皆是無相，誹撥諸法遍

計所執相、依他起相、圓成實相。何以故？由有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故，遍計所執相方可施設；若於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見為無相，彼亦誹撥遍計所執相，是故說彼誹撥三相。雖於我法起於法想，而非義中起於義想；由於我法起法想故，及非義中起義想故，於是法中持為是法，於非義中持為是義。彼雖於法起信解故，福德增長；然於非義起執著故，退失智慧；智慧退故，退失廣大無量善法。復有有情從他聽聞，謂法為法，非義為義，若隨其見，彼即於法起於法想，於非義中起於義想，執法為法、非義為義。由此因緣，當知同彼退失善法。若有有情不隨其見，從彼欸 xū 聞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便生恐怖，生恐怖已，作如是言：『此非佛語，是魔所說。』作此解已，於是經典，誹謗、毀罵。由此因緣，獲大衰損，觸大業障。由是緣故，我說若有於一切相起無相見，於非義中宣說為義，是起廣大業障方便；由彼陷墜無量眾生，令其獲得大業障故。

「善男子！若諸有情未種善根、未清淨障、未熟相續、無多勝解，未集福德、智慧資糧。性非質直，非質直類，雖有力能思擇廢立，而常安住自見取中。彼若聽聞如是法已，不能如實解我甚深密意言說，亦於此法不生信解，於是法中起非法想，於是義中起非義想。於是法中執為非法，於是義中執為非義，唱如是言：『此非佛語，是魔所說。』作此解已，於是經典誹謗毀罵，撥 bō 為虛偽，以無量門毀滅摧伏如是經典，於諸信解此經典者起怨家想，彼先為諸業障所障，由此因緣，復為如是業障所障。如是業障初易施設，乃至齊於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無有出期。

「善男子！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毘奈耶，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有如是等諸有情類意解種種差別可得。」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一切諸法皆無性， 無生無滅本來寂，

諸法自性恒涅槃。	誰有智言無密意？
相生勝義無自性，	如是我皆已顯示；
若不知佛此密意，	失壞正道不能往！
依諸淨道清淨者，	惟依此一無第二，
故於其中立一乘，	非有情性無差別。
眾生界中無量生，	惟度一身趣寂滅，
大悲勇猛證涅槃，	不捨眾生甚難得！
微妙難思無漏界，	於中解脫等無差，
一切義成離惑苦，	二種異說謂常樂。」

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諸佛如來密意語言，甚奇！希有！乃至微妙最微妙！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

「**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假名安立以為色蘊，或自性相、或差別相；假名安立為色蘊生、為色蘊滅及為色蘊永斷、遍知，或自性相、或差別相，是名遍計所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是名依他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是名圓成實相，世尊依此施設一分勝義無自性性。如於色蘊，如是，於餘蘊皆應廣說；如於諸蘊如是，於十二處，一一處中皆應廣說；於十二有支，一一支中皆應廣說；於四種食，一一食中皆應廣說；於六界、十八界，一一界中皆應廣說。

「**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假名安立以為苦諦、苦諦遍知或自性相、或差別相，是名遍計所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是名依他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

性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是名圓成實相，世尊依此施設一分勝義無自性性。如於苦諦如是，於餘諦皆應廣說。如於聖諦如是，於諸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中，一一皆應廣說。

「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假名安立以為正定及為正定能治所治，若正修未生令生，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長廣大，或自性相、或差別相，是名遍計所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是名依他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是名圓成實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一分勝義無自性性。

「世尊！譬如毘濕縛藥，一切散藥、仙藥方中，皆應安處。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遍於一切不了義經皆應安處。

「世尊！如彩畫地，遍於一切彩畫事業皆同一味，或青、或黃、或赤、或白，復能顯發彩畫事業。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遍於一切不了義經皆同一味，復能顯發彼諸經中所不了義。

「世尊！譬如一切成熟珍羞諸餅果內，投之熟酥，更生勝味。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置於一切不了義經生勝歡喜。

「世尊！譬如虛空遍一切處，皆同一味，不障一切所作事業。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

教，遍於一切不了義經皆同一味，不障一切聲聞、獨覺及諸大乘所修事業。」說是語已。

爾時，世尊歎勝義生菩薩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善解如來所說甚深密意言義；復於此義善作譬喻，所謂世間毘濕縛藥，雜彩畫地，熟酥，虛空。勝義生！如是，如是！更無有異！如是，如是！汝應受持。」

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初於一時，在婆羅痾 niè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惟為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輪。雖是甚奇、甚為希有，一切世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者。而於彼時所轉法輪，有上有容，是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

「世尊在昔第二時中，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雖更甚奇、甚為希有，而於彼時所轉法輪，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猶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

「世尊於今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第一甚奇、最為希有。于今世尊所轉法輪無上無容，是真了義，非諸諍論安足處所。

「世尊！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於此如來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說甚深了義言教聞已信解、書寫、護持、供養、流布、受誦、修習、如理思惟、以其修相發起加行，生幾所福？」說是語已。

爾時，世尊告勝義生菩薩曰：「勝義生！是善男子或善女人，其所生福無量無數難可喻知，吾今為汝略說少分。如爪上土比大地土，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數、算、計、喻、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或如牛跡中水比四大海水，百分不及一，廣說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如是，於諸不了義經聞

已信解、廣說乃至以其修相發起加行所獲功德，比此所說了義經教聞已信解所集功德，廣說乃至以其修相發起加行所集功德，百分不及一，廣說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說是語已。

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於是解深密法門中，當何名此教？我當云何奉持？」

佛告勝義生菩薩曰：「善男子！此名勝義了義之教；於此勝義了義之教，汝當奉持。」

說此勝義了義教時，於大會中，有六百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百千聲聞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一百五十千聲聞永盡諸漏心得解脫；七十五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解深密經卷第二

解深密經卷第三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分別瑜伽品第六

爾時慈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菩薩何依何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毘鉢舍那？」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知菩薩法假安立，及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為依、為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毘鉢舍那。」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如世尊說四種所緣境事：一者、有分別影像所緣境事；二者、無分別影像所緣境事；三者、事邊際所緣境事；四者、所作成辦所緣境事。於此四中，幾是奢摩他所緣境事？幾是毘鉢舍那所緣境事？幾是俱所緣境事？」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一是奢摩他所緣境事，謂無分別影像；一是毘鉢舍那所緣境事，謂有分別影像；二是俱所緣境事，謂事邊際、所作成辦。」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依是四種奢摩他、毘鉢舍那所緣境事，能求奢摩他、能善毘鉢舍那？」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如我為諸菩薩所說法假安立，所謂契經、應誦、記別、諷誦、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菩薩於此善聽、善受、言善通利、意善尋思、見善通達，即於如所善思惟法，獨處空閑作意思惟。復即於此能思惟心，內心相續，作意思惟。如是正行多安住故，起身輕安及心輕安，是名奢摩他。如是菩薩，能求奢摩他。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為所依故，即於如所善思惟法，內三摩地所行影像，觀察勝解捨離心相。即於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義中，能正思擇、最極思擇，周遍尋思、周遍伺察，若忍、若樂、若慧、若見、若觀，是名毘鉢舍那。如是菩薩，能善毘鉢舍那。」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緣心為境，內思惟心，乃至未得身心輕安，所有作意，當名何等？」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非奢摩他作意，是隨順奢摩他勝解相應作意。」

「世尊！若諸菩薩乃至未得身心輕安，於如所思所有諸法內三摩地所緣影像作意思惟，如是作意，當名何等？」

「善男子！非毘鉢舍那作意，是隨順毘鉢舍那勝解相應作意。」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奢摩他道與毘鉢舍那道，當言有異？當言無異？」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言非有異、非無異。何故非有異？以毘鉢舍那所緣境心為所緣故。何故非無異？有分別影像非所緣故。」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諸毘鉢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與此心，當言有異？當言無異？」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言無異。何以故？由彼影像唯是識故。善男子！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

「世尊！若彼所行影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何此心還見此心？」

「善男子！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善男子！如依善瑩清淨鏡面，以質為緣還見本質，而謂我今見於影像，及謂離質別有所行影像顯現。如是此心生時，相似有異三摩地所行影像顯現。」

「世尊！若諸有情自性而住，緣色等心所行影像，彼與此心亦無異耶？」

「善男子！亦無有異！而諸愚夫由顛倒覺，於諸影像，不能如實知唯是識，作顛倒解。」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齊何當言菩薩一向修毘鉢舍那？」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相續作意唯思惟心相。」

「世尊！齊何當言菩薩一向修奢摩他？」

「善男子！若相續作意唯思惟無間心。」

「世尊！齊何當言菩薩奢摩他、毘鉢舍那和合俱轉？」

「善男子！若正思惟心一境性。」

「世尊！云何心相？」

「善男子！謂三摩地所行有分別影像，毘鉢舍那所緣。」

「世尊！云何無間心？」

「善男子！謂緣彼影像心，奢摩他所緣。」

「世尊！云何心一境性？」

「善男子！謂通達三摩地所行影像，唯是其識；或通達此已，復思惟如性。」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毘鉢舍那凡有幾種？」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略有三種：一者、有相毘鉢舍那；二者、尋求毘鉢舍那；三者、伺察毘鉢舍那。云何有相毘鉢舍那？謂純思惟三摩地所行有分別影像毘鉢舍那。云何尋求毘鉢舍那？謂由慧故，遍於彼彼未善解了一切法中，為善了故，作意思惟毘鉢舍那。云何伺察毘鉢舍那？謂由慧故，遍於彼彼已善解了一切法中，為善證得極解脫故，作意思惟毘鉢舍那。」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奢摩他凡有幾種？」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即由隨彼無間心故，當知此中亦有三種。復有八種，謂初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各有一種奢摩他故。復有四種，謂慈、悲、喜、捨四無量中，各有一種奢摩他故。」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說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復說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復名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諸菩薩隨先所受所思法相，而於其義得奢摩他、毘鉢舍那，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若諸菩薩不待所受所思法相，但依於他教誡教授，而於其義得奢摩他、毘鉢舍那，謂觀青瘀及膿爛等，或一切行皆是無常、或諸行苦、或一切法皆無有我、或復涅槃畢竟寂靜，如是等類奢摩他、毘鉢舍那，名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由依止法得奢摩他、毘鉢舍那故，我施設隨法行菩薩是利根性；由不依法得奢摩他、毘鉢舍那故，我施設隨信行菩薩是鈍根性。」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說緣別法奢摩他、毘鉢舍那，復說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名為緣別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復名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諸菩薩緣於各別契經等法，於如所受所思惟法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緣別法奢摩他、毘鉢舍那。若諸菩薩即緣一切契經等法，集為一團 tuán、一積、一分、一聚作意思惟，此一切法隨順真如、趣向真如、臨入真如；隨順菩提、隨順涅槃、隨順轉依及趣向彼、若臨入彼。此一切法宣說無量無數善法。如是思惟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說緣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復說緣大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又說緣無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名緣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名緣大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復名緣無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緣各別契經，乃至各別論義，為一團 tuán 等作意思惟，當知是名緣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若緣乃至所受所思契經等法，為一團等作意思惟，非緣各別，當知是名緣大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若緣無量如來法教，無量法句文字，無量後後慧所照了，為一團等作意思惟，非緣乃至所受

所思，當知是名緣無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齊何名得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由五緣故當知名得：一者、於思惟時，剎那剎那融銷一切麤 cū 重所依；二者、離種種想得樂法樂；三者、解了十方無差別相無量法光；四者、所作成滿相應淨分無分別相，恒現在前；五者、為令法身得成滿故，攝受後後轉勝妙因。」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當知從何名為通達？從何名得？」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從初極喜地名為通達；從第三發光地乃名為得。善男子！初業菩薩亦於是中隨學作意，雖未可歎，不應懈廢。」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名有尋有伺三摩地？云何名無尋唯伺三摩地？云何名無尋無伺三摩地？」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於如所取尋伺法相，若有麤 cū 顯領受觀察，諸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有尋有伺三摩地。若於彼相，雖無麤顯領受觀察，而有微細彼光明念領受觀察，諸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無尋唯伺三摩地。若即於彼一切法相，都無作意領受觀察，諸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無尋無伺三摩地。」

「復次，善男子！若有尋求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有尋有伺三摩地。若有伺察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無尋唯伺三摩地。若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無尋無伺三摩地。」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止相？云何舉相？云何捨相？」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心掉舉或恐掉舉時，諸可厭法

作意及彼無間心作意，是名止相。若心沈沒或恐沈沒時，諸可欣法作意及彼心相作意，是名舉相。若於一向止道，或於一向觀道，或於雙運轉道，二隨煩惱所染污時，諸無功用作意，及心任運轉中所有作意，是名捨相。」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修奢摩他、毘鉢舍那諸菩薩眾，知法知義。云何知法？云何知義？」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彼諸菩薩，由五種相了知於法：一者、知名；二者、知句；三者、知文；四者、知別；五者知總。云何為名？謂於一切染淨法中，所立自性想假施設。云何為句？謂即於彼名聚集中，能隨宣說諸染淨義，依持建立。云何為文？謂即彼二所依止字。云何於彼各別了知？謂由各別所緣作意。云何於彼總合了知？謂由總合所緣作意。如是一切總略為一，名為知法。如是名為菩薩知法。

「善男子！彼諸菩薩，由十種相了知於義：一者、知盡所有性；二者、知如所有性；三者、知能取義；四者、知所取義；五者、知建立義；六者、知受用義；七者、知顛倒義；八者、知無倒義；九者、知雜染義；十者、知清淨義。

「善男子！盡所有性者，謂諸雜染清淨法中，所有一切品別邊際，是名此中盡所有性。如五數蘊、六數內處、六數外處，如是一切。

「如所有性者，謂即一切染淨法中所有真如，是名此中如所有性。此復七種：一者流轉真如，謂一切行無先後性；二者相真如，謂一切法、補特伽羅無我性及法無我性；三者了別真如，謂一切行唯是識性；四者安立真如，謂我所說諸苦聖諦；五者邪行真如，謂我所說諸集聖諦；六者清淨真如，謂我所說諸滅聖諦；七者正行真如，謂我所說諸道聖諦。當知此中由流轉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故，一切有情平等平等。由相真如、了別真如故，

一切諸法平等平等。由清淨真如故，一切聲聞菩提、獨覺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由正行真如故，聽聞正法，緣總境界勝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攝受慧，平等平等。

「能取義者，謂內五色處、若心、意、識及諸心法。

「所取義者，謂外六處。又能取義，亦所取義。

「建立義者，謂器世界，於中可得建立一切諸有情界。謂一村田、若百村田、若千村田、若百千村田。或一大地至海邊際，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一瞻部洲，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一四大洲，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一小千世界，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一中千世界，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一三千大千世界，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此拘胝、此百拘胝、此千拘胝、此百千拘胝。或此無數、此百無數、此千無數、此百千無數、或三千大千世界無數、百千微塵量等，於十方面無量無數諸器世界。

「受用義者，謂我所說諸有情類，為受用故，攝受資具。

「顛倒義者，謂即於彼能取等義，無常計常，想倒、心倒、見倒。苦計為樂，不淨計淨，無我計我，想倒、心倒、見倒。

「無倒義者，與上相違。能對治彼，應知其相。

「雜染義者，謂三界中三種雜染：一者、煩惱雜染；二者、業雜染；三者、生雜染。

「清淨義者，謂即如是三種雜染，所有離繫菩提分法。

「善男子！如是十種，當知普攝一切諸義。

「復次，善男子！彼諸菩薩，由能了知五種義故，名為知義。何等五義？一者、遍知事；二者、遍知義；三者、遍知因；四者、得遍知果；五者、於此覺了。

「善男子！此中遍知事者，當知即是一切所知：謂或諸蘊，或諸內處或諸外處；如是一切。

「遍知義者，乃至所有品類差別所應知境。謂世俗故、或勝義故，或功德故、或過失故，緣故，世故，或生、或住、或壞相故，或如病等故，或苦集等故，或真如、實際、法界等故，或廣略故，或一向記故、或分別記故、或反問記故、或置記故，或隱密故、或顯了故：如是等類，當知一切名遍知義。

「言遍知因者，當知即是能取前二菩提分法，所謂念住或正斷等。

「得遍知果者，謂貪、恚、癡永斷毘奈耶，及貪、恚、癡一切永斷諸沙門果。及我所說聲聞、如來若共不共世出世間所有功德，於彼作證。

「於此覺了者，謂即於此作證法中諸解脫智廣為他說、宣揚、開示。

「善男子！如是五義，當知普攝一切諸義。

「復次，善男子！彼諸菩薩，由能了知四種義故，名為知義。何等四義？一者、心執受義；二者、領納義；三者、了別義；四者、雜染清淨義。善男子！如是四義，當知普攝一切諸義。

「復次，善男子！彼諸菩薩，由能了知三種義故，名為知義。何等三義？一者、文義；二者、義義；三者、界義。

「善男子！言文義者，謂名身等。

「義義當知復有十種：一者、真實相；二者、遍知相；三者、永斷相；四者、作證相；五者、修習相；六者、即彼真實相等品差別相；七者、所依能依相屬相；八者、即遍知等障礙法相；九者、即彼隨順法相；十者、不遍知等及遍知等過患功德相。

「言界義者，謂五種界：一者、器世界；二者、有情界；三者、法界；四者、所調伏界；五者、調伏方便界。

「善男子！如是五義²，當知普攝一切諸義。」

²校勘記：此处大正藏底本的“如是五義”，据前文经义疑應為“如是三義”。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聞所成慧了知其義，若思所成慧了知其義，若奢摩他、毘鉢舍那修所成慧了知其義，此何差別？」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聞所成慧，依止於文，但如其說，未善意趣，未現在前，隨順解脫，未能領受成解脫義。思所成慧，亦依於文，不唯如說，能善意趣，未現在前，轉順解脫，未能領受成解脫義。若諸菩薩修所成慧，亦依於文亦不依文，亦如其說亦不如說，能善意趣，所知事同分三摩地所行影像現前，極順解脫，已能領受成解脫義。善男子！是名三種知義差別。」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修奢摩他、毘鉢舍那諸菩薩眾，知法知義，云何為智？云何為見？」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我無量門宣說智、見二種差別，今當為汝略說其相。若緣總法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有妙慧，是名為智；若緣別法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有妙慧，是名為見。」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修奢摩他、毘鉢舍那諸菩薩眾由何，作意何等？云何除遣諸相？」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由真如作意，除遣法相及與義相；若於其名及名自性無所得時，亦不觀彼所依之相，如是除遣。如於其名，於句、於文、於一切義，當知亦爾。乃至於界及界自性無所得時，亦不觀彼所依之相，如是除遣。」

「世尊！諸所了知真如義相，此真如相亦可遣不？」

「善男子！於所了知真如義中都無有相亦無所得，當何所遣？善男子！我說了知真如義時，能伏一切法義之相，非此了達餘所能伏。」

「世尊！如世尊說濁水器喻、不淨鏡喻、撓 náo 泉池喻，不任觀察自面影相；若堪任者，與上相違。如是若有不善修心，則不堪任如實觀察所有真如；若善修心，堪任觀察。此說何等能觀察心？依何真如而作是說？」

「善男子！此說三種能觀察心，謂聞所成能觀察心，若思所成能觀察心，若修所成能觀察心。依了別真如作如是說。」

「世尊！如是了知法義菩薩為遣諸相勤修加行，有幾種相難可除遣？誰能除遣？」

「善男子！有十種相，空能除遣。何等為十？一者、了知法義故，有種種文字相；此由一切法空，能正除遣。二者、了知安立真如義故，有生、滅、住、異性相續隨轉相；此由相空及無先後空，能正除遣。三者、了知能取義故，有顧 gù 戀 liàn 身相及我慢相；此由內空及無所得空，能正除遣。四者、了知所取義故，有顧戀財相；此由外空，能正除遣。五者、了知受用義、男女承事資具相應故，有內安樂相、外淨妙相；此由內外空及本性空，能正除遣。六者、了知建立義故，有無量相；此由大空，能正除遣。七者、了知無色故，有內寂靜解脫相；此由有為空，能正除遣。八者、了知相真如義故，有補特伽羅無我相、法無我相，若唯識相及勝義相；此由畢竟空、無性空、無性自性空及勝義空，能正除遣。九者、由了知清淨真如義故，有無為相、無變異相；此由無為空、無變異空，能正除遣。十者、即於彼相對治空性，作意思惟故，有空性相；此由空空，能正除遣。」

「世尊！除遣如是十種相時，除遣何等？從何等相而得解脫？」

「善男子！除遣三摩地所行影像相；從雜染縛相而得解脫，彼亦除遣。善男子！當知就勝說，如是空治如是相，非不一一治一切相。譬如無明，非不能生乃至老死諸雜染法。就勝但說能生於行，由是諸行親近緣故。此中道理，當知亦爾。」

爾時，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中何等空是總空性相？若諸菩薩了知是已，無有失壞於空性相，離增上慢？」

爾時，世尊歎慈氏菩薩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

請問如來如是深義，令諸菩薩於空性相無有失壞。何以故？善男子！若諸菩薩於空性相有失壞者，便為失壞一切大乘。是故汝應諦聽，諦聽！當為汝說總空性相。善男子！若於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中，一切品類雜染、清淨遍計所執相畢竟遠離性，及於此中都無所得，如是名為於大乘中總空性相。」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奢摩他、毘鉢舍那，能攝幾種勝三摩地？」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如我所說無量聲聞、菩薩、如來有無量種勝三摩地，當知一切皆此所攝。」

「世尊！此奢摩他、毘鉢舍那以何為因？」

「善男子！清淨尸羅、清淨聞思所成正見以為其因。」

「世尊！此奢摩他、毘鉢舍那以何為果？」

「善男子！善清淨戒、清淨心、善清淨慧以為其果。復次，善男子！一切聲聞及如來等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當知皆是此奢摩他、毘鉢舍那所得之果。」

「世尊！此奢摩他、毘鉢舍那能作何業？」

「善男子！此能解脫二縛為業，所謂相縛及麤 cū 重縛。」

「世尊！如佛所說五種繫中，幾是奢摩他障？幾是毘鉢舍那障？幾是俱障？」

「善男子！顧 gù 戀 liàn 身、財是奢摩他障；於諸聖教不得隨欲是毘鉢舍那障；樂相雜住，於少喜足當知俱障。由第一故不能造修；由第二故所修加行不到究竟。」

「世尊！於五蓋中，幾是奢摩他障？幾是毘鉢舍那障？幾是俱障？」

「善男子！掉舉惡作是奢摩他障；昏沈睡眠、疑是毘鉢舍那障；貪欲、瞋恚當知俱障。」

「世尊！齊何名得奢摩他道圓滿清淨？」

「善男子！乃至所有惛沈睡眠正善除遣，齊是名得奢摩他道圓滿清淨。」

「世尊！齊何名得毘鉢舍那道圓滿清淨？」

「善男子！乃至所有掉舉惡作正善除遣，齊是名得毘鉢舍那道圓滿清淨。」

「世尊！若諸菩薩於奢摩他、毘鉢舍那現在前時，應知幾種心散動法？」

「善男子！應知五種：一者、作意散動；二者、外心散動；三者、內心散動；四者、相散動；五者、麤 cū 重散動。善男子！若諸菩薩捨於大乘相應作意，墮在聲聞、獨覺相應諸作意中，當知是名作意散動。若於其外五種妙欲諸雜亂相，所有尋思隨煩惱中，及於其外所緣境中，縱心流散，當知是名外心散動。若由惛沈及以睡眠，或由沈沒，或由愛味三摩鉢底，或由隨一三摩鉢底諸隨煩惱之所染污，當知是名內心散動。若依外相，於內等持所行諸相，作意思惟，名相散動。若內作意為緣，生起所有諸受，由麤重身計我起慢，當知是名麤重散動。」

「世尊！此奢摩他、毘鉢舍那，從初菩薩地乃至如來地，能對治何障？」

「善男子！此奢摩他、毘鉢舍那，於初地中，對治惡趣煩惱業生雜染障。第二地中，對治微細誤犯現行障。第三地中，對治欲貪障。第四地中，對治定愛及法愛障。第五地中，對治生死涅槃一向背趣障。第六地中，對治相多現行障。第七地中，對治細相現行障。第八地中，對治於無相作功用及於有相不得自在障。第九地中，對治於一切種善巧言辭不得自在障。第十地中，對治不得圓滿法身證得障。善男子！此奢摩他、毘鉢舍那，於如來地，對治極微細最極微細煩惱障及所知障。由能永害如是障故，究竟證得無著無礙一切智見。依於所作成滿所緣，建立最極清淨法身。」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依奢摩他、毘鉢舍那勤修行故，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諸菩薩已得奢摩他、毘鉢舍那，依七真如，於如所聞所思法中，由勝定心，於善審定、於善思量、於善安立真如性中，內正思惟。彼於真如正思惟故，心於一切細相現行尚能棄捨，何況麤 cū 相？善男子！言細相者，謂心所執受相，或領納相，或了別相，或雜染清淨相，或內相，或外相，或內外相，或謂我當修行一切利有情相，或正智相，或真如相，或苦集滅道相，或有為相，或無為相，或有常相，或無常相，或苦有變異性相，或苦無變異性相，或有為異相相，或有為同相相，或知一切是一切已有一切相，或補特伽羅無我相，或法無我相。於彼現行，心能棄捨。彼既多住如是行故，於時時間，從其一切繫蓋散動，善修治心。從是已後，於七真如，有七各別自內所證通達智生，名為見道。由得此故，名入菩薩正性離生，生如來家，證得初地，又能受用此地勝德。彼於先時，由得奢摩他、毘鉢舍那故，已得二種所緣，謂有分別影像所緣，及無分別影像所緣。彼於今時得見道故，更證得事邊際所緣。復於後後一切地中，進修修道，即於如是三種所緣作意思惟。譬如有人以其細楔 xiē 出於麤 cū 楔。如是菩薩依此以楔出楔方便，遣內相故，一切隨順雜染分相皆悉除遣。相除遣故，麤重亦遣。永害一切相麤重故，漸次於彼後後地中，如煉金法陶煉其心，乃至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得所作成滿所緣。善男子！如是菩薩於內止觀正修行故，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修行引發菩薩廣大威德？」

「善男子！若諸菩薩善知六處，便能引發菩薩所有廣大威德：一者、善知心生；二者、善知心住；三者、善知心出；四者、善知心增；五者、善知心減；六者、善知方便。」

「云何善知心生？謂如實知十六行心生起差別，是名善知心生。十六行心生起差別者：

「一者、不可覺知堅住器識生，謂阿陀那識；

「二者、種種行相所緣識生，謂頓取一切色等境界分別意識，及頓取內外境界覺受、或頓於一念瞬息須臾現入多定見多佛土、見多如來分別意識；

「三者、小相所緣識生，謂欲界繫識；

「四者、大相所緣識生，謂色界繫識；

「五者、無量相所緣識生，謂空、識、無邊處繫識；

「六者、微細相所緣識生，謂無所有處繫識；

「七者、邊際相所緣識生，謂非想非非想處繫識；

「八者、無相識生，謂出世識及緣滅識；

「九者、苦俱行識生，謂地獄識；

「十者、雜受俱行識生，謂欲行識；

「十一、喜俱行識生，謂初二靜慮識；

「十二、樂俱行識生，謂第三靜慮識；

「十三、不苦不樂俱行識生，謂從第四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識；

「十四、染污俱行識生，謂諸煩惱及隨煩惱相應識；

「十五、善俱行識生，謂信等相應識；

「十六、無記俱行識生，謂彼俱不相應識。

「云何善知心住？謂如實知了別真如。

「云何善知心出？謂如實知出二種縛：所謂相縛及麤重縛。此能善知，應令其心從如是出。

「云何善知心增？謂如實知能治相縛、麤重縛心，彼增長時，彼積集時，亦得增長，亦得積集，名善知增。

「云何善知心減？謂如實知彼所對治相，及麤重所雜染心，

彼衰退時，彼損減時，此亦衰退，此亦損減，名善知滅。

「云何善知方便？謂如實知解脫、勝處及與遍處，或修或遣。

「善男子！如是菩薩，於諸菩薩廣大威德，或已引發、或當引發、或現引發。」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於無餘依涅槃界中一切諸受無餘永滅。』何等諸受於此永滅？」

「善男子！以要言之，有二種受無餘永滅。何等為二？一者所依龜重受，二者彼果境界受。所依龜重受，當知有四種：一者有色所依受，二者無色所依受，三者果已成滿龜重受，四者果未成滿龜重受。果已成滿受者，謂現在受。果未成滿受者，謂未來因受。彼果境界受，亦有四種：一者依持受，二者資具受，三者受用受，四者顧 gù戀 liàn 受。於有餘依涅槃界中，果未成滿受一切已滅，領彼對治明觸生受，領受共有。或復彼果已成滿受。又二種受一切已滅，唯現領受明觸生受。於無餘依涅槃界中般涅槃時，此亦永滅。是故說言於無餘依涅槃界中一切諸受無餘永滅。」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復告慈氏菩薩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依止圓滿最極清淨妙瑜伽道請問如來。汝於瑜伽已得決定最極善巧。吾已為汝宣說圓滿最極清淨妙瑜伽道，所有一切過去、未來正等覺者已說、當說皆亦如是，諸善男子、若善女人，皆應依此勇猛精進，當正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於法假立瑜伽中，	若行放逸失大義；
依止此法及瑜伽，	若正修行得大覺。
見有所得求免離，	若謂此見為得法，
慈氏彼去瑜伽遠，	譬如大地與虛空。
利生堅固而不作，	悟已勤修利有情，
智者作此窮劫量，	便得最上離染喜。

若人為欲而說法， 彼名捨欲還取欲，
愚癡得法無價寶， 反更遊行而乞匄 gài。
於諍誼雜戲論著， 應捨發起上精進，
為度諸天及世間， 於此瑜伽汝當學！」

爾時，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於是解深密法門中，當何名此教？我當云何奉持？」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此名瑜伽了義之教，於此瑜伽了義之教汝當奉持。」

說此瑜伽了義教時，於大會中，有六百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百千聲聞，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一百五十千聲聞，諸漏永盡，心得解脫；七十五千菩薩，獲得廣大瑜伽作意。

解深密經卷第三

解深密經卷第四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地波羅蜜多品第七

爾時，觀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十地，所謂極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復說佛地為第十一。如是諸地幾種清淨？幾分所攝？」

爾時，世尊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當知諸地四種清淨、十一分攝。

「云何名為四種清淨能攝諸地？謂增上意樂清淨攝於初地；增上戒清淨攝第二地；增上心清淨攝第三地；增上慧清淨於後後地轉勝妙故，當知能攝從第四地乃至佛地。善男子！當知如是四種清淨普攝諸地。

「云何名為十一種分能攝諸地？謂諸菩薩先於勝解行地，依十法行，極善修習勝解忍故，超過彼地，證入菩薩正性離生。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微細毀犯誤現行中正知而行，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得世間圓滿等持、等至及圓滿聞持陀羅尼，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令隨所獲得菩提分法，多修習住，心未能捨諸等至愛及與法愛，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諸諦道理如實觀察，又未能於生死涅槃棄捨一向背趣作意，又未能修方便所攝菩提分法，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

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生死流轉如實觀察，又由於彼多生厭故，未能多住無相作意，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令無相作意、無缺、無間、多修習住，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無相住中捨離功用，又未能得於相自在，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異名眾相、訓詞差別、一切品類宣說法中，得大自在，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得圓滿法身現前證受，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得遍於一切所知境界無著、無礙、妙智、妙見，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由是因緣，**此分圓滿**。此分滿故，於一切分皆得圓滿。善男子！當知如是十一種分普攝諸地。」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緣最初名極喜地？乃至何緣說名佛地？」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成就大義，得未曾得出世間心，生大歡喜，是故最初名極喜地。

「遠離一切微細犯戒，是故第二名離垢地。

「由彼所得三摩地及聞持陀羅尼，能為無量智光依止，是故第三名發光地。

「由彼所得菩提分法，燒諸煩惱，智如火焰，是故第四名焰慧地。

「由即於彼菩提分法，方便修習最極艱難，方得自在，是故

第五名極難勝地。

「現前觀察諸行流轉，又於無相多修作意方現在前，是故第六名現前地。

「能遠證入無缺無間無相作意，與清淨地共相隣接，是故第七名遠行地。

「由於無相得無功用，於諸相中不為現行煩惱所動，是故第八名不動地。

「於一切種說法自在，獲得無罪廣大智慧，是故第九名善慧地。

「龐 cū重之身，廣如虛空，法身圓滿，譬如大雲，皆能遍覆，是故第十名法雲地。

「永斷最極微細煩惱及所知障，無著無礙，於一切種所知境界，現正等覺，故第十一說名佛地。」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於此諸地有幾愚癡、有幾龐 cū重為所對治？」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此諸地中有二十二種愚癡、十一種龐 cū重為所對治。

「謂於初地有二愚癡：一者、執著補特伽羅及法愚癡，二者、惡趣雜染愚癡；及彼龐重為所對治。

「於第二地有二愚癡：一者、微細誤犯愚癡，二者、種種業趣愚癡；及彼龐重為所對治。

「於第三地有二愚癡：一者、欲貪愚癡，二者、圓滿聞持陀羅尼愚癡；及彼龐重為所對治。

「於第四地有二愚癡：一者、等至愛愚癡，二者、法愛愚癡；及彼龐重為所對治。

「於第五地有二愚癡：一者、一向作意棄背生死愚癡，二者、一向作意趣向涅槃愚癡；及彼龐重為所對治。

「於第六地有二愚癡：一者、現前觀察諸行流轉愚癡，二者、相多現行愚癡；及彼龜重為所對治。

「於第七地有二愚癡：一者、微細相現行愚癡，二者、一向無相作意方便愚癡；及彼龜重為所對治。

「於第八地有二愚癡：一者、於無相作功用愚癡，二者、於相自在愚癡；及彼龜重為所對治。

「於第九地有二愚癡：一者、於無量說法、無量法句文字、後後慧辯陀羅尼自在愚癡，二者、辯才自在愚癡；及彼龜重為所對治。

「於第十地有二愚癡：一者、大神通愚癡，二者、悟入微細祕密愚癡；及彼龜重為所對治。

「於如來地有二愚癡：一者、於一切所知境界極微細著愚癡，二者、極微細礙愚癡；及彼龜重為所對治。

「善男子！由此二十二種愚癡及十一種龜重故，安立諸地；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離彼繫縛。」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奇希有，乃至成就大利大果，令諸菩薩能破如是大愚癡羅網，能越如是大龜重稠林，現前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諸地，幾種殊勝之所安立？」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略有八種：一者、增上意樂清淨；二者、心清淨；三者、悲清淨；四者、到彼岸清淨；五者、見佛供養承事清淨；六者、成熟有情清淨；七者、生清淨；八者、威德清淨。善男子！於初地中，所有增上意樂清淨，乃至威德清淨；後後諸地乃至佛地，所有增上意樂清淨，乃至威德清淨，當知彼諸清淨展轉增勝，唯於佛地除生清淨。又初地中所有功德，於上諸地平等皆有，當知自地功德殊勝。一切菩薩十地功德皆是

有上，佛地功德當知無上。」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說菩薩生，於諸有生最為殊勝？」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四因緣故：一者、極淨善根所集起故；二者、故意思擇力所取故；三者、悲愍濟度諸眾生故；四者、自能無染除他染故。」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說諸菩薩行廣大願、妙願、勝願？」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四因緣故：謂諸菩薩，能善了知涅槃樂住，堪能速證；而復棄捨速證樂住；無緣無待發大願心；為欲利益諸有情故，處多種種長時大苦。是故我說彼諸菩薩行廣大願、妙願、勝願。」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凡有幾種所應學事？」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菩薩學事略有六種：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慧到彼岸。」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六種所應學事，幾是增上戒學所攝？幾是增上心學所攝？幾是增上慧學所攝？」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當知初三，但是增上戒學所攝；靜慮一種，但是增上心學所攝；慧是增上慧學所攝；我說精進遍於一切。」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六種所應學事，幾是福德資糧所攝？幾是智慧資糧所攝？」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若增上戒學所攝者，是名福德資糧所攝；若增上慧學所攝者，是名智慧資糧所攝；我說精進、靜慮二種遍於一切。」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於此六種所學事中，菩薩云何應當修學？」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由五種相應當修學：一者、最初於菩薩藏波羅蜜多相應微妙正法教中，猛利信解；二者、次於十種法行，以聞、思、修所成妙智，精進修行；三者、隨護菩提之心；四者、親近真善知識；五者、無間勤修善品。」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施設如是所應學事，但有六數？」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二因緣故：一者、饒益諸有情故；二者、對治諸煩惱故。當知前三饒益有情，後三對治一切煩惱。前三饒益諸有情者，謂諸菩薩由布施故，攝受資具饒益有情；由持戒故，不行損害逼迫惱亂，饒益有情；由忍辱故，於彼損害逼迫惱亂堪能忍受，饒益有情。後三對治諸煩惱者，謂諸菩薩由精進故，雖未永伏一切煩惱，亦未永害一切隨眠，而能勇猛修諸善品，彼諸煩惱不能傾動善品加行；由靜慮故，永伏煩惱；由般若故，永害隨眠。」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施設所餘波羅蜜多，但有四數？」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由前六種波羅蜜多為助伴故。謂諸菩薩，於前三種波羅蜜多所攝有情，以諸攝事，方便善巧而攝受之，安置善品，是故我說**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與前三種而為助伴。

「若諸菩薩於現法中煩惱多故，於修無間無有堪能，羸劣意樂故、下界勝解故，於內心住無有堪能，於菩薩藏不能聞緣善修習故，所有靜慮不能引發出世間慧，彼便攝受少分狹劣福德資糧，為未來世煩惱輕微，心生正願，如是名願波羅蜜多；由此願故，煩惱微薄，能修精進，是故我說**願波羅蜜多**與精進波羅蜜多而為助伴。

「若諸菩薩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為因緣故，轉劣

意樂成勝意樂，亦能獲得上界勝解，如是名力波羅蜜多；由此力故，於內心住有所堪能，是故我說**力波羅蜜多**與靜慮波羅蜜多而為助伴。

「若諸菩薩於菩薩藏已能聞緣善修習故，能發靜慮，如是名智波羅蜜多；由此智故，堪能引發出世間慧，是故我說**智波羅蜜多**與慧波羅蜜多而為助伴。」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宣說六種波羅蜜多如是次第？」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能為後後引發依故。謂諸菩薩若於身、財無所顧 gù 恡 lìn，便能受持清淨禁戒；為護禁戒便修忍辱；修忍辱已，能發精進；發精進已，能辦靜慮；具靜慮已，便能獲得出世間慧。是故我說波羅蜜多如是次第。」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六種波羅蜜多，各有幾種品類差別？」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各有三種。施三種者：一者、法施；二者、財施；三者、無畏施。

「戒三種者：一者、轉捨不善戒；二者、轉生善戒；三者、轉生饒益有情戒。

「忍三種者：一者、耐怨害忍；二者、安受苦忍；三者、諦察法忍。

「精進三種者：一者、被甲精進；二者、轉生善法加行精進；三者、饒益有情加行精進。

「靜慮三種者：一者、無分別寂靜極寂靜無罪故，對治煩惱眾苦樂住靜慮；二者、引發功德靜慮；三者、引發饒益有情靜慮。

「慧三種者：一者、緣世俗諦慧；二者、緣勝義諦慧；三者、緣饒益有情慧。」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波羅蜜多說名波羅

蜜多？」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五因緣故：一者、無染著故；二者、無顧 gù 戀 liàn 故；三者、無罪過故；四者、無分別故；五者、正迴向故。無染著者，謂不染著波羅蜜多諸相違事。無顧戀者，謂於一切波羅蜜多諸果異熟及報恩中心無繫縛。無罪過者，謂於如是波羅蜜多無間雜染法，離非方便行。無分別者，謂於如是波羅蜜多，不如言詞執著自相。正迴向者，謂以如是所作所集波羅蜜多，迴求無上大菩提果。」

「世尊！何等名為波羅蜜多諸相違事？」

「善男子！當知此事略有六種：一者、於喜樂欲財富自在諸欲樂中，深見功德及與勝利；二者、於隨所樂縱身、語、意而現行中，深見功德及與勝利；三者、於他輕蔑不堪忍中，深見功德及與勝利；四者、於不勤修著欲樂中，深見功德及與勝利；五者、於處憤鬧世雜亂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六者、於見聞覺知言說戲論，深見功德及與勝利。」

「世尊！如是一切波羅蜜多何果異熟？」

「善男子！當知此亦略有六種：一者、得大財富；二者、往生善趣；三者、無怨無壞多諸喜樂；四者、為眾生主；五者、身無惱害；六者、有大宗葉。」

「世尊！何等名為波羅蜜多間雜染法？」

「善男子！當知略由四種加行：一者、無悲加行故；二者、不如理加行故；三者、不常加行故；四者、不慍重加行故。不如理加行者，謂修行餘波羅蜜多時，於餘波羅蜜多遠離失壞。」

「世尊！何等名為非方便行？」

「善男子！若諸菩薩以波羅蜜多饒益眾生時，但攝財物饒益眾生便為喜足，而不令其出不善處安置善處，如是名為非方便行。何以故？善男子！非於眾生唯作此事名實饒益。譬如糞穢若多若

少，終無有能令成香潔 jié。如是眾生由行苦故，其性是苦，無有方便，但以財物暫相饒益，可令成樂，唯有安處妙善法中，方可得名第一饒益。」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一切波羅蜜多有幾清淨？」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我終不說波羅蜜多，除上五相有餘清淨。然我即依如是諸事總別，當說波羅蜜多清淨之相。

「總說一切波羅蜜多清淨相者，當知七種。何等為七？一者、菩薩於此諸法不求他知；二者、於此諸法見已不生執著；三者、即於如是諸法不生疑惑，謂為能得大菩提不？四者、終不自讚毀他有所輕蔑；五者、終不憍傲放逸；六者、終不少有所得便生喜足；七者、終不由此諸法，於他發起嫉妬慳慳 lì。

「別說一切波羅蜜多清淨相者，亦有七種。何等為七？謂諸菩薩如我所說七種布施清淨之相隨順修行。一者、由施物清淨行清淨施；二者、由戒清淨行清淨施；三者、由見清淨行清淨施；四者、由心清淨行清淨施；五者、由語清淨行清淨施；六者、由智清淨行清淨施；七者、由垢清淨行清淨施。是名七種**施**清淨相。

「又諸菩薩，能善了知制立律儀一切學處，能善了知出離所犯，具常尸羅，堅固尸羅，常作尸羅，常轉尸羅，受學一切所有學處，是名七種**戒**清淨相。

「若諸菩薩於自所有業果異熟深生依信，一切所有不饒益事現在前時，不生憤發；亦不反罵、不瞋、不打、不恐、不弄、不以種種不饒益事反相加害；不懷怨結；若諫誨時不令悲惱；亦復不待他來諫誨；不由恐怖有染愛心而行忍辱；不以作恩而便放捨，是名七種**忍**清淨相。

「若諸菩薩，通達精進平等之性；不由勇猛勤精進故自舉陵他；具大勢力；具大精進；有所堪能；堅固勇猛；於諸善法終不捨輒，如是名為七種**精進**清淨之相。

「若諸菩薩，有善通達相三摩地靜慮；有圓滿三摩地靜慮；有俱分三摩地靜慮；有運轉三摩地靜慮；有無所依三摩地靜慮；有善修治三摩地靜慮；有於菩薩藏聞緣修習無量三摩地靜慮，如是名為七種靜慮清淨之相。

「若諸菩薩，遠離增益、損減二邊行於中道，是名為慧；由此慧故，如實了知解脫門義，謂空、無願、無相三解脫門；如實了知有自性義，謂遍計所執、若依他起、若圓成實三種自性；如實了知無自性義，謂相、生、勝義三種無自性性；如實了知世俗諦義，謂於五明處；如實了知勝義諦義，謂於七真如；又無分別離諸戲論純一理趣多所住故，無量總法為所緣故，及毘鉢舍那故；能善成辦法隨法行，是名七種慧清淨相。」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五相各有何業？」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當知彼相有五種業，謂諸菩薩無染著故，於現法中於所修習波羅蜜多，恒常殷重勤修加行無有放逸。無顧 gù 戀 liàn 故，攝受當來不放逸因。無罪過故，能正修習極善圓滿、極善清淨極善鮮白波羅蜜多。無分別故，方便善巧波羅蜜多，速得圓滿。正迴向故，一切生處波羅蜜多及彼可愛諸果異熟，皆得無盡，乃至無上正等菩提。」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所說波羅蜜多，何者最廣大？何者無染污？何者最明盛？何者不可動？何者最清淨？」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無染著性、無顧戀性、正迴向性，最為廣大。無罪過性、無分別性，無有染污。思擇所作，最為明盛。已入無退轉法地者，名不可動。若十地攝、佛地攝者，名最清淨。」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菩薩所得波羅蜜多諸可愛果及諸異熟常無有盡？波羅蜜多亦無有盡？」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展轉相依生起修習無間斷故。」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是諸菩薩深信愛樂波羅蜜多，非於如是波羅蜜多所得可愛諸果異熟？」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五因緣故：一者、波羅蜜多是最增上喜樂因故；二者、波羅蜜多是其究竟饒益一切自他因故；三者、波羅蜜多是當來世彼可愛果異熟因故；四者、波羅蜜多非諸雜染所依事故；五者、波羅蜜多非是畢竟變壞法故。」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一切波羅蜜多，各有幾種最勝威德？」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當知一切波羅蜜多，各有四種最勝威德：一者、於此波羅蜜多正修行時，能捨慳慳 lìn、犯戒、心憤、懈怠、散亂、見趣所治；二者、於此正修行時，能為無上正等菩提、真實資糧；三者、於此正修行時，於現法中能自攝受饒益有情；四者、於此正修行時，於未來世能得廣大無盡可愛諸果異熟。」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一切波羅蜜多，何因？何果？有何義利？」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如是一切波羅蜜多，大悲為因；微妙可愛諸果異熟，饒益一切有情為果；圓滿無上廣大菩提為大義利。」

觀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具足一切無盡財寶成就大悲，何緣世間現有眾生貧窮 qióng 可得？」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是諸眾生自業過失！若不爾者，菩薩常懷饒益他心，又常具足無盡財寶，若諸眾生無自惡業能為障礙，何有世間貧窮可得？譬如餓鬼為大熱渴逼迫其身，見大海水悉皆涸 hé 竭；非大海過，是諸餓鬼自業過耳。如是菩薩所施財寶猶如大海無有過失，是諸眾生自業過耳，猶如餓鬼自惡業力令無有果。」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以何等波羅蜜多，取一切法無自性性？」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以般若波羅蜜多能取諸法無自性性。」

「世尊！若般若波羅蜜多能取諸法無自性性，何故不取有自性性？」

「善男子！我終不說以無自性性取無自性性。然無自性性，離諸文字自內所證；不可捨於言說文字而能宣說。是故我說般若波羅蜜多能取諸法無自性性。」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波羅蜜多，近波羅蜜多，大波羅蜜多。云何波羅蜜多？云何近波羅蜜多？云何大波羅蜜多？」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若諸菩薩經無量時修行施等成就善法，而諸煩惱猶故現行，未能制伏然為彼伏，謂於勝解行地軟中勝解轉時，是名波羅蜜多。復於無量時修行施等，漸復增上，成就善法，而諸煩惱猶故現行，然能制伏非彼所伏，謂從初地已上，是名近波羅蜜多。復於無量時修行布施等，轉復增上，成就善法，一切煩惱皆不現行，謂從八地已上，是名大波羅蜜多。」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諸地中煩惱隨眠可有幾種？」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略有三種：一者、害伴隨眠，謂於前五地。何以故？善男子！諸不俱生現行煩惱，是俱生煩惱現行助伴，彼於爾時永無復有，是故說名害伴隨眠；二者、羸劣隨眠，謂於第六、第七地中微細現行，若修所伏不現行故；三者、微細隨眠，謂於第八地已上，從此已去，一切煩惱不復現行，唯有所知障為依止故。」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諸隨眠，幾種麤重斷所顯示？」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但由二種：謂由在皮麤重斷故，顯彼初二，復由在膚麤重斷故，顯彼第三。若在於骨麤重斷者，我說永離一切隨眠，位在佛地。」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經幾不可數劫能斷如是麤重？」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經於三大不可數劫、或無量劫，所謂年、月、半月、晝夜、一時、半時、須臾、瞬息、剎那量劫不可數故。」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於諸地中所生煩惱，當知何相？何失？何德？」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無染污相。何以故？是諸菩薩於初地中，定於一切諸法法界已善通達，由此因緣，菩薩要知方起煩惱非為不知，是故說名無染污相。於自身中不能生苦，故無過失。菩薩生起如是煩惱，於有情界能斷苦因，是故彼有無量功德。」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甚奇！世尊！無上菩提乃有如是大功德，令諸菩薩生起煩惱，尚勝一切有情、聲聞、獨覺善根，何況其餘無量功德？」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若聲聞乘、若復大乘，唯是一乘。』此何密意？」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如我於彼聲聞乘中，宣說種種諸法自性，所謂五蘊、或內六處、或外六處，如是等類；於大乘中，即說彼法同一法界、同一理趣，故我不說乘差別性。於中或有如言於義妄起分別，一類增益，一類損減。又於諸乘差別道理，謂互相違，如是展轉遞興爭論。如是名為此中密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諸地攝想所對治，殊勝生願及諸學，
由依佛說是大乘，於此善修成大覺。」

宣說諸法種種性，復說皆同一理趣，
謂於下乘或上乘，故我說乘無異性。
如言於義妄分別，或有增益或損減，
謂此二種互相違，愚癡意解成乖諍。」

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於是解深密法門中，此名何教？我當云何奉持？」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此名諸地波羅蜜多了義之教，於此諸地波羅蜜多了義之教，汝當奉持！」

說此諸地波羅蜜多了義教時，於大會中有七十五千菩薩，皆得菩薩大乘光明三摩地。

解深密經卷第四

解深密經卷第五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如來成所作事品第八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請問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來法身，如來法身有何等相？」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若於諸地波羅蜜多，善修出離，轉依成滿，是名如來法身之相。當知此相，二因緣故不可思議：無戲論故，無所為故。而諸眾生計著戲論，有所為故。」

「世尊！聲聞、獨覺所得轉依，名法身不？」

「善男子！不名法身。」

「世尊！當名何身？」

「善男子！名解脫身。由解脫身故，說一切聲聞、獨覺與諸如來平等平等；由法身故，說有差別。如來法身有差別故，無量功德最勝差別，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當云何應知如來生起之相？」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一切如來化身作業，如世界起一切種類；如來功德眾所莊嚴，住持為相。當知化身相有生起，法身之相無有生起。」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應知示現化身方便善巧？」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遍於一切三千大千佛國土中，或眾推許增上王家，或眾推許大福田家，同時入胎、誕生、長大、受欲、出家、示行苦行、捨苦行已成等正覺，次第示現。是名如來示現化身方便善巧。」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凡有幾種，一切如來身所住持言音差別，由此言音所化有情，未成熟者令其成熟，已成熟者緣此為境速得解脫？」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如來言音略有三種：一者、契經；二者、調伏；三者、本母。」

「世尊！云何契經？云何調伏？云何本母？」

「曼殊室利！若於是處，我依攝事顯示諸法，是名契經。謂依四事，或依九事，或復依於二十九事。」

「云何四事？一者、聽聞事；二者、歸趣事；三者、修學事；四者、菩提事。」

「云何九事？一者、施設有情事；二者、彼所受用事；三者、彼生起事；四者、彼生已住事；五者、彼染淨事；六者、彼差別事；七者、能宣說事；八者、所宣說事；九者、諸眾會事。」

「云何名為二十九事？謂依雜染品有：攝諸行事；彼次第隨轉事；即於是中作補特伽羅想已，於當來世流轉因事；作是想已³，於當來世流轉因事。依清淨品有：繫念於所緣事；即於是中勤精進事；心安住事；現法樂住事；超一切苦緣方便事；彼遍知事，此復三種：顛倒遍知所依處故，依有情想外有情中邪行遍知所依處故，內離增上慢遍知所依處故；修依處事；作證事；修習事；令彼堅固事；彼行相事；彼所緣事；已斷未斷觀察善巧事；彼散亂事；彼不散亂事；不散亂依處事；不棄修習劬勞加行事⁴；修習勝利事；彼堅牢事；攝聖行事；攝聖行眷屬事；通達真實事；證得涅槃事；於善說法、毘奈耶中世間正見超昇一切外道所得正見頂事；及即於此不修退事。於善說法、毘奈耶中不修習故，說名為退，非見過失，故名為退。」

³校勘記：“作是想已”，【宋】【元】【明】【宮】版本是“作法想已”。

⁴校勘記：“不棄修習劬勞加行事”，【宋】【元】【明】【宮】版本是“修習劬勞加行事”。

「曼殊室利！若於是處，我依聲聞及諸菩薩，顯示別解脫及別解脫相應之法，是名調伏。」

「世尊！菩薩別解脫，幾相所攝？」

「善男子！當知七相：一者、宣說受軌則事故；二者、宣說隨順他勝事故；三者、宣說隨順毀犯事故；四者、宣說有犯自性故；五者、宣說無犯自性故；六者、宣說出所犯故；七者、宣說捨律儀故。

「曼殊室利！若於是處，我以十一種相決了分別顯示諸法，是名本母。何等名為十一種相？一者、世俗相；二者、勝義相；三者、菩提分法所緣相；四者、行相；五者、自性相；六者、彼果相；七者、彼領受開示相；八者、彼障礙法相；九者、彼隨順法相；十者、彼過患相；十一者、彼勝利相。

「世俗相者，當知三種：一者、宣說補特伽羅故；二者、宣說遍計所執自性故；三者、宣說諸法作用事業故。

「勝義相者，當知宣說七種真如故。

「菩提分法所緣相者，當知宣說遍一切種所知事故。

「行相者，當知宣說八行觀故。云何名為八行觀耶？一者、諦實故；二者、安住故；三者、過失故；四者、功德故；五者、理趣故；六者、流轉故；七者、道理故；八者、總別故。

「諦實者，謂諸法真如。

「安住者，謂或安立補特伽羅，或復安立諸法遍計所執自性，或復安立一向、分別、反問、置記，或復安立隱密、顯了、記別、差別。

「過失者，謂我宣說諸雜染法，有無量門差別過患。

「功德者，謂我宣說諸清淨法，有無量門差別勝利。

「理趣者，當知六種：一者、真義理趣；二者、證得理趣；三者、教導理趣；四者、遠離二邊理趣；五者、不可思議理趣；

六者、意趣理趣。

「**流轉者**，所謂三世三有為相，及四種緣。

「**道理者**，**當知四種**：一者、觀待道理；二者、作用道理；三者、證成道理；四者、法爾道理。

「觀待道理者，謂若因若緣，能生諸行，及起隨說，如是名為觀待道理。

「作用道理者，謂若因若緣，能得諸法，或能成辦，或復生已作諸業用，如是名為作用道理。

「證成道理者，謂若因若緣，能令所立所說所標義得成立，令正覺悟，如是名為證成道理。又此道理略有二種：一者、清淨；二者不清淨。由五種相名為清淨，由七種相名不清淨。

「云何由五種相名為清淨？一者、現見所得相；二者、依止現見所得相；三者、自類譬喻所引相；四者、圓成實相；五者、善清淨言教相。**現見所得相者**，謂一切行皆無常性，一切行皆是苦性，一切法皆無我性，此為世間現量所得。如是等類，是名現見所得相。**依止現見所得相者**，謂一切行皆剎那性，他世有性，淨不淨業無失壞性。由彼能依龜無常性，現可得故。由諸有情種種差別，依種種業現可得故，由諸有情若樂若苦，淨不淨業以為依止，現可得故。由此因緣，於不現見可為比度。如是等類，是名依止現見所得相。**自類譬喻所引相者**，謂於內外諸行聚中，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生死以為譬喻、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生等種種苦相以為譬喻、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不自在相以為譬喻、又復於外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衰盛以為譬喻。如是等類，當知是名自類譬喻所引相。**圓成實相者**，謂即如是現見所得相、若依止現見所得相、若自類譬喻所得相，於所成立，決定能成，當知是名圓成實相。**善清淨言教相者**，謂一切智者之所宣說，如言涅槃究竟寂靜，如是等類，當知是名善清淨言教相。善男子！是故

由此五種相故，名善觀察清淨道理，由清淨故，應可修習。」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一切智相者，當知有幾種？」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略有五種：一者、若有出現世間，一切智聲無不普聞；二者、成就三十二種大丈夫相；三者、具足十力，能斷一切眾生一切疑惑；四者、具足四無所畏宣說正法，不為一切他論所伏，而能摧伏一切邪論；五者、於善說法、毘奈耶中，八支聖道、四沙門等，皆現可得。如是生故，相故，斷疑網故，非他所伏能伏他故，聖道、沙門現可得故，如是五種，當知名為一切智相。

「善男子！如是證成道理，由現量故、由比量故、由聖教量故。由五種相名為清淨。

「云何由七種相名不清淨？一者、此餘同類可得相；二者、此餘異類可得相；三者、一切同類可得相；四者、一切異類可得相；五者、異類譬喻所得相；六者、非圓成實相；七者、非善清淨言教相。若一切法意識所識性，是名一切同類可得相；若一切法相性業法因果異相，由隨如是一一異相，決定展轉各各異相，是名一切異類可得相。善男子！若於此餘同類可得相，及譬喻中有一切異類相者，由此因緣，於所成立非決定故，是名非圓成實相。又於此餘異類可得相，及譬喻中有一切同類相者，由此因緣，於所成立不決定故，亦名非圓成實相。非圓成實故，非善觀察清淨道理，不清淨故，不應修習。若異類譬喻所引相，若非善清淨言教相，當知體 *tī* 性皆不清淨。

「法爾道理者，謂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性安住、法住法界，是名法爾道理。

「**總別者**，謂先總說一句法已，後後諸句差別分別究竟顯了。

「**自性相者**，謂我所說有行有緣，所有能取菩提分法，謂念住等，如是名為彼自性相。

「彼果相者，謂若世間若出世間，諸煩惱斷及所引發世出世間諸果功德，如是名為得彼果相。

「彼領受開示相者，謂即於彼，以解脫智而領受之，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是名為彼領受開示相。

「彼障礙法相者，謂即於修菩提分法能隨障礙諸染污法，是名彼障礙法相。

「彼隨順法相者，謂即於彼多所作法，是名彼隨順法相。

「彼過患相者，當知即彼諸障礙法所有過失，是名彼過患相。

「彼勝利相者，當知即彼諸隨順法所有功德，是名彼勝利相。」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唯願世尊為諸菩薩略說契經、調伏、本母、不共外道陀羅尼義，由此不共陀羅尼義，令諸菩薩得入如來所說諸法甚深密意。」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汝今諦聽，吾當為汝略說不共陀羅尼義，令諸菩薩於我所說密意言詞能善悟入。善男子！若雜染法、若清淨法，我說一切皆無作用，亦都無有補特伽羅，以一切種離所為故。非雜染法先染後淨，非清淨法後淨先染，凡夫異生，於龐重身，執著諸法、補特伽羅自性差別，隨眠妄見以為緣故，計我我所；由此妄見，謂我見、我聞、我嗅、我嘗、我觸、我知、我食、我作、我染、我淨，如是等類邪加行轉。若有如實知如是者，便能永斷龐重之身，獲得一切煩惱不住，最極清淨，離諸戲論，無為依止，無有加行。善男子！當知是名略說不共陀羅尼義。」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一切雜染清淨法，	皆無作用數取趣。
由我宣說離所為，	染污清淨非先後。
於龐重身隨眠見，	為緣計我及我所；

由此妄謂我見等， 我食我為我染淨。
若如實知如是者， 乃能永斷龜重身，
得無染淨無戲論， 無為依止無加行。」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應知諸如來心生起之相？」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夫如來者，非心意識生起所顯，然諸如來有無加行心法生起，當知此事猶如變化。」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諸如來法身，遠離一切加行；既無加行，云何而有心法生起？」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先所修習方便般若加行力故，有心生起。善男子！譬如正入無心睡眠，非於覺悟而作加行，由先所作加行勢力而復覺悟。又如正在滅盡定中，非於起定而作加行，由先所作加行勢力，還從定起。如從睡眠及滅盡定心更生起，如是如來由先修習方便般若加行力故，當知復有心法生起。」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化身，當言有心為無心耶？」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非是有心，亦非無心。何以故？無自依心故，有依他心故。」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行，如來境界，此之二種，有何差別？」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如來所行，謂一切種，如來共有不可思議無量功德，眾所莊嚴清淨佛土。如來境界，謂一切種，五界差別。何等為五？一者、有情界；二者、世界；三者、法界；四者、調伏界；五者、調伏方便界。如是名為二種差別。」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成等正覺、轉正法輪、入大涅槃，如是三種，當知何相？」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當知此三皆無二相。謂非成

等正覺、非不成等正覺；非轉正法輪、非不轉正法輪；非入大涅槃、非不入大涅槃。何以故？如來法身究竟淨故，如來化身常示現故。」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諸有情類，但於化身見聞奉事生諸功德，如來於彼有何因緣？」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如來是彼增上所緣之因緣故。又彼化身，是如來力所住持故。」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等無加行，何因緣故如來法身，為諸有情放大智光，及出無量化身影像？聲聞、獨覺解脫之身，無如是事？」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譬如等無加行從日月輪水火二種頗胝迦寶放大光明，非餘水火頗胝迦寶，謂大威德有情所住持故，諸有情業增上力故。又如從彼善工業者之所雕飾末尼寶珠出印文像，不從所餘不雕飾者。如是緣於無量法界方便般若極善修習，磨瑩集成如來法身，從是能放大智光明及出種種化身影像，非唯從彼解脫之身，有如斯事。」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如來、菩薩威德住持，令諸眾生於欲界中，生刹帝利、婆羅門等大富貴家，人身財寶無不圓滿，或欲界天、色、無色界，一切身財圓滿可得。』世尊！此中有何密意？」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如來、菩薩威德住持，若道若行，於一切處，能令眾生獲得身財皆圓滿者，即隨所應，為彼宣說此道此行。若有能於此道此行正修行者，於一切處所獲身財無不圓滿。若有眾生於此道行違背輕毀，又於我所起損惱心及瞋恚心，命終已後，於一切處所得身財無不下劣。曼殊室利！由是因緣，當知如來及諸菩薩威德住持，非但能令身財圓滿，如來、菩薩住持威德，亦令眾生身財下劣。」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諸穢土中，何事易得？何事難得？諸淨土中，何事易得？何事難得？」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諸穢土中，八事易得，二事難得。何等名為八事易得？一者、外道；二者、有苦眾生；三者、種姓家世興衰差別；四者、行諸惡行；五者、毀犯尸羅；六者、惡趣；七者、下乘；八者、下劣意樂加行菩薩。何等名為二事難得？一者、增上意樂加行菩薩之所遊集，二者、如來出現于世。曼殊室利！諸淨土中與上相違，當知八事甚為難得，二事易得。」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白佛言：「世尊！於此解深密法門中，此名何教？我當云何奉持？」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此名如來成所作事了義之教，於此如來成所作事了義之教，汝當奉持。」

說是如來成所作事了義教時，於大會中有七十五千菩薩摩訶薩，皆得圓滿法身證覺。

解深密經卷第五

大唐新翻密嚴經序

朕聞西方有聖人焉，演不言之言、垂無教之教，啟迪權實、發披聾瞽，遷其善者不疾而速，階其益者即聖自凡，擊蒙求以娑婆丘陵，示達觀以密嚴世界。匪染淨在我，實是非遊，而楚越生於念中，及缺頓於目下，彼魚藏鳥逝。其若是乎！欽哉密嚴，迹超三有，量周乎法界、相離於極微，非聲聞之所聞、豈色見之能見。嘗潔已主妙允恭付屬！是欲泉靜識浪、珠清意源，窮賴耶能變之端，照自覺湛然之境，深詣心極其唯是經。夫翻譯之來抑有由矣。雖方言有異而本質須存，此經梵書並是偈頌，先之譯者多作散文，蛇化為龍何必變於鱗介？家成於國寧即改乎姓氏？矧訛略輕重或有異同，再而詳悉可為盡善。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像教棟梁愛河舟楫，戒珠在握明鏡入懷，雪涉雲征窮鹿野之真諦，帆飛海宿究馬鳴之奧音，聲該八轉言善兩方，之可窺鑑闕如、抑揚了義。詔令集京城義學沙門飛錫等、翰林學士柳抗等，詳譯斯文及護國經等，對執貝多翻諸簡牘，憑其本夾依以頌言，大羹之味不遺、清月之魄恒滿，豈不美歟！豈不美歟！朕詞乏清華、文非道麗，志流衍於祕蹟，將布灌於無窮，聊課虛懷，序之篇首云爾。

大乘密嚴經卷上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鑑

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密嚴道場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薄伽梵住於超越欲色無色等想，於一切法自在無礙，神足力通之所遊戲密嚴世界，而此世界非彼外道聲聞緣覺所行之境，與諸修習勝瑜伽者十億佛刹微塵數等菩薩摩訶薩俱。其名曰：摧一切外道異論菩薩摩訶薩、大慧菩薩摩訶薩、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摩訶薩、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得大勢菩薩摩訶薩神通王菩薩摩訶薩、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金剛藏菩薩摩訶薩、解脫月菩薩摩訶薩、持進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皆超三界心意識境智成身，轉於所依成就如幻，首楞嚴法雲三摩地，無量諸佛手灌其頂，處離三有蓮華宮。

爾時如來、應、正遍知從現法樂住自覺聖智甚深境界微妙奮迅無量眾色之所現顯三摩地起，出帝雷光妙莊嚴殿，與諸菩薩入於無垢月藏殿中，昇密嚴場師子之座。世尊坐已觀察四方，從眉間珠髻光明莊嚴出於無量百千淨光，圍繞交映成光明網。是光網流照之時，一切佛刹莊嚴之相分明顯現，如一佛刹，餘諸佛土嚴飾細妙同於微塵。密嚴世界超諸佛國，遠離星宿及日月，如無為性不同微塵。此密嚴中佛及佛子，并餘世界來此會者，皆如涅槃及以虛空非擇滅性。

爾時，世尊現彼世界佛及菩薩威神功德勝妙事已，復以佛眼遍視十方諸菩薩眾，告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摩訶薩言：「如實見！今此世界名曰密嚴，是中菩薩悉於欲色無色無想有情之處，以三

摩地力生智慧火，焚燒色貪及以無明，轉所依止得意成身，神足力通以為嚴飾，無竅 qiào 隙無骨體 tǐ，猶如日月摩尼電光、帝弓珊瑚紇利多羅、黃金瞻蔔 bō 孔雀花月鏡中之像。如是色身住於諸地修無漏因，由三摩地而得自在，十無盡願及以迴向，獲殊勝身來密嚴刹。」

爾時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稽首佛足，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欲有所問，惟願如來、應、正遍知哀許為說。」

佛告如實見言：「善哉善哉！恣汝所問，當為汝說令汝心喜。」

爾時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摩訶薩承佛開許，即白佛言：「世尊！唯此佛刹超越欲色無色及以無想有情界耶？」

佛言：「善男子！從此上方過百億佛刹，有梵音佛土、娑羅樹王佛土、星宿王佛土，過如是佛土復有無量百千佛刹，廣博崇麗菩薩眾會之所莊嚴。彼中諸佛咸為菩薩，說現法樂住自覺聖智，遠離分別實際真如，大涅槃界究竟之法。是故當知此界外有如是等無量佛刹。如實見！匪唯汝今於佛國土菩薩眾會心生限量請問如來，有此菩薩摩訶薩名曰持進，曾於佛所生限量心，便以神通昇于上方，過百千俱胝乃至殑伽沙等諸佛世界，不能一見如來之頂。心生希有，知佛菩薩不可思議。還至娑訶世界名稱大城，來於我所悔謝已過，讚佛功德無量無邊，猶如虛空住自證境來密嚴刹。」

爾時會中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善能演說諸地之相，微妙決定盡其源底，從座而起，偏袒右肩頂禮佛足，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於如來、應、正遍知欲少諮問，唯願哀愍為我宣說。」

佛言：「金剛藏！汝於我所欲有問，如來、應、正等覺隨汝所疑為汝開演。」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承佛許已，而白佛言：「世尊！佛者是

何句義？所覺是何？唯願世尊說勝義境示法性佛，令過去未來現在修菩薩行者，於諸色相積集之見，及餘外道異論執著行分別境，起微塵、勝自在性、時方、虛空、我意，根境和合如是諸見。復有計者，無明愛業眼色與眼，是時復有觸及作意，如是等法而為因緣、等無間緣、增上緣、所緣緣和合生識執著行者，起有無等種種惡覺於我法中。復有諸人於蘊有情墮空性見。為斷如是妄分別覺，唯願世尊說離五種識所知相，能於諸法最自在者佛大菩提所覺知義，令得聞者如其了悟所知五種而成正覺。」

爾時佛告金剛藏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金剛藏！十地自在超分別境有大聰慧，能欲顯是法性佛種最勝瑜祇。匪唯汝今於佛菩提所覺之義生希有念請問於我，有賢幻等無量佛子咸於此義生希有心，種種思擇而求佛體：『如來者是何句義？為色是如來耶？異色是如來耶？』如是於蘊界處諸行之中，內外循求不見如來，皆是所作滅壞法故。蘊中無如來，乃至分析至於極微皆悉不見。所以者何？以妙智慧定意諦觀無所見故、蘊龜鄙故、如來者常法身故。善哉佛子！汝能善入甚深法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唯然受教。

佛言：「善男子！三摩地勝自在金剛藏如來，非蘊亦非異蘊、非依蘊非不依蘊、非生非滅、非智非所知、非根非境。何以故？蘊處界諸根境等皆鄙陋故，不應內外而見如來。且色無覺知、無有思慮、生已必滅，同於草木瓦礫¹¹之類，微塵積成如來聚沫。受以二法和合而生，猶如水泡瓶衣等想，亦二和合因緣所生猶如陽焰。譬如盛熱地氣蒸涌，照已日光如水波浪，諸鳥獸等為渴所逼，遠而望之生真水解。想亦如是，無有體性虛妄不實，分別智者如有性見各別體相名字可得，定者審觀猶如兔角石女兒等但有假名，如夢中色唯想妄見覺悟非有，無明夢中見男女等種種之色，

成於正覺即無所見。行如芭蕉中無堅實，離於身境即無體性。識如幻事虛偽不實，譬如幻師若幻師弟子，依草木瓦礫示現色像，幻作於人及諸象馬，種種形相具足莊嚴，愚幻貪求非明智者。識亦如是依餘而住，遍計分別能取所取二種執生，若自了知即皆轉滅，是故無體同於幻士。

「金剛藏！如來常住恒不變易，是修念佛觀行之境名如來藏。猶如虛空不可壞滅，名涅槃界亦名法界。過現未來諸佛世尊皆隨順此而宣說故，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此性常住，名法住性、法界性、法尼夜摩性。金剛藏！以何義故名尼夜摩？遠離後有一切過故。又此三摩地能決定除後有諸惡，以如是故名尼夜摩。若有住此三摩地者，於諸有情心無顧 gù 戀 liàn，證於實際及以涅槃，猶如熱鐵投諸冷水棄於有情，故諸菩薩捨而不證。所以者何？捨大精進大悲諸度，斷于佛種趣聲聞乘，行於外道邪見之逕。猶如老象溺在淤泥，為三摩地泥所沈沒。味定境界亦復如是，退轉一切諸佛法門，不得入於究竟之慧，是故菩薩捨而不證近住而已。以究竟慧入佛法身，覺悟如來廣大威德，當成正覺轉妙法輪，智境眾色而為資用，入如來定遊涅槃境。一切如來令從定起，漸次加行超第八地，善巧決擇乃至法雲，受用如來廣大威德，入於諸佛內證之地，與無功用道三摩地相應，遍遊十方不動本處，而恒依止密嚴佛刹。金剛自在具大變化，示現佛土而成自在，轉於所依智三摩地，及意成身力通具足，行步威德猶如鵝王。譬如明月影遍眾水，佛亦如是，隨諸有情普現色相，於諸眾會所益不空，復令當詣密嚴佛刹。如其性欲而漸開誘，為說一切欲界天王、自在菩薩清淨摩尼寶藏宮殿諸安樂處，乃至諸地次第，從一佛刹至一佛刹，示現富樂功德莊嚴，盡於未來隨機應現。猶如成就持明仙等，及諸靈仙宮殿之神，與人行止而不可見。如來變化所為事畢，住於真身隱而不現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根蘊如蛇聚，	境界緣所觸，
無明愛業生，	熏習縛難解。
心心所惡覺，	纏繞如蟠龍，
怒毒因之與，	焔如炎盛火。
諸修觀行者，	常應如是觀，
捨諸蘊法故，	一心而不懈。
如於虛空中，	無樹而有影，
風衢 qú 及馬跡，	此見悉為難。
於能造所造，	色及非色中，
欲求見如來，	其難亦如是。
真如實際等，	及諸佛體性，
內證之所行，	非諸語言境。
涅槃名為佛，	佛亦名涅槃，
離能所分別，	云何而可見？
碎末於金礦 kuàng，	礦中不見金，
智者巧融鍊，	真金方乃顯。
分割於諸色，	乃至為極微，
及析求諸蘊，	若一若異性，
佛體不可見，	亦非無有佛。
定者觀如來，	勝相三十二，
苦樂等眾事，	施作皆明顯，
是故不應說，	如來定是無。
有三摩地佛，	善根善巧佛，
一切世勝佛，	及正等覺佛，
如是五種佛，	所餘皆變化。
如來藏具有，	三十二勝相，
是故佛非無，	定者能觀見。

超越於三界，	無量諸佛國，
如來微妙剎，	淨佛子充滿。
定慧互相資，	以成堅固性，
遊於密嚴剎，	思惟佛威德。
密嚴中之人，	一切同佛相，
超越剎那壞，	常遊三摩地。
世尊定中勝，	眾相以莊嚴，
得於如夢觀，	顯現於諸法。
眾謂佛化身，	從於兜率降，
佛常密嚴住，	像現從其國。
住真而正受，	隨緣眾像生，
如月在虛空，	影監於諸水，
如摩尼眾影，	色合而明現，
如來住正定，	現影亦復然。
譬如形與像，	非一亦非異，
如是勝丈夫，	成於諸事業。
非極微勝性，	非時非自在，
亦非餘緣等，	而作於世間。
如來以因緣，	莊嚴其果體，
隨世之所應，	種種皆明現，
遊戲三摩地，	內外無不為。
山川及林野，	朋友諸眷屬，
眾星與日月，	皎鏡而垂像。
如是諸世間，	身中盡苞納，
復置於掌內，	散擲如芥子。
佛於定自在，	牟尼最勝尊，
無能作世間，	惟佛之所化。
愚翳無智者，	惡覺惑所縛，

著於有無論，
或言壞一切，
如是諸人等，
佛是遍三有，
觀世如乾城，
亦如夢中色，
屈伸等作業，
佛於方便智，
譬如工巧匠，
亦如海船師，
無邊最寂妙，
利根者能證，
是修行定者，
一切定慧人，
佛體最清淨，
遠於能所覺，
妙智相應心，
諸相妄所境，
能斷諸煩惱，
無動及所動，
微妙諸天俱，
眾仙及外道，
於彼不驚喜，
由瑜伽本淨，
以化佛現跡，
佛非彼此現，
住於圓應智，
異類諸外道，

見我及非我。
或言於少分，
常自害其身。
觀行之大師，
所作眾事業，
渴鹿見陽焰，
風繩而進退。
自在而知見，
善守於機發，
執柁而搖動。
具足勝丈夫，
鈍根者遠離。
妙定之所依，
明了心中住。
非有亦非無，
及離於根量。
殊勝之境界，
離相是如來。
於定無所染，
住於無染路。
乾闥脩羅等，
讚歎常供養，
心無所動搖。
是故超彼岸，
為天人亦業。
猶如於日月，
離欲現人間。
隨宜悉調伏，

種種眾智法，
悉是諸如來，
現國王朝會，
山林修道處，
十方眾寶藏，
悉是天中天，
三界善巧慧，
所作方便業，
持鬘為群品，
戲笑眾善巧，
或現降兜率，
歌舞交歡娛，
或現如魔王，
執世之所繩，
雖放一切眾，
常在密嚴中，
此大牟尼境，
如人患翳目，
如世觀於幻，
天中天境界，
由見殊勝故，
那羅伊舍梵，
童子劫比羅，
或亂彼境界，
當來苦行仙，
習氣覆心故，
善哉金剛藏！
復以佛威神，

王論四吠陀，
定力而持說。
及諸國法令，
悉皆佛示化。
出生清淨寶，
自在威神故。
種種諸才智，
因佛而成就。
業行者示因，
常說歌詠論；
天女眾圍繞，
日夜常遊集；
寶冠以嚴首，
與奪而招放。
現為明智者，
寂然無動作。
凡愚妄分別，
如鹿見陽焰，
夢中諸所取。
佛子悉具真，
如從於夢覺。
珊那單妙喜，
首迦等亦想，
不見正瑜伽。
過去及現在，
悉亦不能了。
普行諸地中，
而居密嚴土。

此之金剛藏，	示現入等持，
正定者境界，	由此相應故。
或有妄分別，	勝性與微塵，
如工匠製物，	種種相差別。
生唯是法生，	滅亦唯法滅，
妄計一切物，	細塵能造作。
譬如燈顯物，	因能了於果，
初無所得相，	後壞亦復然。
非於過去中，	有體而可得，
未來亦如是，	離緣無有性。
一一諸緣內，	遍求無有體，
亦見有無性，	亦無無有見。
分別微細我，	有情瓶衣等，
邪宗壞正道，	三百有六十，
往來生死中，	無有涅槃法。」

大乘密嚴經入密嚴微妙身生品第二

爾時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摩訶薩，無量威力世中自在寶瓔珞莊嚴其身，從座而起，右膝著地，白金剛藏而作是言：「尊者善能通達三乘世間，心得無違現法樂住內證之智，為大定師於定自在，能隨順說諸地之相，常在一切佛國土中，為諸上首演深妙法。是故我今勸請佛子，說諸聖者不隨他行現法樂住內證之境。今我及諸菩薩摩訶薩眾得見斯法，安樂修行趣於佛地，獲意成身及言說身，自在力通皆得具足，轉所依止不住實際，猶如眾色真多摩尼，現諸色像能於諸趣天王宮殿，及一切佛密嚴國中說密嚴行。」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以偈答曰：

「善哉天人主，	菩薩中殊勝，
請說入密嚴，	無我之法性，
應覺分別境，	心之所取相。
若捨於分別，	即見世分別，
了於世所緣，	即得三摩地。
我今為開演，	仁主應諦聽。
熱時見陽焰，	世間相亦然，
能相所相因，	而無妄分別。
能覺生所覺，	所覺依能現，
離彼則無此，	如光影相隨。
無心亦無境，	能所量俱無，
但依於一心，	如是而分別。
能知所知法，	唯心量所有，
所知心既無，	能知不可得。
心為法自性，	有性所擾濁，
八地得清淨，	九地獲靜慮，
覺慧為十地，	灌頂證如來。
法身得無盡，	是佛之境界，
究竟如虛空，	心識亦如是，
無盡無所壞，	眾德已莊嚴，
恒在不思議，	諸佛密嚴土。
譬如瓶破已，	瓦體而顯現，
瓦破微塵顯，	析塵成極微，
如是因有為，	而成無漏法。
如火燒薪盡，	復於餘處然，
證如得轉依，	遠離於分別，
住於不動智，	密嚴中顯現。

無生現眾色，不住諸世間，
能斷一切見，歸依此無我。
相續流注斷，無壞亦無生，
能盡一切見，歸依此無我。
諸惑皆已滅，寂靜不思議，
能淨一切見，歸依此無我。
世間種種法，本來無我性，
非由擊 jī 壞無，乃喻之所顯。
如火燒薪已，於中自息滅，
觀察於三有，無我智亦然，
是名現法樂，內證之境界。
依此入諸地，淨除無始惡，
捨離世所依，出世而安住，
其心轉清淨，恒居密嚴土。」

爾時如實見菩薩摩訶薩及諸王等，向金剛藏咸作是言：「我等今者皆欲歸依，唯願示我歸依之處。」

於是金剛藏菩薩摩訶薩以偈答曰：

「佛體非有無，已焚燒蘊樹，
超勝魔王眾，而住密嚴國，
所覺淨無垢，仁主可歸依。
遠離於覺量，證於無所有，
密嚴諸定者，仁主可歸依。
淨勝密嚴剎，眾聖所依處，
觀行者充滿，應歸於密嚴。
當觀於世間，如盡有高下，
夢中見美色，石女急誕生，
亦如乾闥城，火輪空中髮，

如種種幻形，
幻歸所變化，
如奔電浮雲，
如匠作瓶等，
仁主應諦聽，
習氣常覆心，
末那與意識，
五法及三性，
恒共而相應，
轉起諸識浪，
賴耶亦如是，
猶如彼瀑水，
而起諸識浪，
八種流注心，
或隨緣頓起，
取境亦復然，
心轉於舍宅，
樹枝葉花菓，
於如是等處，
多分能頓現，
若時於夢中，
及想念初生，
算數與眾物，
觀於異文彩，
於如是境界，
或有時頓生，
心性本清淨，

人馬花菓樹，
一切悉非真。
皆為而非實，
由分別所成。
世間諸有情，
生種種戲論。
并餘識相續，
二種之無我，
如風擊 jī 瀑水，
浪生流不停。
無始諸習氣，
為境風所動，
恒無斷絕時。
雖無若干體，
或時而漸生，
漸頓而差別。
日月與星宿，
山林及軍眾，
皆能漸頓生，
或漸起差別。
見昔所更境，
乃至於老死，
尋思於句義，
受諸好飲食。
漸次能了知，
而能取之者。
不可得思議，

是如來妙藏，
意生從藏識，
識六種或多，
賴耶與能熏，
染淨諸種子，
佛種性亦然，
如海水常住，
賴耶亦復然，
修有下中上，
金剛藏復言：
見聞覺悟者，
十方一切國，
汝已從我聞，
若人聞法已，
或作人中王，
或復為帝釋，
乃至化樂宮，
或王色界處，
無想有情中，
證真而不住，
於諸定自在，
一心求密嚴，
至於密嚴已，
轉依獲安樂，
無量諸佛子，
為法自在王，
非如外道說，

如金處於礦 kuàng，
餘六亦復然。
差別於三界，
及餘心法等，
雖同住無染。
定非定常淨，
波潮而轉移。
隨諸地差別，
捨染而明顯。」
「如實見菩薩！
自性如實慧，
諸王眾會中，
隨應廣為說。
漸淨阿賴耶，
轉輪四天下，
兜率蘇焰等，
欲界自在主，
或生無色天，
靜慮受安樂，
猶如師子吼，
法喜以相應，
不染著三界。
漸次而開覺，
寂靜常安住。
圍遶以莊嚴，
眾中之最上。
壞滅為涅槃，

壞應同有為，
十業上中下，
最上生密嚴，
得解脫智慧，
云何說涅槃，
涅槃若滅壞，
有情若有終，
應有非生法，
無有非有情，
有情界既盡，
是則無能覺，
妄計解脫者，
如燈滅薪盡，
彼證解脫性，
於解脫妙樂，
遍處及靜慮，
逆順而入出，
於彼不退還，
了達於法相，
如是而莊嚴，
若言解脫性，
斯人住諸有，
既壞三和合，
眼色內外緣，
世間內外法，
如是等眾義，
若知唯識現，
無有復生過。
三乘以出生，
地地轉昇進，
如來微妙身。
是滅壞之法？
有情有終盡。
是亦有初際，
而始作有情，
而生有情界。
佛無所知法，
亦無有涅槃。
而說於解脫，
亦如芭蕉種。
是壞有成無，
遠離不能說。
無色無想定，
力通皆自在，
亦不恒沈沒，
諸地得善巧，
當來密嚴剎。
壞有以成無，
畢竟不能出。
因等四種緣，
和合所生識，
互力以相生，
一切皆違反。
離於心所得，

分別不現前，亦不住其性。
爾時所緣離，寂然心正受，
捨於世間中，所取能取見。
轉依離龜重，智慧不思議，
十種意成身，眾妙為嚴好，
作三界之王，而生於密嚴。
色心及心所，所相應無為，
於內外世間，諦觀無別異，
如是諸智者，來於密嚴國。
名相與分別，正智及如如，
牟尼三摩地，體性皆平等，
應當往密嚴，佛所稱讚土。
若壞三和合，及以四種緣，
不固於自宗，同諸妄分別。
惡習分別者，彼之五種論，
譬喻不成立，諸義皆相違。
彼五悉成過，惑亂覺智眼，
著喻及似喻，顛倒不顛倒。
如是虛妄執，一切於此壞，
捨離於自宗，依止他宗法，
初際等諸見，皆從滅壞生。
大王應當知，有情在三界，
如輪而運轉，初際不可得。
如來以悲願，普應諸有緣，
如淨月光明，無處不周遍。
隨彼先業類，應機而說法，
若壞於涅槃，佛有何功利？

增上有三種，
四諦及神足，
四緣無色住，
覺支諸地等，
乃至眾聖人，
苦法忍法智，
集智四亦然，
如是十六種，
學人數有十，
家家一往來，
中槃與生般，
上流於處處，
如是一切種，
修行觀行者，
菩薩增上修，
十一與十二，
此諸修定者，
所盡非是心，
未來心未至，
心緣不和合，
第四禪無心，
有因謂諸識，
妄想不覺知，
定者觀賴耶，
微妙無所有，
住密嚴佛刹，
密嚴諸智者，

解脫亦復然，
念處無礙解，
根力及神通，
有為無為法，
皆依識而有。
苦類忍類智，
滅道亦如是，
名之為現觀。
第八七返有，
一間而滅度，
有行及無行，
然後般涅槃。
諸智之品位，
下中上不同。
功德最殊勝，
及以於十六。
復漸滅於心，
亦非心共住。
未至故非有，
非此非彼生。
有因不能害，
意識及五種。
流轉如波浪，
離能所分別，
轉依而不壞，
顯現如月輪。
與佛常共俱，

恒遊定境中，	一味無差別。
難思觀行境，	定力之所生，
王應常修習，	相應微妙定。
欲界有六天，	梵摩復十二，
無色及無想，	一切諸地中，
若生密嚴國，	於彼為天主。
欲求密嚴土，	應修十種智，
法智及類智，	他心世俗智，
苦集滅道智，	盡智無生智。
仁主汝所生，	捨軍恒羅族，
月王與甘蔗，	種姓而平等，
雖於彼族中，	汝族最殊勝。
當求密嚴國，	勿懷疑退心，
如羊被牽拽，	喘懼而前却。
末那在身中，	似幻鹿而住，
亦如幻樹影，	河中之葦荻。
如王戲園苑，	運動身支分，
意及於意識，	心心法共俱，
此法無自性，	猶雲聚非實。
藏識一切種，	習氣所纏覆，
如彼摩尼珠，	隨緣現眾色。
雖住有情身，	如鵝王無垢，
是決定種性，	亦為大涅槃。
名從於相生，	相從因緣起，
以諸形相故，	而起於分別。
分別由二因，	外想心習氣，
第七末那識，	應知亦復然。

諸根意緣會，	發生於五識，
與心所相應，	住身如宮室。
王智常觀察，	一切諸世間，
從於如是因，	而生彼諸果，
真如非異此，	諸法互相生。
與理相應心，	明了能觀見，
此即是諸法，	究竟圓成性，
亦為妄所計，	一切法不生。
諸法性常空，	非無亦非有，
如幻亦如夢，	及乾闥婆城，
陽焰與毛輪，	煙雲等眾物，
種種諸形相，	名句及文身，
如是執著生，	成於遍計性。
根境意和合，	熏習成於種，
與心無別異，	諸識由此生，
資於互因力，	是謂依他起。
善證自覺智，	現於法樂住，
是即說圓成，	眾聖之境界，
佛及諸佛子，	證此名聖人。
若人證斯法，	即見於實際，
唱言我生盡，	梵行亦已立，
所作無不成，	不受於後有，
解脫一切苦，	斷滅於動搖。
熏習皆已焚，	劫盡猶不轉，
生法二無我，	照見悉皆空。
無始來積集，	種種諸戲論，
無邊眾過患，	一切皆已除。

譬如熱鐵團 tuán, 熱去鐵無損,
如是解脫者, 惑盡得清涼,
入於無漏界, 密嚴之妙國。
此土最微妙, 非餘者所及,
唯佛與菩薩, 清淨之所居,
三摩地現前, 以此而為食。
欲生斯刹者, 善習勝瑜伽,
復為諸有緣, 分別廣開示。
名本從相生, 相復從緣起,
從相生分別, 不契圓成性。
根境瓶衣等, 假法共和合,
分別從此生, 了知而別異。
若動若非動, 一切諸世間,
皆因癡暗生, 愚冥以為體。
短長等諸色, 音聲與香界,
甘苦堅滑等, 意識因所緣。
所有諸善惡, 有為無為法,
乃至於涅槃, 斯為智之境,
念念常遷轉, 皆因識以生。
末那緣藏識, 如磁石吸鐵,
如蛇有二頭, 各別為其業。
染意亦如是, 執取阿賴耶,
能為我事業, 增長於我所,
復與意識俱, 為因而轉謝。
於身生煖 nuǎn 觸, 運動作諸業,
飲食與衣裳, 隨物而受用。
騰躍或歌舞, 種種自嬉遊,

持諸有情身，
如火輪垂髮，
不了唯自心，
身相器世間，
無力不堅固，
分別無所依，
譬如鏡中像，
愚夫此迷惑，
仁主應當知，
於斯遠離處，
持進等菩薩，
尋聲與遍觀，
種種寶嚴飾，
於彼微妙境，
極樂妙喜刹，
一切諸世尊，
謂無有終始，
本昔佛所居，
豐樂非執受，
自利及利他，
不於欲界中，
要往密嚴土，
俱胝諸世尊，
先從於此國，
正定常相應，
遍於諸國土，
隨諸眾生類，

皆由意功力。
乾闥婆之城，
妄起諸分別。
如動鞦 qiū 鞦 qiān 勢，
分別亦復然，
但行於自境。
識種動而見，
非諸明智者。
此三皆識現，
是即圓成實。
及聖目乾連，
百千萬億刹，
綺麗無等雙，
密嚴最殊勝。
下方俱胝國，
皆讚如斯土，
威德化自然。
超出於三界，
寂靜自無為，
功業悉成滿。
成佛作佛事，
證於無上覺。
欲中施佛事，
化為無量億。
神通以遊戲，
如月無不見，
所應而化益。

十地花嚴等，大樹與神通，
勝鬘及餘經，皆從此經出，
如是密嚴經，一切經中勝，
仁主及諸王，宜應盡恭敬。
欲色無色界，無想等天宮，
如來迥已超，而依密嚴住。
此土諸宮殿，如蓮被眾飾，
是一切如來，淨智之妙相，
佛及諸菩薩，常在於其中。
世尊恒住禪，寂靜最無上，
依自難思定，現於眾妙色，
色相無有邊，非餘所能見。
極樂莊嚴國，世尊無量壽，
諸修觀行者，色相皆亦然。
或見天中天，赫奕含眾彩，
瞻蔔 bō 雌黃色，真金明月光，
孔雀頸如蓮，相思子之聚，
虹電珊瑚色，或現清羸身，
或著芻摩衣，或寢草茅等，
或處蓮華上，猶如千日光；
或見諸菩薩，頂飾盤龍髻，
金剛帝青寶，莊嚴為寶冠；
或見輪幢文，魚商佉等相，
或見光麗色，如蜺 ní 而挖 tuō 空；
或以須彌山，置之於掌內，
或持大海水，安於牛跡中；
或現作人王，冕服當軒宇，

輔佐皆恭敬，
或現密嚴場，
說於自證境，
或說得轉依，
自在三摩地，
或現境不染，
以智燒見薪，
譬如膏炷盡，
或示修諸度，
持戒苦行等，
極樂莊嚴國，
微妙金色身，
彼眾之境界，
若比於密嚴，
極樂界中人，
牟尼勝自在，
種種寶樹林，
金沙布其地，
淨妙之寶蓮，
如是殊勝境，
彼皆蓮華生，
善修三摩地，
專精迴向者，
眾相以莊嚴，
金剛藏說已，
或如於指節，
或細如毫端，
共宣於國化；
寂靜修定者，
光佛所知法；
心慧皆解脫，
如幻無礙身；
斷諸取著業，
不受於諸有。
燈滅而涅槃，
大會施無遮，
種種諸儀則。
人非胎藏生，
光明淨圓滿。
皆悉具瑜伽，
百分不及一。
自然隨念食，
定為甘露味，
遊憩於其下，
顯現殊勝刹，
開敷功德水，
不可得為喻。
恭敬無量壽，
愛樂佛功德，
悉皆生彼國，
皎鏡無塵垢。」
自現於己身，
或復如芥子，
百分之一分。

或現善逝身，
眾色及餘類，
各隨其所宜，
或說於菩薩，
五法三自性，
得於如幻定，
自在諸神通，
住於不退轉，
入於佛地中，
永離餘變易，
或說於菩薩，
猶夢像水月，
得首楞嚴定，
十無盡願圓，
據妙蓮華座，
無量諸佛子，
或說諸菩薩，
遍遊於十方，
是諸菩薩等，
出入常自在，
譬如天神仙，
依彼妙高住，
地行諸有情，
如是諸菩薩，
非修觀行人，
或說諸菩薩，
處處現受生，
聲聞與緣覺，
乃至種種形，
而說於諸法。
入諸地了知，
八識二無我，
隨意所成身，
十力四無畏，
得淨之所依，
無漏之蘊界，
寂然而常住。
善妙而遊履，
瑜祇所行道，
十種如幻身，
證成等正覺，
相好甚端嚴，
恭敬而圍繞。
願力現眾形，
歷事恒沙佛，
其身甚微妙，
不住有無中。
及諸健達縛，
或處於虛空，
對之而不見。
現形亦復然，
無能觀之者。
得於勝靜慮，
示入無餘界。

或說諸菩薩，
自在轉所依，
無量有情處，
身雖種種殊，
猶如於地水，
或說諸菩薩，
憐愍諸有情，
跼蹐受窮獨，
下賤與形殘，
如蜂處舶上，
沿泝而往來，
為說非我法，
令其知滅壞，
或說於諸佛，
明見眾有情，
為分別苦逼，
妄取種種相，
心恒被縲紲，
溺生死海中，
貧賤而孤露，
譬如大海中，
諸佛及菩薩，
普憐諸有情，
隨其若干類，
說施戒等門，
能以於定力，
不住真實際，
隨現差別身，
其心一平等，
亦如於日月。
常以大悲心，
輪迴處生死，
貧病眾苦煎，
安之不憂惱，
飄然大海中，
須臾數萬里，
生死速無常，
剎那暫不住。
及以諸菩薩，
醉在於渴愛，
於無於法中，
計著能所取，
不能得解脫，
馳蕩無休息，
往來無所依，
蛛蝥 máo 網難住。
如彼住船者，
運出生死難，
為現差別身，
種種諸勝行。

大乘密嚴經卷上

大乘密嚴經卷中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鑑

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入密嚴微妙身生品之餘

爾時大會中有普賢眾色大威德菩薩摩訶薩，與其同類持世菩薩摩訶薩、持進菩薩摩訶薩、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神通王菩薩摩訶薩、得大勢菩薩摩訶薩、解脫月菩薩摩訶薩、金剛臍菩薩摩訶薩、大樹緊那羅王菩薩摩訶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等，乃至摩尼大寶藏殿無量諸天。復有密嚴土中諸瑜祇眾，與彼無量俱胝佛剎來聽法者，聞說密嚴甚深功德，於法恭敬定得轉依，恒居此土不生餘處，咸共悲愍未來世中一切有情，普欲等慈為作饒益，各共瞻仰金剛藏菩薩摩訶薩，一心同聲以偈問曰：

「尊者具辯才，	唯願見開示，
世間諸色像，	其誰之所作？
為如工造瓶，	泥輪以埏 shān 埴 zhí？
為如奏樂者，	擊 jī 動所成音？
為如一物體，	有三種自性，
謂已成未成，	咸在於一物？
云何種種色，	一物而建立？
為兜率所作？	夜摩所作耶？
他化自在作？	大樹緊那羅？
善見天所作？	色究竟天耶？
螺髻梵王作？	無色天作耶？
一切天主作？	自然所作耶？
變化之所作？	諸佛所作耶？

為餘世界中，	佛子之所作？
是諸作眾色，	惑亂而建立，
所起於惑亂，	如鹿見陽焰。
譬如於瓶處，	為德之所依，
一切諸世間，	能住於處者，
非德者屬德，	非德依德者，
展轉和合故，	眾德所集成。
諸色唯惑亂，	為亦有住耶？
為梵王所作？	那羅延作耶？
雄猛及勝論、	數論自作耶？
勝性之所作？	自在自然耶？
時無明所生？	愛業所作耶？
天仙及世定，	皆悉懷疑惑。
為先無有體，	猶如於幻夢，
亦如熱時焰，	及乾闥婆城？
無始妄分別，	隨彼彼相續，
起能耶所耶，	如蛇有二頭，
亦如起屍 shī 行，	木人機所轉，
空中見垂髮，	及旋火輪耶？」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告普賢眾色大威德菩薩摩訶薩及餘大眾，而說偈言：

「世間眾色像，	不從作者生，
亦如劫比羅，	因陀羅等作，
亦非祠祭果，	亦非圍陀教，
彼有多因種，	修行常不住；
亦復非無有，	能持世間因，
謂第八丈夫，	是名為藏識。

由此成眾色，
如油遍在麻，
如無常遍色，
如香在沈麝，
遠離能所作，
亦離於一異，
非智所尋求，
定心解脫者，
若離阿賴耶，
譬如海波浪，
海靜波去來，
譬如修定者，
神通自在人，
觀行者能見，
如是流轉識，
佛及諸佛子，
藏識持於世，
如輪與車合，
陶師運輪杖，
藏識與諸界，
內外識世間，
譬如眾星象，
風力之所持，
如空中鳥跡，
若離於虛空，
藏識亦如是，
如海起波濤，

如轉輪眾瓶，
鹽 yán 中有鹹 xián 味，
丈夫識亦然，
及光居日月，
及以有無宗，
一切外道過，
不可得分別。
自覺之所證，
即無有餘識。
與海雖不異，
亦不可言一。
內定清淨心，
所有諸通慧，
非餘之所了。
依彼藏識住，
定者常觀見。
如以線貫珠，
業風之所轉。
器成隨所用，
共力無不成，
彌給悉周遍。
布列在虛空，
運行常不息。
求之莫能見，
飛翔不可得，
不離自他身。
如空含萬象，

丈夫識亦爾， 蘊藏諸習氣。
譬如水中月， 及以諸蓮華，
與水不相雜， 不為水所著。
藏識亦如是， 習氣莫能染，
如目有童子， 眼終不自見。
賴耶住於身， 攝藏諸種子，
遍持壽煖 nuǎn 識，如雲覆世間，
業用曾不停， 有情莫能見。
身者眾色成， 又能作諸色，
如陶師不依， 以泥成眾器。
世間妄分別， 見牛等有角，
不了角非有， 因言兔角無，
分析至極微， 求角無所有。
要待於有法， 而起於無見，
有法本自無， 無見何所待？
若有若無法， 展轉互相因，
有無二法中， 不應起分別，
若離於所覺， 能覺即不生。
譬如旋火輪， 翳幻乾城等，
皆因少所見， 而生是諸覺，
若離於所因， 此覺即無有。
名相互相繫， 習氣無有邊，
一切諸分別， 與意而俱起，
有情流轉故， 圓成則不證。
無始時積集， 沈迷諸妄境，
戲論而熏習， 生於種種心。
能取及所取， 有情心自性，

瓶衣等諸相，
一切唯有覺，
能覺所覺性，
愚夫不除斷，
賴耶及七識，
猶如海波浪，
洄復而騰轉，
識浪亦如是，
種種諸分別，
如地無分別，
藏識亦復然，
如人以己手，
亦如象以鼻，
復似諸嬰孩，
是知識分別，
是心之境界，
久修觀行者，
內外諸世間，
爾時金剛藏，
默然而止住，
微妙普遍定，
見無量佛子，
即從禪定起，
欲色與無色，
如是光明中，
悉見無量佛，
種種微妙色，
見實不可得。
所覺義皆無，
自然如是轉，
習氣心迷惑。
有時而頓生，
風緣之所動，
無有斷絕時。
境界風所擊 jī，
自內而執取。
庶物依以生，
眾境之依處。
還自捫其身，
取水自霑灑，
以口含其指，
現境還自緣。
普遍於三有，
而能善通達，
一切唯心現。」
說是妙法已，
思惟於法界，
則入諸佛境，
當修住密嚴。
放光而普照，
及無想天宮，
復現諸佛刹，
相好妙端嚴，
皆從佛身出。

隨其所愛樂，
皆使彼佛子，
欣然相顧視。
「密嚴妙無垢，
觀行者勝處，
我等聞名字，
各從其所住，
色盡螺髻梵，
希慕此密嚴，
同心而共聚，
「我等今云何，
天王若往彼，
爾時螺髻梵，
遽即與同行，
梵王先覺悟，
「彼勝觀行境，
欲色自在者，
非空處識處，
并餘外道宗，
云何作善巧，
或以天中天，
能令至亟行，
螺髻梵發聲，
見佛滿空界，
告彼梵王言：
如來密嚴刹，
非想尚難階，
世間作利益，
稱讚密嚴名，
復作如是說：
能除一切罪，
其土最殊妙。
心生大喜悅，
俱來詣密嚴。」
及與淨居天，
佛子所生處，
咸請梵王言：
得至密嚴土？
我等當營從。」
聞諸天眾言，
中路迷所適。
以慧審觀察：
何階而可至？
非彼所能詣，
及與非非想，
邪定者能往，
得至於密嚴？
威神力加護，
得會密嚴宮。」
即時盡歸命，
威光而熾然，
「汝當還本殿；
是觀行之境，
色者何能往？」

梵王從諸佛，
退還於本處，
時淨居諸天，
「螺髻梵天主，
當知密嚴土，
自非如幻定，
此會聞天眾，
生於奇特心，
「我等皆樂聞，
爾時金剛藏，
「如來所說法，
自覺之聖智，
非深觀行人，
時持進夜摩，
異口同音言：
神通與曼殊、
及餘修定者，
諸天持明仙，
同心而勸請：
如是勸請已，
梵王承佛力，
復白金剛藏，
「今此諸大會，
悉是尊弟子，
皆於尊者處，
我今猶未知，
憍臘與勝墮，
聞如是告已，
尋至梵天宮。
各各相共議：
威神不能往，
勝妙難思議，
誰能詣斯刹？」
稱讚功德聲，
乃白金剛藏：
唯垂演深法。」
即告大眾言：
誰能盡敷演？
境界不思議，
云何可開示？」
自在諸佛子，
「唯願速宣說。」
慈氏緊那王，
咸皆作是請。
空中奏眾樂，
「唯垂為宣說。」
各坐於勝座。
還來此會中，
作於如是問：
嚴飾未曾有，
聰慧無等倫，
渴仰而求法。
所問為何等？
及頂生輪王，

為是少年馬？
甘蔗種之子，
欲色無色中，
為是菩薩行，
乃至修羅明，
唯願如是事，
我等及天人，
爾時解脫月、
大勢觀自在、
寶髻與天冠、
及寶手大士，
皆從俱胝剎，
咸請金剛藏：
過去及未來，
仁於佛親受，
此眾皆樂聞，
定王金剛藏，
「如來所說法，
唯除佛菩薩，
我今至心禮，
摩尼寶藏殿，
我以敬心說，
能令紹佛種，
此非諸王論，
但示於密嚴，
正定者境界，
如來微妙智，

為是古仙傳？
千弓持國王，
人天等之法，
獨覺及聲聞？
星象等眾論，
次第而演說。
一心咸聽受。」
持世虛空藏、
總持自在王、
金剛手寂慧，
并諸最勝子，
來坐蓮花宮，
「唯願大慧說，
牟尼清淨智。
明了心不疑，
願尊時演說。」
普告大眾言：
非我具能演，
威神之所護。
自在清淨宮，
佛及諸佛子。
如來清淨智，
汝等應諦聽。
及輪王軌儀，
如來之種性，
諸佛之勝事。
離於能所覺，

是故非我力，能演此甚深；
但以佛威神，從佛而聽受。
此智甚微妙，是三摩地花，
佛在密巖中，正受而開演；
遠離諸言說，及以一切見，
若有若無等，如是四種邊，
是名最清淨，中道之妙理。
密巖諸定者，於此能觀察，
離著而轉依，速入如來地。」
時諸佛子眾，從尊聞是語，
頭面禮雙足，恭敬而白言：
「我等受樂法，如渴人思飲，
如遊蜂念蜜，瑜伽自在尊，
唯願正宣說，令諸菩薩眾，
於定得自在，智慧大威德；
及諸剎土王，深解觀行者，
咸欲聞如來，所說甚深法，
皆願聽尊者，微妙梵帝聲，
如來所悅可，深遠善巧聲，
演說殊勝義，悉令得明了。」
金剛藏告言：「如來所說義，
真實甚希有，離相難可見；
如空中無物，見影為希有，
如來所說義，希有亦復然。
空中風鳥跡，其形不可見，
牟尼演妙理，難見亦復然。
世間之事喻，智者能明了，

諸佛所宣說，
令我之所見，
此會有觀行，
通達真實義，
云何為是人，
然今所開演，
一切最勝子，
如來妙言說，
超越心境界，
猶如蜂採花，
是諸後至者，
勝牟尼亦然，
我則飲其餘，
天中天境界，
實非意測量，
示同人形色，
現於勝妙宮，
圓光及輪輻，
照曜 yào 於宮殿，
諸佛四時中，
而於一切處，
純善少減時，
隨彼之意樂，
業用無暫停，
此之清淨處，
濁亂少減時，
譬如淨滿月，
譬喻不能知，
如夢乾城等。
具大智慧者，
無不皆明了，
說佛難思境？
憑佛威神力，
至心應諦聽。
句義皆相應，
遠離於譬喻。
先者取精粹，
皆悉味其餘。
先得妙法味，
今為眾宣說。
增悅諸明智，
言象可能表。
相好以嚴身，
寶冠以為飾，
種種皆成就，
能除外道憍。
恒依密嚴住，
現生及涅槃。
惡生及濁亂，
利益諸有情，
常住密嚴刹，
瑜祇安樂宮。
顯示如來相，
影遍於眾水。

佛以一切身，
如來淨智境，
或現大自在，
或現迦毘羅，
或現圍陀者，
童天及尸棄，
或現緊那羅，
及諸國王等，
或作大醫王，
金剛等眾寶，
明珠與鉛錫，
隨彼諸有情，
由佛加持力，
天女及龍女，
欲界自在者，
超勝欲境界，
空處及識處，
非想非非想，
無想諸定者，
非安非清淨，
有身者所生，
密嚴微妙土，
解脫知見人，
具十種自在，
皆以成意身，
修行於十地，
一切相好花，
隨宜而應化，
觀行者皆見。
或現那羅延，
住空而說法；
常行及妙喜，
羅護都牟盧；
甘蔗月種姓，
一切所瞻奉；
示現於眾人，
銅鐵及諸礦 kuàng，
紅碧二頗梨，
愛樂而顯現，
令彼悉安樂。
乾闥婆之女，
不能動其心。
及勝色界色，
無所有之處，
於彼不迷惑，
未離於惑纏，
流轉於諸有，
非如密嚴國。
清淨福為嚴，
最勝之依處。
六通三摩地，
如佛於彼現。
檀等波羅蜜，
常以為嚴飾。

遠離於分別，亦非無覺了，
無有我意根，惠根常悅樂。
施等諸功德，淨業悉圓滿，
得佛勝所依，密嚴之淨國。
此土最微妙，不假日月明，
佛及諸菩薩，清淨光恒照。
密嚴中眾聖，其光逾聚日，
無有晝夜時，亦無老死患。
殊勝密嚴宮，諸天所希慕，
最上瑜伽者，地地而進修，
了知一切法，皆以心為性。
善說阿賴耶，三性法無我，
其身轉清淨，而生密嚴國。」

大乘密嚴經胎藏生品第三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
復告螺髻梵：「天主應當知，
一切有情身，九物以為性，
有為相遷動，能造所造俱，
精血共和合，增長於不淨，
為無量諸業，之所常覆纏，
如毒樹所生，扶疎而蓊鬱 yù，
貪瞋等煩惱，增長亦如是。
九月或十月，生於滿足時，
既從胎藏出，顛危受諸苦。
天主應當知，此諸有情類，

皆由業力故，
或自人中來，
非天與羅刹，
或以持明族，
或於瑜祇中，
輪王之貴族，
如是既生已，
隨親近宿習，
由斯業大故，
若有諸智者，
離文字分別，
得證真實理，
上上最清淨，
能遍俱胝刹，
天主如是生，
是名為丈夫，
亦名天中天，
天主應當知，
非從自性生，
以皆因相有，
亦離於分別，
能如斯觀者，
若諸修定人，
即便為聲色，
不能得堅固，
以斯邪定縛，
若有勝瑜祇，
驅馳運動生。
或以傍生趣，
龍及於諸鬼，
天趣之勝身，
退失三摩地，
而來生此中。
諸根遂增長，
復造于諸業，
輪迴諸趣中。
聞法得覺悟，
入三解脫門，
清淨之殊勝，
即往於密嚴，
隨宜而應現。
永脫諸險趣，
亦名為智者，
佛子眾圍繞。
胎藏身虛偽，
非從癡愛業；
了達滅無餘，
及以於文字，
即往密嚴場。
住定攀緣境，
誑惑生取著，
亦名散動心，
流轉生三界。
善住三摩地，

遠離能所取， 寂然心不生，
是名真實修， 無相觀行者，
欲生密嚴土， 常應如是觀。」

大乘密嚴經自作境界品第四

爾時金剛藏， 菩薩摩訶薩，
復告螺髻梵： 「天主應當知，
八種九種心， 常與無明轉，
能生諸世間， 皆心心法現。
由彼流轉故， 諸識與諸根，
無明所變異， 本心堅不動。
世間及根境， 皆從十二支，
能生及所生， 剎那而滅壞。
梵世至非想， 亦從於因緣，
唯有天中天， 能離作所作。
有情及無情， 動與不動法，
皆如於瓶等， 滅壞以為性。
天主應當知， 諸識甚微細，
遷流而速疾， 是佛之境界。
諸仙及外道， 假稱是牟尼，
以言互相縛， 而貪種種色，
於此生滅識， 悉皆不能知。
假使一千歲， 思惟四吠陀，
行施得梵天， 還當有退落。
或四月苦行， 祠祭所獲果，
或修異類壇， 事火所求福，

或修三趣法，
得果還有退，
三德果繫屬，
唯以智解脫，
定者證斯境，
是故大梵天，
密嚴中之人，
一切有情識，
諸業無染著，
如蓮不著水，
日月無雲翳，
速修是觀行，
沐之淨戒流，
由修勝戒智，
天主應當知，
眾法所合成，
眼色等因緣，
猶火因薪熾，
境轉隨妄心，
如乾城陽焰，
中無能造物，
復如乾城人，
眾生身亦爾，
亦如夢中見，
妄見蘊等法，
四大微塵眾，
世間可持物，

宰羊以祈禱，
梵王何不悟？
不堅如芭蕉，
得生密嚴土。
方能往彼宮，
應當善修習。
無生死眷屬，
不斷亦不壞，
亦無染熏習，
猶空不染塵，
瑜伽者亦爾。
如來所攝持，
飲以智慧液，
生死得解脫。
有情蘊處界，
悉皆無所有。
而得生於識，
識起亦復然。
猶鐵逐磁石，
愚渴之所取，
但隨心變異，
往來皆不實。
進止悉非真，
寤後即非有，
覺已本寂然。
離心無所得，
孰非四大成。

譬如風疾緣， 或現見諸境，
起屍 shī 無作者，世間法亦然。
汝等諸佛子， 應當善觀察，
世間諸動植， 猶如水聚沫，
瓶衣等妄想， 不實如陽焰，
苦樂等諸受， 方之水上泡，
眾行如芭蕉， 中無有堅實，
是識如幻事， 虛偽悉非真。
於彼三界中， 動與不動法，
皆同於夢境， 迷心之所現，
亦如幻化事， 及乾闥婆城，
但誑於愚夫， 初無有真實。
佛子覺此法， 其心無所畏，
慧火焚諸患， 即生密嚴國。
世間皆無相， 相為所繫縛，
無相為吉祥， 相及心境界，
心境界非真， 真為慧境界，
遠離於眾相， 慈悲之所行，
無相遍一切， 三界皆清淨。
色聲等眾相， 名為三界法，
一切諸根境， 有情之縛因，
由慧得解脫， 安樂而自在。」
時寶髻菩薩， 坐殊妙之座，
向於金剛藏， 而作如是言：
「遍諸俱胝剎， 尊者為上首，
成就最妙智， 了達所知法，
於無量悉檀， 皆已得明見。」

今在修行眾，
覺察有情身，
以妙音演暢，
應當為眾會，
似非似等因，
令此諸智者，
捨於諸蘊因，
蘊因法非法，
智則能脫苦，
有情心所起，
作意等眾緣，
迅疾其奔電，
無明及愛業，
諸法意先導，
法與意相應，
譬如摩尼寶，
如是之妙義，
如眾色摩尼，
仁者瑜祇中，
具足如來像，
佛子眾圍繞，
爾時金剛藏，
於法自在者，
「密嚴微妙土，
亦是大涅槃，
亦是妙智境，
修諸觀行者，
能淨於彼疑，
一切之本起，
窮劫不能盡。
說離諸逆順，
及以真實法，
心淨無有疑，
不久得解脫。
生此身後身，
受則為堅縛。
由色及以明，
馳散於諸境，
難可得覺知，
以之而濁亂。
意速意殊勝，
皆以意為性，
顯現於眾彩。
佛子何不說？
隨色而顯現。
照耀亦如是，
恒住自在宮，
隨宜應為說。」
菩薩摩訶薩，
復告大眾言：
是最勝寂靜，
解脫淨法界，
及以大神通，
所依之妙刹。

不斷亦不境，	常住無變易，
水亦不能濡，	風亦不能燥，
非如瓶等體，	勤勇成而壞，
非似不似因，	二種所成立。
立宗及諸分，	皆是不定法，
以宗及以因，	各執差別故。
密嚴微妙剎，	體是轉依識，
超於分別心，	非妄情境界。
如來密嚴剎，	無終亦無始，
非微塵自性，	非由於樂欲，
非大自在作，	非無明愛業，
但由無功用，	妙智之所生，
出欲色無色，	超無想暗網。
密嚴微妙土，	是阿若悉檀，
非諸因明者，	所量之境界，
非由於勝性，	自在與聲論，
及吠陀等宗，	之所能開顯，
乃至資糧位，	智慧不能了，
唯是於如來，	及十地智境。
仁者今諦聽，	愚夫迷世間，
為業及非業，	我今演此義，
令修勝定者，	獲得於安樂。
內外一切物，	所見唯自心，
有情心二性，	能取及所取。
心體有二門，	即心見眾物，
凡夫性迷惑，	於自不能了。
如瓶現色相，	無體唯自心，

羸定及諸仙，
捨於真實理，
是心有二性，
如目而有翳，
空中無毛輪，
但從病翳眼，
虛妄計著者，
廣現諸嚴飾，
一切諸有情，
內外種種事，
此密嚴妙定，
若有修行者，
或生欲自在，
乃至無相宮，
空識無所有，
種種諸宮殿，
不久得生彼，
眾佛子圍繞，
汝應修此定，
親屬常繫縛，
男女意惑亂，
如蟲生自泥，
九月或十月，
時至出胎已，
從此而長大，
我觀諸有情，
父母無有數，

於此義惑亂，
而行分別路。
如鏡像月影，
妄見於毛輪。
應無珠瓔珞，
若斯而顯現，
不覺恒執取，
種種梵等相。
及與瓶衣等，
皆悉從心起。
非餘之所有，
生於眾福地，
或於色界天，
色究竟天處，
非想非非想，
漸次除貪欲，
密嚴觀行宮，
自在而遊戲。
如何著親屬，
輪迴生死因。
精血共和合，
此中生亦爾，
彼體漸增長。
譬如蟲蠕動，
乃至心了知。
生生悉如此，
妻子亦復然，

於諸世間中，
譬如彼石女，
生已方歡樂，
悲哀不自勝；
不見有其子，
又夢遊山川，
一切諸境界，
彼此互相見，
運轉與屈伸，
及從於睡覺，
亦如多欲者，
顏貌甚端嚴，
種種恣歡樂，
一切諸世間，
王位及營從，
但誑於愚夫，
汝於三摩地，
無量諸聲聞，
住山間樹下，
摩羅耶乳海，
摩醯因陀羅，
或止圓生樹，
處須彌半腹，
絆住劍摩羅，
或食瞻部果，
具足諸神通，
過去未來世，
無處不周遍。
夢已忽生子，
尋又見其亡，
忽然從睡覺，
初生及後終。
城邑與園苑，
世間共受用，
馳驚 wù 而往來，
無量之境界；
一切皆非有。
夢見於女人，
服玩皆珍綺，
覺已悉皆無。
當知亦如是，
父母等宗姻，
體性皆非實。
何故不勤修？
獨覺及菩薩，
寂靜修禪處，
頻陀婆利師，
雞羅雪山等，
或住嬌微那，
或憩如意樹，
於中而宴默，
及飲甘露味，
而常修此觀。
坐於蓮華臺，

結加住等引，
善攝諸根故，
如以鉤制象，
世間若出世，
佛定淨無垢，
遍愛無色定，
見彼日月形，
如空火眾色，
拂除如是相，
則見俱胝剎，
同時共舒手，
即入於佛地，
既得種種身，
力通及自在，
如是等功德，
分析於諸色，
自性無所有，
無分無分別，
同於幻所作，
此中無業果，
無能作世間。
能作待於作，
此言成過患。
我者成諸境，
及有情世間，
諸趣各差別，
於事起諸根，

如是常觀察。
不散一切境，
住定亦復然。
一切諸餘定，
貪愛皆遣除。
無想等禪中，
蓮花與深險，
邪定非究竟。
得淨無分別，
諸佛住等引，
以水灌其頂，
示現眾色形。
則具薩婆若，
正定陀羅尼，
莫不皆成就。
乃至觀極微，
譬如於兔角，
蘊有蘊亦然，
一切皆如是。
亦無作業人，
設有作能作，
何名能作人？
說作者清淨，
地輪依水輪，
次第而安布。
彼此互往來，
而能取於境，

此等非由我，
展轉而變異，
如是生住滅，
定者常觀此，
無始來戲論，
種種之過咎，
諸根猶如幻，
能作所作業，
惡覺微劣者，
分別於能作，
或謂摩尼珠，
鳥獸色差別，
此等皆不同，
世間相差別，
非勝性微塵，
惡覺者妄計，
為業為非業，
如毒在於乳，
一切處分別，
是性亦不生，
惑者不能了，
世間唯積集，
汝等應勤修，
有情互來往，
在空無所依，
業性甚微隱，
修諸勝觀行，

皆是於分別，
同於乳酪酥，
計業與非業。
如乾城與夢，
熏習於有情，
而生分別業。
境界同於夢，
定者能遠離。
迷惑生妄計，
一切諸世間。
金銀等眾礦 kuàng，
刺端鈇 xiān 以利，
應知無作者。
皆從分別生，
無因自然等，
不知其體性。
如是起分別，
隨變與相應，
諸法亦如是。
是性亦不滅，
種種異分別。
定者乃能觀，
無思業非業。
如日月超迴，
隨風而運轉。
密嚴者能見，
不為甚所羈 jī，

如火燎長焚， 須臾作灰燼 jìn，
智火焚業薪， 當知亦如是。
又如燈破闇， 一念盡無餘，
諸業習暗冥， 無始之熏聚，
牟尼智燈起， 剎那頓皆滅。」

大乘密嚴經辯觀行品第五

爾時金剛藏， 菩薩摩訶薩，
復告於大眾： 「諸仁應諦聽，
譬如空閑地， 欲造立宮室，
匠人資土木， 然後方得成，
諦觀諸物中， 二皆無舍宅。
亦如於眾指， 和合以成拳，
離指而推求， 拳體不可得。
軍師及車乘， 城邑與園林，
雲物須山川， 瓶衣等諸相，
皆是假和合， 智者了如夢。
如是身舍宅， 諸界所集成，
蘊積猶崇山， 敝危如朽屋，
不生亦不滅， 非自亦非他，
如乾闥婆城， 如雲亦如影，
復如熱時焰， 亦如觀繪事，
相自於妄現， 性淨離有無。
亦如盲與跛， 相假而得行，
自性無能持， 凡愚身亦爾。
分析至極微， 空名無實物，

極微不可得，
瑜伽淨慧者，
便於色聲等，
一切意息已，
不愛於有情，
設有諸天仙，
而來供養者，
身雖住於此，
持明與梵天，
當生摩尼宮，
與諸明妃眾，
此之觀行法，
仁應速修習，
當生光明宮，
則斷貪欲分，
能詣大密嚴，
彼無死境界，
遠離於諸相，
為此微妙處，
是故修觀行，
既勝於貪恚，
勝定汝應修，
若執於境界，
猶如美女人，
多欲者見已，
迷惑生染覺，
行來及坐起，

諸法亦如是。
作是思惟時，
遠離於覺念，
泰然得解脫，
常樂於等持。
姝麗女人等，
如觀夢無染。
外道不能見，
亦不覩其頂。
自在而遊戲，
離欲常歡娛。
薩埵之境界，
發於勇猛心，
利益於三有，
及離瞋恚癡，
寂靜殊勝處。
亦非識所行，
非分別所得，
瑜伽者相應，
希求於彼土。
無我亦無人，
勿生於三毒，
則有二覺生。
曼臉 liǎn 而縝 zhěn 髮，
愛著而思惟，
專想無餘念，
飲食與眠睡，

彼女之容姿，
如此之惡慧，
溺在境淤泥，
或如諸世間，
於牛及山羊，
見彼有角故，
而於彪兔等，
若非見牛角，
世間亦復然，
後求體非實，
未捨分別來，
仁應審觀察，
皆如妄所得，
若諸修行者，
隨其所意樂，
昇空而往還，
或生日月殿，
四王忉利天，
化樂與他化，
色界梵眾身，
無煩及無熱，
阿迦尼吒宮，
空識無所有，
住彼漸除欲，
常遊微妙定，
譬如因破瓶，
壞性剎那現，
常現於心想。
皆由妄境生，
是故不應著。
邪慧妄分別，
設婆與麋鹿，
執之以為實，
便生無角解。
於兔寧執無？
妄見有所得，
便言法定無，
常生是邪覺。
心行諸境界，
角與無角等。
能作如是觀，
或作轉輪王，
具有大威力；
及諸星宿宮，
焰摩及兜率，
摩尼寶殿中；
并十梵天處，
善見與善現，
自在而遊戲；
非想非非想，
乃至諸佛刹，
解脫之境界。
而乃成於瓦，
於常見無常；

種子生於芽， 芽生種已壞。
又如彼陶匠， 以泥而作瓶，
泥若是奢摩， 瓶亦如其色；
或時彼匠者， 兼用雜色泥，
比至燒已成， 各隨其泥色。
從箭竹生葱， 從角生於蒜 suàn，
穢蠅 yíng 與敗蜜，各得生於蟲。
當知世間果， 似因不似因，
皆因變壞故， 乃得生於果，
眾塵成所作， 體性不變壞，
皆是世愚夫， 而生妄分別。
能作我內我， 勝我不可得，
亦無於意我， 亦無積集因，
及以親生因， 不從識緣有。
智者之境界， 善巧力所生，
拔除煩惱刺， 降魔并眷屬，
世間貪愛盡， 如蜜能消瘦。
諸仙由有貪， 流轉生諸趣，
多時所熏習， 譬如瞋恚蛇。
煩惱火燒然， 流轉險惡趣，
離貪即解脫， 常勤修觀行。」

大乘密嚴經趣入阿賴耶品第六

爾時金剛藏， 菩薩摩訶薩，
復告諸大眾： 「仁等應當知，
我昔蒙佛力， 加持得妙定，

明見俱胝剎，
諸佛與佛子，
於中唯密嚴，
諸佛坐蓮花，
我等從定起，
自見住密嚴，
復見解脫藏，
身量如指節，
如空淨滿月，
我即心自念：
即便見己身，
亦於中普見，
蓮花藏佛子，
亦皆如是見，
天中天作已，
大眾悉如故，
瑜祇種種色，
諸仁應當知，
從彼歡喜地，
發光及焰慧，
遠行及不動，
獲得陀羅尼，
首楞嚴等定，
細性與輕性，
尊貴欲壽等，
如應而顯現，
名稱妙光明，
修行世定者。
清淨所住處，
安樂最第一。
有如殊妙殿，
一心以瞻仰，
佛子眾圍繞。
住在於宮中，
色相甚明朗，
如阿恒思花。
『是誰難思事？』
在於彼腹內，
一切諸世間。
以佛神力故，
咸歎不思議。
即攝威神力，
希有妙難思，
是佛之境界。
佛昔為菩薩，
得至於離垢，
難勝與現前，
善慧法雲地，
生無盡句義，
及以意成身，
大性及意樂，
獲斯八自在，
遊戲於密嚴。
功德皆成就，

轉復得清淨，	現成等正覺。
化為佛菩薩，	種種妙色像，
自然遍一切，	而轉妙法輪，
速令諸眾生，	以智斷諸惑，
利樂諸趣已，	還住密嚴中。
或有諸大士，	見佛現身色，
莊嚴吉祥相，	光明自然發，
熾盛如火聚，	住於蓮花宮，
與諸觀行人，	嬉遊安樂定，
三摩地自在，	處所最殊勝。
或見於大樹，	緊那羅王身，
現於百千億，	種種之變化，
光明皎如月，	遍照諸國王。
或見兜率天，	無量諸佛子，
身如帝青色，	功德相莊嚴，
首飾摩尼冠，	坐於殊勝殿，
光明普照耀，	一切智通達。
或見於普賢，	具有大威力，
得於一切智，	四無礙辯才，
身相現光明，	獨勝無倫匹，
住於滿月殿，	密嚴之定海，
遍現眾色像，	賢聖所稱歎。
無量諸天眾，	及乾闥婆等，
明仙及國王，	眷屬眾圍繞。
或見最勝子，	并諸觀行師，
寂靜而住禪，	儼如在睡眠，
遠離於沈怠，	順行諸佛教，

勤苦而清羸，
六欲及梵天，
於中而現化，
神通調御者，
或見為導師，
出家修靜慮，
佛智不思議，
得自在無畏，
仁者應當知，
智慧最無比，
如釋迦已獲，
汝等咸當得，
信即為佛體，
或為彼天主，
乃至生梵宮，
轉生蓮花藏，
蓮花而化生，
由此降魔眾，
志意無怯弱，
紹繼於佛事，
若欲得作佛，
種姓既淨已，
瑜祇轉覺悟，
一切修行者，
譬如彼大地，
如於妙行者，
覺者亦如是，
示同於外道。
有頂至贍部，
多種之光明，
赫奕而熾盛。
降胎并誕育，
乃至般涅槃。
一切皆圓滿，
人天等歸依。
諸佛之體性，
唯佛所能知。
人中勝師子，
生信勿懷疑，
必當得解脫。
及以諸粟散，
而作轉輪王，
在彼佛會中，
獲大精進力。
及欲熏習因，
證成一道法，
得王諸國土。
當淨佛性道，
諸佛即授記，
不久當成佛，
而為作依怙。
亦為眾所依，
能療一切病，
能除虛妄疾。

得無分別心，
內外之境界，
能遠離於我，
無能害所害，
一切悉皆是，
皆依阿賴耶，
如珠合日光，
此火非珠出，
心意識亦爾，
能生於諸心，
此性非陽焰，
非同如是等，
非同龜 guī 鼃 wā 毛，及與於兔角。
又如雷電合，
此火為從水，
竟無有定知，
如火為從水，
欲等諸心法，
和合無定性，
心境不思議，
有情之藏護，
如涅槃虛空，
遠離於三世，
如月有虧盈，
循環體是一，
愚夫所分別，
往來於四洲，
支解不傾動，
了達皆唯識，
亦離於我所。
及以於害具，
意識之境界，
如是妄分別。
相感而生火，
亦非從日生。
根境意和合，
如海起波浪。
亦非於夢幻，
迷惑之所取，
震發而生火，
為從雷電生，
此火從生處。
造作於瓶等，
與心而共生，
當知亦如是。
密嚴者知見，
無始妙俱生，
擇滅無為性，
清淨常圓滿。
顯現諸國土，
其性無增減；
見月有增減，
而實無盈缺。

如是之藏識，
其體無增減，
愚夫妄分別，
計著有增減，
若有於此識，
即便得無漏，
如是差別法，
藏識亦如是，
熏習以相應，
猶如河中木，
而木與於流，
藏識亦如是，
而恒性清淨，
清淨與雜染，
聖者現法樂，
人天等諸趣，
如是染淨法，
由彼悟成佛，
一切諸眾生，
自在諸功德，
乃至險惡處，
賴耶恒住中，
悉是諸有情，
以諸業習氣，
亦復而增長，
由是之愚夫，
能作所依我，

普現有情界，
圓潔常光明；
恒於賴耶識，
應知亦如是。
能正而了知，
轉依位差別，
得者甚為難。
與七識俱轉，
體性而無染。
隨水以漂流，
體相各差別。
諸識習氣俱，
不為其所業。
皆依阿賴耶，
等引之境界，
一切佛刹土，
如來藏為因，
為諸乘種性。
有具於威力，
殊勝諸吉祥，
上中下差別，
遍為作依止。
無始時來果，
而能自增長，
所餘之七識。
執以為內我，
輪迴於生死。

意識在身中，
業風所吹動，
常與七識俱，
微塵與勝性，
悉是淨賴耶，
賴耶由業力，
成就諸世間，
愚夫恒不了，
此識之體相，
未見於真實，
常於根境意，
金剛藏復言：
如是賴耶體，
眾身之所依，
具足三十二，
遍於三界中，
猶如淨空月，
藏識與諸識，
亦如欲天主，
顯於寶宮殿，
如江海諸神，
藏識處於世，
如龍依水天，
如樹王依地，
如日在宮殿，
諸天皆敬禮，
十種諸地中，

迅疾如風轉，
遍住於諸根，
流轉如波浪。
自在及時方，
於中妄分別。
及愛以為因，
種種之品類；
執之為作者。
微細甚難知，
心迷不能覺，
而生於愛著。」
「無畏諸佛子！
云何不見聞，
性淨恒無染，
佛相及輪王，
而現種種色。
眾星所環繞，
住身亦如是。
天女眾圍繞，
藏識亦如是。
水中而自在，
當知亦如是。
如百川歸海，
現心亦如是。
旋繞妙高山，
佛地心亦爾。
修行一切行，

在於菩薩身，	顯現於大海，
遍利與安樂，	如來常稱讚，
地地皆清淨，	故號為佛子。
在於菩薩身，	是即名菩薩，
佛與諸菩薩，	皆是賴耶名。
佛及最勝子，	已授當授記，
廣大阿賴耶，	當成等正覺。
即此賴耶體，	密嚴者能見，
由最勝瑜伽，	妙定相應故。
諸佛與緣覺，	聲聞及外道，
證理無畏人，	所觀皆此識。
種種諸識境，	皆從心所變，
瓶衣等眾物，	如是性皆無，
悉依阿賴耶，	所見皆迷惑，
謂以諸熏習，	妄生能所取。
體非如幻化，	非陽焰毛輪，
非生非不生，	空性空遠離，
有無皆無性，	長短等亦然。
智者觀幻事，	此皆唯幻術，
未曾有一物，	與幻而同起。
有情所分別，	如幻而可見，
陽焰毛輪相，	二俱不可得，
離一亦無二，	無過世當世。
此皆識變異，	無幻無幻名，
諸性無所得，	是幻幻所作。
世間有迷惑，	其心不自在，
妄說有能幻，	幻成種種物，

動搖及往來，
如鐵因磁石，
藏識亦如是，
一切諸世間，
如日摩尼寶，
此識遍諸處，
不死亦不生，
如夢見生死，
佛子若轉依，
此即是諸佛，
審量一切法，
照曜如明燈，
正道之標相，
修習勝定者，
令離諸雜染，
雖見皆非實，
所向而轉移。
隨於分別種，
無處不周遍。
無思及分別，
見之謂流轉。
本非流轉法，
覺悟即解脫。
即名解脫者，
最勝之教理。
如稱如明鏡，
試驗如金石，
遠離於斷滅。
皆由清淨因，
轉依而顯現。」

大乘密嚴經卷中

大乘密嚴經卷下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鑒

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我識境界品第七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遍觀十方，從髻珠中出大光明，照諸世界及他化自在天宮，并密嚴中諸佛子眾。放斯光已，即告一切佛法如實見菩薩言：「仁主！雪山之中有一惡獸名為能害，百千變詐以取諸獸，應可食者殺而食之；若見壯獸名能之者，即須便為呼子之聲害而食之；若時或見有角之獸，便現有角與其相似而往親附，無令所畏殺而食之；見牛羊等種種諸獸，悉同彼形而肆其害。仁主！如彼能害現種種形以殺諸獸，一切外道亦復如是，於阿賴耶所生我見執著我相，猶如惡獸變種種形，亦如彼彼自類計我各各差別，乃至極小猶如微塵。

「仁主！是諸我執依何而住？不住於餘，但自住識。計我之人言：『我與意根境和合而有識生，本無有我。』如花與衣合即有香氣，若未和合衣即無香。是故當知但唯有識心及心法，若離於識心心所法則無有我。如器中菓、如燈照瓶、如伊尸迦文闍之草而可得者，但以因緣心心法生。此中無我亦無有生，微妙一相本來寂靜。此是覺悟勝觀行者自證境界。如彼惡獸多所傷殺，然諸外道亦復如是，養育增長世間惡見，無知法智而強分別執有執無、若一若多、我我所論。所以者何？由不覺悟唯識性故。思渴邪慧往來馳騖^{wù}生死輪轉，遠離諸佛菩薩善友，違背解脫動搖正慧，不能修治八支聖道，於彼三乘乃至一乘都無所證。由起執著不見聖諦，於密嚴名號尚不得聞，何況其土而能得入？

「仁主！諸深定者咸於此識淨除我見。汝及諸菩薩摩訶薩亦

應如是，既自勤修復為人說，令其速入密嚴佛土。」

大乘密嚴經阿賴耶即密嚴品第八

爾時金剛藏， 為明此藏識，
即密嚴之義， 告如實見言：
「如磁石吸鐵， 常能自轉動；
如蘊車性定， 轉動由習氣；
草木土竹等， 及繩以成舍，
和合而可見， 身蘊亦如是。
起屍 shī 磁石鐵，轉動如有情，
一切皆亦然， 如是蘊無我。」
時寶手菩薩， 白眾色王言：
「王今應請問， 金剛藏定者，
一切諸世間， 所有於眾汝，
無覺離於覺， 遠離諸言詮，
相應不相應， 二種之名字，
彼世間所有， 自性云何住？
此會諸佛子， 專心咸願聞。」
眾色最勝王， 即隨義而問：
「名相等境界， 一切世間法，
為唯是分別？ 為離分別有？
如其所立名， 是名依何住？」
金剛藏聞已， 即告色王言：
「一切唯有名， 亦唯想安立，
從能詮異故， 所詮不可得。
四蘊唯名字， 是故說為名，

如名摩納婆，	但名無有體。
諸佛及佛子，	說名唯在相，
離相而有名，	不可得分別。
是故依諸相，	分別有諸名，
如匿兔未勿，	假名不可得。
於相無所有，	愚夫妄分別，
世間亦如是，	離相無有名。
瓶衣車乘等，	名言所分別，
名相雖可說，	體性無所有。
世間眾色法，	但相無有餘，
唯依相立名，	是名無實事。
王應觀世法，	離名無所有，
但以分別心，	而生於取著。
若離於分別，	取著即不生，
無生即轉依，	證於無盡法。
是故大王等，	常應觀想事，
但是分別心，	離此即無有。
形相體增長，	散壞資與身，
如是等眾名，	皆唯色之想。
想名及分別，	體性本無異，
隨於世俗儀，	建立名不同。
若捨離名字，	而求於物體，
過去及未來，	此皆不可得。
但諸識轉變，	無有所知法，
所知唯是名，	世間悉如是。
以名分別法，	法不稱於名，
諸法性如是，	不住於分別。

以法唯名故，	相即無有體，
相無名亦無，	何處有分別？
若得無分別，	身心恒寂靜，
如木火燒已，	畢竟不復生。
譬如人負擔，	是人名負者，
隨其擔有殊，	擔者相差別。
名如所擔物，	分別名擔者，
以名種種故，	分別各不同。
如見杌 wù 為人，	見人以為杌，
人杌二分別，	但有於名字。
諸大和合中，	分別以為色，
若離於諸大，	體終不可得。
如德依瓶處，	瓶依名亦然，
捨者而取瓶，	瓶終不可得。
瓶不住瓶體，	名豈住於名，
二合分別生，	名量亦非有，
住於如是定，	其心不動搖。
譬如金石等，	本來無水相，
與火共和合，	若水而流動。
藏識亦如是，	體非流轉法，
諸識共相應，	與法同流轉。
如鐵因磁石，	周迴而轉移，
二俱無有思，	狀若有思覺。
賴耶與七識，	當知亦復然，
習氣繩所牽，	無人而若有，
遍滿有情身，	周流於險趣，
如鐵與磁石，	展轉不相知。

或離於險趣，
神通自在力，
乃至陀羅尼，
讚佛實功德，
或現無量身，
肩頭口及舌，
往詣十方國，
雨花及衣服，
種種寶莊嚴，
供養薩婆若，
或作寶宮殿，
化現諸天女，
妓樂眾妙音，
或與佛菩薩，
一切諸魔怨，
得自覺聖智，
已轉於所依，
五法三自性，
能成就諸明，
或現身廣大，
種種諸色身，
或身納諸剎，
大海為牛跡，
其中諸有情，
平等施資用，
如水與火風，
普能作饒益，
而得住於地，
如幻首楞嚴，
莫不皆成滿，
以之為供養。
一身無量手，
展轉皆無量，
供養諸如來，
頭冠與瓔珞，
積如須彌等，
佛及諸佛子。
如雲備眾彩，
遊處於其中，
供養於諸佛。
遊止常共俱，
自在而降伏，
正定以莊嚴。
即見法無我，
及與八種識，
住定常供養。
或現如微塵，
供養於諸佛。
剎入芥子中，
牛跡或為海，
無有所逼惱。
如地及日月，
如寶洲妙藥，
長養諸有情。

諸法不生滅，
不一亦不異，
妄立種種名，
諸法猶如幻，
陽焰水中月，
此中妄所取，
由彼彼名詮，
於彼不可得，
一切世間法，
若離於能詮，
如是遍計性，
眼色等為緣，
聲依桴鼓發，
宮殿與瓶衣，
有情及諸法，
若法是無漏，
自覺聖智境，
諸法相差別，
若離自性門，
如眾物和合，
眾色雖不同，
世事悉如是，
妄情之所執，
譬如摩尼寶，
世間亦復然，
體用無所在，
如乾闥婆城，

不斷亦不常，
不來亦不去，
是為遍計性。
如夢與乾城，
火輪雲雷等，
是為遍計性。
以名彼彼法，
是為遍計性。
不離於名色，
所詮不可得，
我說為世間。
因三和合起，
芽從地種生，
無依眾緣起，
此悉依他性。
其義不可捨，
此性名具實。
已說其自性，
諸法不明了。
現作幻化形，
性皆無決定。
種種皆非實，
遍計無有餘。
隨色而像現，
但隨分別有，
是為遍計性。
非城而見似，

亦非無有因，	而能如是見，
世間種種物，	應知亦復然。
日月等宮殿，	諸山及寶山，
煙雲相擊 jī 觸，	未嘗有雜亂，
無共無自性，	體性皆非有，
但是所分別，	遍計之自性。
諸物非因生，	亦非無有因，
若有若非有，	此皆情所執。
名依於相起，	二從分別生，
正智及如如，	遠離於分別，
心如相顯現，	相為意所依，
意與五心生，	猶如海波浪，
習氣無有始，	境界亦復然，
心因習氣生，	境令心惑亂。
依止賴耶識，	一切諸種子，
心如境界現，	是說為世間，
七識阿賴耶，	展轉互相生，
如是八種識，	不常亦不斷，
一切諸世間，	似有而安布。
有計諸眾生，	我等三和合，
發生種種識，	了別於諸境。
或有妄計言，	作者業因故，
生於梵天等，	內外諸世間。
世間非作者，	業及微塵作，
但是阿賴耶，	變現似於境。
藏識非緣作，	藏亦不非緣，
諸識雖流轉，	無有三和合。

賴耶體常住，
如輪與水精，
從此生習氣，
復增長餘載，
如是生死轉，
譬如火燒木，
此木既已燒，
依止賴耶識，
漸除諸有漏，
此是現法樂，
眾聖由是生，
譬如微妙金，
智者巧陶鍊，
藏識亦如是，
三摩地淨除，
如酪未攢搖，
是故諸智者，
藏識亦復然，
密嚴諸定者，
密嚴是大明，
佛子勤修習，
色及無色界，
於彼常勤修，
此中諸佛子，
修行得正定，
諸佛與灌頂，
如來所證法，
眾識與之俱，
亦如星共月，
新新自增長，
餘識亦復然，
悟者心無轉。
漸次而轉移，
復更燒餘木，
無漏心亦然。
永息輪迴法，
成就三摩地，
從剎至於剎。
在礦 kuàng 不能見，
其金乃明顯。
習氣之所纏，
覺者常明見。
酥終不可得，
攢酪而得酥。
諸識所纏覆，
勤觀乃能得。
妙智之殊稱，
生於此剎中，
空識非非想，
而來生是處。
威光猶日月，
演說相應道，
咸皆授其位，
隨見而轉依。

雖處密嚴場，
隨彼愛樂法，
是時金剛藏，
「賴耶無始來，
諸業所繫縛，
亦如於大海，
恒生亦恒滅，
由不悟自心，
若了於自心，
通達於無漏，
藏識變眾境，
意執我我所，
諸識類差別，
積集業為心，
了別名為識，
如翳見毛輪，
於似色心中，
譬如摩尼珠，
隨其所應現，
阿賴耶亦爾，
和合於習氣，
與無漏相應，
譬如乳變異，
藏識亦如是，
如翳見毛輪，
以惡習氣翳，
於諸非色處，

應物而變化，
住空而演說。」
復告大眾言：
為戲論薰習，
輪轉無有窮；
因風起波浪，
不斷亦不常，
隨識境界現。
如火焚薪盡，
則名為聖人。
彌綸於世間，
思量恒流轉。
各各了自境，
遍積集名意，
五識取現境。
隨見而迷惑，
非色計於色。
日月光所照，
各雨自類物。
如來清淨藏，
變現周世間，
雨諸功德法。
成酪至酪漿，
變似於眾色。
有情亦復爾，
住藏識眼中，
此所見諸色，

猶如於陽焰，
習賴耶所現，
而生似色識，
飄動猶熱焰，
與色習相應，
愚夫妄分別，
坐臥及狂走，
皆是賴耶識。
舒光照於地，
渴獸望之走。
體性實非色，
惡覺妄生者，
迅速而轉移，
似情識而動。
為生死所攝，
非我而似我。
無思隨水流，
依身而運動。

「譬如二象鬪，
賴耶亦如是，
譬如淨蓮華，
人天皆受用，
如是賴耶識，
轉依得清淨，
譬如殊勝寶，
若用飾冕旒，
如是賴耶識，

遠離於有無。
仁者依眼色，
如幻住眼中，
色皆是藏識，
變似體非有。
諸惛醉放逸，
頓起諸事業，
猶如盛赫日，
蒸氣如水流，
賴耶亦復爾，
而似於色現。
如磁石吸鐵，
雖無於情識，
如是賴耶識，
往來於諸趣，
如海中漂物，
賴耶無分別，

被傷者永退，
斷染無流轉。
離泥而皎潔，
莫不咸珍敬。
出於習氣泥，
佛菩薩所重。
野人所輕賤，
則為王頂戴。
是清淨佛性，

凡位恒雜染，	佛果常寶持。
如美玉在水，	苔衣所纏覆，
賴耶處生死，	習氣縈不現。
於此賴耶識，	有二取相生，
如蛇有二頭，	隨樂而同往。
賴耶亦如是，	與諸色相具，
一切諸世間，	取之以為色。
惡覺者迷惑，	計為我我所，
若有若非有，	自在作世間。
賴耶雖變現，	體性恒甚深，
於諸無知人，	悉不能覺了。
譬如於幻師，	幻作種種獸，
或行而或走，	似有情非實。
賴耶亦如是，	幻作於世間，
一切諸有情，	體性無真實。
凡愚不能了，	妄生於取著，
起微塵勝性，	有無異分別，
及與於梵天，	丈夫等諸見。
分別皆是意，	分別於世間，
此之分別見，	本來無有實。
譬如畫中質，	亦如虹霓像，
及以雲中物，	翳眼見毛輪，
女人窺鏡容，	如夢觀眾色，
如帝弓谷響，	樹影與乾城，
熱時陽焰水，	池中明月像，
如是諸計度，	於賴耶妄取。
觀察是等時，	諦了唯藏識，

即達世間相，
是諸分別見，
賴耶是意等，
常為於分別，
若離於分別，
常恒而不變，
若於阿賴耶，
則生無漏法，
及以四無畏，
自在與神通，
起十究竟願，
永轉於所依，
體同虛空性，
如來悉明見，
有情復不生，
此剎及餘剎，
諸佛出於世，
法性本常住，
又若解脫者，
即壞於如來，
三世諸佛境，
又若般涅槃，
是誰離於苦，
降魔伏邪見？
是故應當知，
若證於解脫，
永離於取蘊，

所依一切法，
即皆而轉滅。
諸法習氣依，
心之所擾濁。
即成無漏道，
猶若於虛空。
獲得三摩地，
如意定解脫，
十力并善巧，
如是諸功德，
意成微妙身，
識界常安住，
不壞亦不盡。
世間無增減，
涅槃者非滅，
同於一法性。
或不出於世，
不常亦不斷。
而有情界滅，
一切之智性，
不得於平等。
有情界滅者，
得有餘無餘，
皆應是妄說。
諸勝觀行者，
其身則常住，
滅除諸習氣。

譬如以熱鐵，投之於冷水，
熱勢雖已除，其鐵體無壞。
諸仁應當知，阿賴耶如海，
常為於戲論，龐重風所擊 jī，
五法三自性，諸識浪相續，
所有於境界，其相而飄動，
於無義處中，似義實無體。
若悟則皆空，轉依恒無盡，
住密嚴如月，影現於十方。
應知賴耶識，行於蘊稠林，
末那為先導，意識能決了，
色等一切境，及以五識身，
與根境和合，了於現境界。
自境之所取，皆是阿賴耶，
藏識與壽煖 nuǎn，及觸和合性。
末那依此識，識復住於意，
所餘五種識，亦住於自根。
心意及諸識，而安住於蘊，
為業習繫縛，流轉無有窮。
如是所有業，皆由於貪愛，
既以業受身，復以身造業。
捨於此身已，更受於餘身，
前後以依因，徐行如水蛭。
心及諸心所，相續生諸趣，
更展轉積集，住諸蘊稠林。
壽煖及與識，若捨離於身，
身則無覺知，猶如於木石。

藏識是為心，
能取諸境界，
採集業為心，
意識能遍了，
心能持於身，
意識能遍了，
藏識以為因，
意意識所緣，
五識復更待，
同時自根事，
是身如起屍 shī，
隨行因緣轉，
為受之所牽，
意等諸轉識，
五識復更依，
如是一切時，
賴耶為於愛，
既自增長已，
展轉不斷絕，
以有諸識故，
於是諸趣中，
識與世間法，
譬如河水流，
亦如芽與種，
各各相差別，
行識亦如是，
而復更和合，
執我名為意，
以是說為識，
意為遍採集，
五識現分別。
末那著諸趣，
五識緣自境，
從是生餘識。
無間而流轉，
增上緣而生，
是為增上故。
亦如熱時焰，
非妄亦非實，
性空無有我。
與心而共生，
意識而因起，
大地而俱轉。
所熏而增長，
復增於餘識，
猶如於井輪。
眾趣而生起，
識復得增長，
更互以為因。
前後而不斷，
相續而轉生，
分明而顯現。
既三和合已，
差別相而生，

如是而流轉，
內外一切法，
愚不了唯心，
時眾色王等，
而作如是言：
善入於密嚴，
佛及諸佛子，
無比甚奇特，
金剛藏無畏，
尊處摩尼宮，
最勝子圍繞，
願為諸佛子，
此是月幢佛，
彼眾當來此，
此月幢如來，
於欲界宮殿，
與佛子圍繞，
所說勝理趣，
彼諸瑜伽者，
得自覺聖智，
怖於尼夜摩，
不住於實際，
而皆各念言：
觀行之上首？
此眾咸一心，
「何者是於定？
復於何所定？
常無有斷絕。
皆因此而起，
汝等勤觀察。」
復向金剛藏，
「金剛藏無畏，
能演一切法，
正定而思惟，
顯明於法相，
垂見為宣說。
居師子勝座，
往於密嚴定，
說瑜伽勝法。
為眾所開演，
願說而無倦。」
亦現多神變，
及於色界中，
諸天皆侍衛，
密嚴無畏法。
聞說如是已，
內證之境界，
及正位之樂，
定中互觀察，
「誰已證實相，
願得見斯人。」
復更重思惟：
云何為非定？
又復以何法，

為定所待緣？
復於何所定？」
見密嚴土中，
菩薩眾之王，
具三十二相，
而作於嚴飾。
悉皆從定起，
從無量佛土，
同共以一心，
大力瑜伽尊。
得法樂而請。
金剛藏見已，
發於和雅音，
「汝等諸佛子，
瑜祇定境界，
非分別所知，
遠離欲不善，
有尋伺喜樂，
如是漸次第，
著我諸外道，
聲聞辟支佛，
各知於世間，
蘊處如空聚，
無思無動作，
如機關起屍 shī，
外道修是定，
此人迷法相，

彼諸佛子等，
以三摩地力，
清淨最勝子，
首戴於寶冠，
及以隨形好，
彼諸佛子等，
挂微妙寶瓔，
而來於此會，
瞻仰金剛藏，
彼等皆思惟，

周顧於四方，
微笑而告曰：
一心咸諦聽，
甚深不思議，
定及緣亦爾。
及以諸散動，
寂靜入初禪，
四八至於十。
常修習此定，
亦復皆如是。
諸法之自相，
一切皆無我。
但三和合生，
本無能作者。
起於空性見，
壞於一切法。

若修佛妙定，
即發勝福聚，
一切皆唯心，
無界亦無蘊，
分析至微塵，
愚夫妄分別，
不知其性者，
妙色及惡色，
如空中虹霓，
思惟如骨瑣，
及遍處想觀，
身有色無色，
若於緣一心，
如其所分別，
非定非定者，
定者在定中，
法及諸法相，
獲於勝定者，
破諸修定人，
若人生劣慧，
自謂誠諦言，
計著諸法相，
無能相所相，
甜味能除熱，
辛味除於冷，
黃痰變異故，
或時但因風，
善知蘊無我，
滅除諸惡見。
無能相所相，
一切皆無相，
此皆無所住。
彼地水等性，
取於如是相，
似色餘亦然。
雲霞等眾彩，
遍滿於世間。
觀於諸大等，
定者常諦思。
即緣說清淨，
即彼成所緣，
妄計以為定。
了世皆藏識，
一切皆除遣。
善說於諸定，
妄智所知法。
取法及於我，
善巧說諸法，
自壞亦壞他，
妄生差別見，
苦酸鹹 xián 上淡，
鹹能已風疾，
共生於瘡 nūè 病，
或因三和合。

疾既有差別，
石蜜等六分，
能除有情身，
若法有自性，
藥無除病能，
云何世咸見，
定者了世間，
變異而相續，
無能相所相，
亦無支分德，
世間無能作，
無塵積世間，
無初最微細，
乃至三指量，
求那各差別，
非勝性作世，
亦非愛樂性，
亦非無有因，
由斯業習氣，
依心及眼根，
意及於意識，
普現於世間，
若能入唯識，
若說於空性，
瓶等本無境，
非瓶似瓶現，
世間所有色，

古仙設眾方，
沙糖及諸味，
種種諸瘡病。
及以諸相者，
病者不應差。
服藥病消除？
但是賴耶識，
譬如眾幻獸。
無蘊及蘊者，
及以有支分。
亦無有所作，
無方處往者。
漸次如一指，
寶物轉和合，
如是義皆無。
亦非時能生，
及三法所作。
自然而得有，
擾濁於內心。
種種妄分別，
有情阿賴耶，
如幻師造物。
是則證轉依，
則知相唯識。
體相皆心作，
是故說為空。
諸天等宮殿，

變異而可見，
有情身所有，
頓生或漸次，
習氣濁於心，
此性非是有，
如人以諸物，
物體若是空，
我如妙高山，
憍慢而著空，
自處為相應，
若演於非處，
一切諸有情，
欲令斷諸見，
聞空執為實，
此見不可除，
譬如火燒木，
見木若已燒，
諸見得滅時，
普燒煩惱薪，
牟尼由此智，
不見以兔角，
曾無石女兒，
未聞欲鬪戰，
何有石女兒，
一切法空性，
始於胎藏時，
離空無有滅，
皆是阿賴耶。
從頭至手足，
無非阿賴耶。
凡愚不能了，
亦復非是空。
擊 jī 破於瓶等，
即無能所破。
此見未為礙，
此惡過於彼。
不應非處說，
甘露即為毒。
生於種種見，
是故說空理。
不能斷諸見，
如病翳所捨。
木盡火不留，
空火亦應滅。
生於智慧火，
一切皆清淨。
密嚴而解脫，
觸壞於大山，
執箭射於物，
而求兔角弓，
能造於宮室？
與法常同體。
色生便壞滅，
離色無有空，

如月與光明， 始終恒不異。
諸法亦如是， 空性與之一，
展轉無差別， 所為皆得成。
是身如死屍 shī， 本來無自性，
貪愛繩繫縛， 境界所牽動。
說微妙空理， 為淨於諸見，
其有智慧人， 應當一心學。
譬如工幻師， 以諸呪術力，
草木等眾數， 隨意之所作。
依於根及愛， 色明與作意，
發生於明識， 無實如幻焰。
是識無來處， 亦不去餘方，
諸識性皆爾， 有無不變著。
如毛輪兔角， 及以石女兒，
本來無有體， 妄立於名字。
師子虎熊羆 pí， 馬驢駝 luò tuó 類，
鼃 yāng 龜與瑇瑁 dài mèi， 彼等皆無角，
何故不分別， 唯言兔角無？
最勝談論人， 云何不成立，
為慧者顯示， 但彼妄分別。
外道眾迷惑， 如瘖及聾瞽 gǔ，
彼無超度智， 亦無內證法，
但隨他語轉， 何用分別為？
若妄起分別， 不生於密嚴，
定者獲等至， 及能生此國。
譬如天宮殿， 日月及眾星，
環繞妙高山， 皆由風力轉；

七識亦如是，
習氣之所持，
譬如依大地，
一切諸有情，
如是賴耶識，
譬如孔雀鳥，
雄雌相愛樂，
如是阿賴耶，
展轉相依住，
譬如百川注，
眾流無斷絕，
如是賴耶識，
諸識之習氣，
如地有眾寶，
諸有情受用，
如是賴耶識，
增長於生死，
善修清淨行，
入於佛地中，
正住於實際，
現種種變化，
如春眾花色，
執持識亦然，
如是諸佛子，
於義不善知，
非法離間語，
諸法別異住，

依於阿賴耶，
處處恒流轉。
能生卉木類，
乃至眾珍寶；
眾識之所依。
毛羽多光色，
鼓舞共歡遊；
種子及諸法，
定者能觀見。
日夜歸大海，
海亦不分別；
甚深無涯底，
日夜常歸往。
種種色相殊，
隨福而招感；
與諸分別俱，
轉依成正覺，
出過於十地，
十力皆圓滿，
常恒不壞滅，
如地無分別。
人鳥皆欣翫 wán；
定者多迷取。
無慧離真實，
妄言生決定，
誑惑於有情，
而別起言說。

譬如工幻師，
亦現種種花，
如是佛菩薩，
世間別異住，
說種種教門，
決定真實法，
六界與十八，
意繩之所牽，
八識諸界處，
從於意繩轉，
此流轉丈夫，
是一切身者，
六界與丈夫，
十八界意行，
爾時金剛藏，
說於諸界處，
他化清淨宮，
諸無畏佛子，
他方佛菩薩，
悉皆共同聲，
復有諸菩薩，
皆從本座起，
遞 dì 共相瞻顧，
「定中上首尊，
說妙丈夫義，
最勝子宣示，
但是諸界合，
善用於呪術，
花果實無有。
善巧智方便，
別異而變現，
誘誨無窮已，
密嚴中顯現。
十二處丈夫，
有情以流轉。
共起而和合，
前身復後身。
隨世因示現，
續生無斷絕。
及以十二處，
說為自在者。」
菩薩摩訶薩，
丈夫之義已，
摩尼寶藏殿，
悉皆稽首禮。
來居此會者，
而讚言善哉。
諸天及天女，
合掌一心敬，
而作如是言：
善為諸菩薩，
遠離外道論。
六界淨丈夫，
隨因以流轉。

「譬如眾飛鳥，
又如離於木，
空中見鳥跡，
我及諸世間，
鳥飛以羽翰，
仁者說丈夫，
云何於諸有，
而說界丈夫，
受諸苦樂果，
如農夫作業，
此果成熟已，
身者於身中，
前生後生處，
或常修福德，
解脫及諸度，
生天自在果，
若離趣丈夫，
於業業果報，
下從阿鼻獄，
謂有趣丈夫，
內外諸世間，
此法似於彼，
若離趣丈夫，
如言石女子，
兔角有鈺 xiān 利，從沙而出油。」
會中諸菩薩，
說如是語已，

空中現其跡，
而火得熾然，
離木而有火。
未曾覩是事，
空中無有跡。
與鳥跡相似，
得有輪迴義，
常流轉生死，
所作業無失？
功必不唐捐，
能生於後果。
而修於善行，
恒受人天樂。
資糧為佛因，
成於無上覺，
觀行見真我。
一切悉無有。
所作無虛棄，
上至於諸天，
流轉於生死。
種現牙生果，
彼從於此生。
得有輪迴者，
威儀而進退，
供養應供者，

即金剛藏尊，
供養事畢已，
「法眼具無缺，
能摧諸異論，
既降伏他已，
是故大勇猛，
我等咸願聞，
爾時金剛藏，
聞諸天殷請，
「汝等諸天人，
此法深難思，
瑜伽清淨理，
我現於密嚴，
密嚴甚微妙，
爾時金剛藏，
復告於大樹，
「大樹緊那王！
云何諸法性？
如是見相應，
如飯一粒熟，
諸法亦復然，
譬如攢酪者，
如是諸法性，
法性非是有，
藏識之所變，
大樹緊那王，
「云何心量中，
及諸菩薩眾。
同作如是言：
因喻皆莊嚴，
外道諸宗過。
顯示於自宗，
宜為速開演。
大慧者應說。」
菩薩摩訶薩，
即時而告言：
一心應諦聽，
分別不能及。
因喻所開敷，
今為汝宣說，
定者殊勝處。」
說如是語已，
緊那羅王言：
汝應當觀察，
性空無所有。
於定不迷惑，
餘粒即可知，
知一即知彼。
嘗之以指端，
可以一觀察。
亦復非是空，
藏以空為相。」
即時而問曰：
而有界丈夫？

云何生諸界，
爾時金剛藏，
聞其所說已，
「善哉大樹王！
願令修定者，
我今為汝說，
汝昔自他化，
鼓樂從空來，
如是諸天侶，
撫奏妙寶琴，
聲聞在會者，
『我樂見樹王，
及所乘宮殿，
汝奏琉璃琴，
迦葉聲聞等，
由妙音和樂，
時天冠菩薩，
『汝等離欲人，
是時大迦葉，
『佛子有大力，
聲聞無定智，
雖離惑分別，
分證於實際，
若捨諸龜重，
汝於微細境，
帝釋世間明，
及緊那羅論，

堅濕及煖 nuǎn 動？」
菩薩摩訶薩，
而告如是言：
能發甚深問，
得詣於真實，
琴師應諦聽。
與諸眷屬俱，
乘於寶宮殿。
而同詣佛會，
其聲甚和雅。
各遞 dì 相謂言：
緊那眾遊戲，
妙寶以莊嚴。』
眾心皆悅動，
不覺起而舞，
不能持本心。
告迦葉等言：
云何而舞戲？』
白彼天冠士：
譬如毘嵐風，
如黑山搖動，
尚染習氣泥，
未斷於諸習，
必當得菩提。』
巧慧具諸論，
於彼法通達，
如來清淨理，

善於諸地相，明了而決定，
端居寶殿中，眷屬共圍繞，
光明淨嚴好，猶如盛滿月，
觀行得自在，處眾能問答。
問我界丈夫，云何從心起？
汝及諸佛子，咸應一心聽。
如其諸界內，心名為丈夫，
諸界因此生，是義我當說。
津潤生於水，炎盛生於火，
動搖諸作業，因斯起風界。
從於色分齊，有虛空及地，
識與諸境界，習氣能生身。
眼及諸色等，相狀各不同，
此無門作門，諸有恒相續。」
時摩尼寶藏，自在之宮殿，
持進大菩薩，與諸最勝子，
俱時從座起，稽首而作禮，
各持妙供具，供養金剛藏，
覆以寶羅網，同聲而讚佛：
「聖者善安住，菩薩法雲地，
悟入如來境，應現實難量，
能為諸大士，開示佛知見。」
時緊那羅王，并諸嫫女等，
供養而讚歎：「金剛藏無畏，
摩尼寶宮殿，嚴淨勝道場，
為我等開演，如來微妙法。」

爾時聖者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慈氏菩薩摩訶薩、得大勢菩薩

摩訶薩、曼殊室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神通王菩薩摩訶薩、寶髻菩薩摩訶薩、天冠菩薩摩訶薩、總持王菩薩摩訶薩、一切義成就菩薩摩訶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及餘無量修勝定者，皆是佛子，威德自在，決定無畏，善能開示觀行之心，俱從座起，互相觀察，問金剛藏菩薩摩訶薩而說偈言：

「金剛自在尊，	能示於法眼，
諸佛所加護，	菩薩皆宗仰，
善達於地相，	巧能而建立。
佛子大力眾，	同心皆勸請，
定王願哀愍，	顯示於密嚴，
佛及佛子等，	甚深奇特事。
此法最清淨，	遠離於言說，
化佛諸菩薩，	昔所未開敷，
自覺智所行，	見真無漏界，
微妙現法樂，	清淨最無比，
具眾三摩地，	無量陀羅尼，
諸自在解脫，	意成身十種，
殊勝色清淨，	照明於法界。
善逝不思議，	嚴刹亦如是，
佛及諸菩薩，	身量如極微，
乃至如毛端，	百分中之一，
密嚴殊妙刹，	諸土中最勝。
如是觀行者，	咸來生此中，
是皆何所因？	佛子願宣說。」
爾時金剛藏，	菩薩摩訶薩，
身如師子臆，	具三十二相，
以隨好莊嚴，	將欲廣開示，
觀察彼大會，	猶如師子王，

知眾堪聽聞，
我今演法眼，
金剛藏即發，
迦陵頻伽聲、
巧妙無龜獐、
廣略美暢聲、
高韻朗徹聲、
雄聲與直聲、
歌詠相應聲、
深遠和暢聲，
眾德以相應，
心無有厭倦，
悉能盡通達，
自然而普應，
金剛藏菩薩，
所有諸音聲，
從眉額及頂、
猶如於變化，
普為諸大眾，
勇猛金剛藏，
最勝子圍繞，
如鵝王在地，
大定金剛藏，
映蔽於一切，
猶如月在空，
如月與光明，
金剛藏威德，
爾時如實見，

古先佛祕旨，
離於能所覺。
清淨梵音聲、
廣長舌相聲、
世間稱歎聲、
克諧鍾律聲、
乾馱羅中聲、
闍尸迦哀聲、
急聲及緩聲、
一切皆具足，
聞之而離著，
一切皆欣樂，
所有音聲相，
無作無功用。
口未曾言說，
但由本願力，
鼻端肩與膝，
自然出妙音，
開示於法眼。
住於自在宮，
清淨而嚴潔，
群鵝而翼從。
處於師子座，
所有修行人，
光映於列宿。
而無有差別，
與佛亦復然。
菩薩之大力，

修行中最勝，
即從座而起，
「奇哉大乘法，
一切佛國中，
無思離垢法，
希有甚微密，
非惡覺境界，
八種識差別，
五法二無我，
五種習所緣，
見此微妙法，
得於真性者，
如來性微妙，
密嚴諸剎勝，
尊者金剛藏！
所說淨法眼，
時無量菩薩，
「大智金剛尊，
住何三摩地，
此諸佛子等，
爾時金剛藏，
觀察於大會，
「此法不思議，
由慧之所持，
已見堪住者，
即時而告言：
我今為汝說，
我為諸佛子，

住於瑜伽道，
觀察大眾言：
如來微妙境，
佛子應頂禮。
諸佛所觀察，
大乘清淨理，
轉依之妙道。
三自性不同，
各各而開示。
生諸妄分別，
清淨如真金。
則住佛種性，
離聲聞外道，
證者乃能往。
已得何等持？
是何等持境？」
復禮金剛藏：
願為我開演，
而能說是法？
一切皆樂聞。」
處自在宮殿，
自心而念言：
十力微妙境，
離當堪聽受。」
皆諸佛之子，
「汝等當諦聽，
轉依之妙道。
他化自在眾，

以得三摩地，
住於此定中，
亦見億塵刹，
那庾多塵億，
『善哉汝所說，
我等悉皆行，
於斯得自在，
十方一切佛，
當知最殊勝，
若有諸菩薩，
即住不思議，
證於自智境，
變化百千億，
自覺聖智境，
此法無諸相，
名從於相生，
此二生分別，
於斯善觀察，
名為遍計性，
遠離於名相，
藏識住於身，
習氣如山積，
求那有二門，
五境現前轉，
猶如有我人，
藏識暴流水，
種種識浪生，
佛及諸佛子，

名大乘成德。
演清淨法眼，
所有諸善逝，
在前而讚歎：
此是瑜伽道，
如是三摩地，
清淨成正覺。
皆從此定生，
非思量所及。』
得住此定中，
諸佛之境界，
見三摩地佛，
乃至如微塵，
諸佛所安立，
遠離於聲色。
相從因緣起，
諸法性如如，
是名為正智。
相是依他起，
是名第一義，
隨處而流轉，
深意之所纏。
意識同時起，
諸識身和合。
住在於身內，
境界風所飄。
相續恒無斷，
能知法無我，

已得成如來，
分析於說蘊，
不知法無我，
菩薩所修行，
觀已即便捨，
若住於實際，
功業悉不成，
希有難思智，
如蓮出淤泥，
諸天聖人等，
如是佛菩薩，
成佛體清淨，
從初菩薩位，
或主乾闥婆，
了悟大乘法，
漸次而修行，
是故諸佛子，
所有雜染法，
恒於生死中，
此因勝無比，
非與於能作，
世尊說此識，
了達於清淨，
賴耶若可得，
如來清淨藏，
常住無終始，
佛說如來藏，
惡慧不能知，

復為人宣說。
見人無我性，
是說為聲聞。
善達二無我，
不住於實際；
便捨大悲心，
不得成正覺。
普利諸有情，
色相甚嚴潔，
見之生愛敬。
出於生死泥，
諸天所欣仰。
或作轉輪王，
阿修羅王等，
獲於如是身，
決定得成佛。
宜應一心學，
及與清淨法，
皆因賴耶轉。
證實者宣示，
自在等相似。
為除諸習氣，
賴耶不可得，
清淨非是常。
亦名無垢智，
離四句言說。
以為阿賴耶，
藏即賴耶識。

如來清淨藏，	世間阿賴耶，
如金與指環，	展轉無差別。
譬如巧金師，	以淨好真金，
造作指嚴具，	欲以莊嚴指，
其相異眾物，	說名為指環。
現法樂聖人，	證自覺智境，
功德轉增勝，	自共無能說。
現法諸定者，	了達境唯心，
得於第七地，	悉皆而轉滅，
心識之所緣，	一切外境界，
見種種差別，	無境但唯心。
瓶衣等眾幻，	一切皆無有，
心變似彼現，	有能取所取。
譬如星月等，	依須彌運行，
諸識亦復然，	恒依賴耶轉。
賴耶即密嚴，	妙體本清淨，
無心亦無覺，	光潔如真金，
不可得分別，	性與分別離，
體實是圓成，	瑜伽者當見。
意識緣於境，	但縛於愚夫，
聖見悉清淨，	猶如陽焰等。」

爾時世尊說是經已，金剛藏等無量菩薩摩訶薩，及從他方來此會者微塵數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乘密嚴經卷下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江淮荊淞等路制置鹽礬兼發運副使上護軍賜

紫金魚袋蔣之奇撰

之奇嘗苦《楞伽經》難讀又難得善本，會南都太子太保致政張公施此經，而眉山蘇子瞻為書而刻之板，以為金山常住。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持以見寄，之奇為之言曰：佛之所說經總十二部，而其多至於五千卷。方其正法流行之時，人有聞半偈、得一句而悟入者，蓋不可為量數。至於像法、末法之後，去聖既遠，人始溺於文字，有入海算沙之困，而於一真之體乃漫不省解，於是有祖師出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為教外別傳，於動容發語之頃，而上根利器之人已目擊而得之矣。故雲門至於罵佛，而藥山至戒人不得讀經，皆此意也。由是去佛而謂之禪，離義而謂之玄，故學佛者必詆禪而諱義者，亦必宗玄二家之徒更相非而不知其相為用也。且禪者六度之一也，顧豈異於佛哉？

之奇以為，禪出於佛，而玄出於義，不以佛廢禪，不以玄廢義，則其近之矣。冉求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說豈有常哉？救其偏而已。學佛之敝至於溺經文、惑句義而人不體玄，則言禪以救之；學禪之敝至於馳空言、玩琦辯而人不了義，則言佛以救之。二者更相救，而佛法完矣。

昔達磨西來，既已傳心印於二祖，且云：「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此亦佛與禪並傳而玄與義俱付也。至五祖始易以《金剛經》傳授，故

六祖聞客讀《金剛經》而問其所從來。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五祖山來。五祖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成佛矣。」則是持《金剛經》者始於五祖。故《金剛》以是盛行於世，而《楞伽》遂無傳焉。

今之傳者，寔自張公倡之。之奇過南都謁張公，親聞公說《楞伽》因緣。始張公自三司使翰林學士出守滁，一日入琅琊僧舍，見一經函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生之所書，筆畫宛然，其殆神先受之甚明也。之奇聞：羊叔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謂之：「汝初無是物。」祐即自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知祐之前身為李氏子也。白樂天始生七月，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諳識聲律，史氏以為篤於才章蓋天稟，然而樂天固自以為宿習之緣矣。

人之以是一真不滅之性，而死生去來於天地之間。其為世數，雖折天下之草木以為籌箸，不能算之矣。然以淪於死生，神識疲耗不能復記，惟圓明不昧之人知焉。有如張公以高文大冊再中制舉登侍從，秉鈞軸出入朝廷逾四十年，風烈事業播人耳目，則其前身嘗為大善知識，無足疑者。其能記憶前世之事，豈不謂信然哉。故因讀《楞伽》新經，而記其因緣於經之端云。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為心法。如醫之《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子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

《楞伽》義輒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遊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為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為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為金山常住。

元豐八年九月九日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一切佛語心品第一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種種寶華以為莊嚴，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眾俱，從彼種種異佛剎來。是諸菩薩摩訶薩，無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遊戲，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一切諸佛手灌其頂，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種種眾生、種種心色，無量度門，隨類普現。於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通達。

爾時大慧菩薩與摩帝菩薩，俱遊一切諸佛剎土，承佛神力，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偈讚曰：

「世間離生滅，	猶如虛空華，
智不得有無，	而興大悲心。
一切法如幻，	遠離於心識，
智不得有無，	而興大悲心。
遠離於斷常，	世間恒如夢，
智不得有無，	而興大悲心。
知人法無我，	煩惱及爾炎，
常清淨無相，	而興大悲心。
一切無涅槃，	無有涅槃佛，
無有佛涅槃，	遠離覺所覺。
若有若無有，	是二悉俱離，
牟尼寂靜觀，	是則遠離生，
是名為不取，	今世後世淨。」

爾時大慧菩薩偈讚佛已，自說姓名：

「我名為大慧，通達於大乘，
今以百八義，仰諮尊中上。」
世間解之士，聞彼所說偈，
觀察一切眾，告諸佛子言：
「汝等諸佛子，今皆恣所問，
我當為汝說，自覺之境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承佛所聽，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以偈問曰：

「云何淨其念？	云何念增長？
云何見癡惑？	云何惑增長？
何故剎土化，	相及諸外道？
云何無受欲？	何故名無受？
何故名佛子？	解脫至何所？
誰縛誰解脫？	何等禪境界？
云何有三乘？	唯願為解說。
緣起何所生？	云何作所作？
云何俱異說？	云何為增長？
云何無色定，	及以滅正受？
云何為想滅？	何因從定覺？
云何所作生，	進去及持身？
云何現分別？	云何生諸地？
破三有者誰？	何處身云何？
往生何所至？	云何最勝子？
何因得神通，	及自在三昧？
云何三昧心？	最勝為我說。
云何名為藏？	云何意及識？
云何生與滅？	云何見已還？

云何為種姓，	非種及心量？
云何建立相，	及與非我義？
云何無眾生？	云何世俗說？
云何為斷見，	及常見不生？
云何佛外道，	其相不相違？
云何當來世，	種種諸異部？
云何空何因？	云何剎那壞？
云何胎藏生？	云何世不動？
何因如幻夢，	及撻闍婆城，
世間熱時炎，	及與水月光？
何因說覺支，	及與菩提分？
云何國土亂？	云何作有見？
云何不生滅，	世如虛空華？
云何覺世間？	云何說離字？
離妄想者誰？	云何虛空譬？
如實有幾種？	幾波羅蜜心？
何因度諸地？	誰至無所受？
何等二無我？	云何爾炎淨？
諸智有幾種？	幾戒眾生性？
誰生諸寶性，	摩尼真珠等？
誰生諸語言，	眾生種種性？
明處及伎術，	誰之所顯示？
伽陀有幾種，	長頌及短頌？
成為有幾種？	云何名為論？
云何生飲食，	及生諸愛欲？
云何名為王，	轉輪及小王？
云何守護國？	諸天有幾種？

云何名為地，	星宿及日月？
解脫修行者，	是各有幾種？
弟子有幾種？	云何阿闍梨？
佛復有幾種？	復有幾種生？
魔及諸異學，	彼各有幾種？
自性及與心，	彼復各幾種？
云何施設量？	唯願最勝說。
云何空風雲？	云何念聰明？
云何為林樹？	云何為蔓草？
云何象馬鹿？	云何而捕取？
云何為卑陋？	何因而卑陋？
云何六師攝？	云何一闡提？
男女及不男，	斯皆云何生？
云何修行退？	云何修行生？
禪師以何法，	建立何等人？
眾生諸趣，	何相何像類？
云何為財富？	何因致財富？
云何為釋種？	何因有釋種？
云何甘蔗種？	無上尊願說。
云何長苦仙？	彼云何教授？
如來云何於，	一切時剎現，
種種名色類，	最勝子圍遶？
云何不食肉？	云何制斷肉？
食肉諸種類，	何因故食肉？
云何日月形，	須彌及蓮華，
師子勝相剎，	側住覆世界，
如因陀羅網，	或悉諸珍寶，

箜篌細腰鼓， 狀種種諸華，
或離日月光， 如是等無量？
云何為化佛？ 云何報生佛？
云何如如佛？ 云何智慧佛？
云何於欲界， 不成等正覺？
何故色究竟， 離欲得菩提？
善逝般涅槃， 誰當持正法？
天師住久如， 正法幾時住？
悉檀及與見， 各復有幾種？
毘尼比丘分， 云何何因緣？
彼諸最勝子， 緣覺及聲聞，
何因百變易？ 云何百無受？
云何世俗通？ 云何出世間？
云何為七地？ 唯願為演說。
僧伽有幾種？ 云何為壞僧？
云何醫方論， 是復何因緣？
何故大牟尼， 唱說如是言：
『迦葉拘留孫、 拘那含是我？』
何故說斷常， 及與我無我？
何不一切時， 演說真實義，
而復為眾生， 分別說心量？
何因男女林， 訶梨阿摩勒，
雞羅及鐵圍， 金剛等諸山，
無量寶莊嚴， 仙闍婆充滿？」
無上世間解， 聞彼所說偈，
大乘諸度門， 諸佛心第一。
(此心如樹木堅實心，非念慮心也)。

「善哉善哉問！ 我今當次第， 生及與不生， 趣至無自性， 佛子與聲聞， 及與無色行， 須彌巨海山， 星宿及日月， 解脫自在通， 滅及如意足， 諸禪定無量。 正受滅盡定。 心意及與識， 自性想所想， 乘及諸種性， 一闡提大種， 智爾焰得向。 象馬諸禽獸， 譬因成悉檀， 鬱 yù 林迷惑通。 諸地不相至， 醫方工巧論， 諸山須彌地， 下中上眾生， 一一剎幾塵， 肘步拘樓舍， 兔毫窓 chuāng 塵蟻， 羊毛麤 kuàng 麥塵，	大慧善諦聽， 如汝所問說。 涅槃空剎那， 佛諸波羅蜜。 緣覺諸外道， 如是種種事。 洲渚剎土地， 外道天修羅， 力禪三摩提， 覺支及道品， 諸陰身往來， 三昧起心說， 無我法有五， 及與現二見， 金銀摩尼等， 荒亂及一佛， 眾生有無有， 云何而捕取？ 及與作所作， 心量不現有， 百變百無受。 伎術諸明處， 巨海日月量。 身各幾微塵， 弓弓數有幾， 半由延由延。
--	--

鉢他幾𩇑麥，	阿羅𩇑麥幾，
獨籠那佉梨，	勒叉及舉利，
乃至頻婆羅，	是各有幾數。
為有幾阿菟 ^{nóu} ，	名舍梨沙婆。
幾舍梨沙婆，	名為一賴提。
幾賴提摩沙，	為摩沙陀那。
幾摩沙陀那，	名為陀那羅。
復幾陀那羅，	為迦梨沙那。
幾迦梨沙那，	為成一波羅。
此等積聚相，	幾波羅彌樓。
是等所應請，	何須問餘事？
聲聞辟支佛，	佛及最勝子，
身各有幾數。	何故不問此？
火焰幾阿菟，	風阿菟復幾，
根根幾阿菟，	毛孔眉毛幾？
護財自在王，	轉輪聖帝王，
云何王守護？	云何為解脫？
廣說及句說，	如汝之所問。
眾生種種欲，	種種諸飲食，
云何男女林，	金剛堅固山？
云何如幻夢，	野鹿渴愛譬？
云何山天仙，	捷闥婆莊嚴，
解脫至何所，	誰縛誰解脫？
云何禪境界，	變化及外道？
云何無因作？	云何有因作？
有因無因作，	及非有無因？
云何現已滅？	云何淨諸覺？

云何諸覺轉，	及轉諸所作？
云何斷諸想？	云何三昧起？
破三有者誰？	何處為何身？
云何無眾生，	而說有吾我？
云何世俗說，	唯願廣分別。
所問相云何，	及所問非我？
云何為胎藏，	及種種異身？
云何斷常見？	云何心得定？
言說及諸智，	戒種性佛子，
云何成及論？	云何師弟子，
種種諸眾生，	斯等復云何？
云何為飲食，	聰明廣施設？
云何樹葛藤？	最勝子所問。
云何種種剎，	仙人長苦行？
云何為族姓，	從何師受學？
云何為醜陋？	云何人修行？
欲界何不覺、	阿迦膩吒成？
云何俗神通？	云何為比丘？
云何為化佛？	云何為報佛？
云何為如如，	平等智慧佛？
云何為眾僧？	佛子如是問，
箜篌腰鼓花，	剎土離光明，
心地者有七。	所問皆如實，
此及餘眾多，	佛子所應問，
一一相相應。	遠離諸見過，
悉檀離言說，	我今當顯示，
次第建立句。	佛子善諦聽，

此上百八句， 如諸佛所說：

「不生句，生句。常句，無常句。相句，無相句。住異句，非住異句。剎那句，非剎那句。自性句，離自性句。空句，不空句。斷句，不斷句。邊句，非邊句。中句，非中句。常句，非常句(凡有三常，此常梵音與上常音異也)。緣句，非緣句。因句，非因句。煩惱句，非煩惱句。愛句，非愛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巧句，非巧句。淨句，非淨句。成句，非成句。譬句，非譬句。弟子句，非弟子句。師句，非師句。種性句，非種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所有句，無所有句。願句，非願句。三輪句，非三輪句。相句，非相句。有品句，非有品句。俱句，非俱句。緣自聖智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剎土句，非剎土句。阿菟 nóu 句，非阿菟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實句，非實句。數句，非數句(此物之數也)。數句，非數句(此數，霜縷反)。明句，非明句。虛空句，非虛空句。雲句，非雲句。工巧伎術明處句，非明處句。風句，非風句。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施設句，非施設句。自性句，非自性句。陰句，非陰句。眾生句，非眾生句。慧句，非慧句。涅槃句，非涅槃句。爾焰句，非爾焰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亂句，非荒亂句。幻句，非幻句。夢句，非夢句。焰句，非焰句。像句，非像句。輪句，非輪句。撻闍婆句，非撻闍婆句。天句，非天句。飲食句，非飲食句。姪欲句，非姪欲句。見句，非見句。波羅蜜句，非波羅蜜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諦句，非諦句。果句，非果句。滅起句，非滅起句。治句，非治句。相句，非相句。支句，非支句。巧明處句，非巧明處句。禪句，非禪句。迷句，非迷句。現句，非現句。護句，非護句。族句，非族句。仙句，非仙句。王句，非王句。攝受句，非攝受句。實句，非實句。記句，非記句。一闍提句，非一闍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味句，非味句。

事句，非事句。身句，非身句。覺句，非覺句。動句，非動句。根句，非根句。有為句，非有為句。無為句，非無為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節句，非節句。鬱 yù 樹藤句，非鬱樹藤句。雜句，非雜句。說句，非說句。毘尼句，非毘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處句，非處句。字句，非字句。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

佛告大慧：「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

「大慧！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為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大慧！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大慧！現識及分別事識，此二壞不壞，相展轉因。大慧！不思議薰及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大慧！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薰，是分別事識因。大慧！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大慧！是名相滅。大慧！相續滅者，相續所因滅，則相續滅，所從滅及所緣滅，則相續滅。大慧！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依者，謂無始妄想薰。緣者，謂自心見等識境妄想。大慧！譬如泥團 tuán 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大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則泥團微塵應無分別。如是，大慧！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相實不滅。是故，大慧！非自真相識滅，但業相滅。若自真相滅者，藏識則滅。大慧！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論議。大慧！彼諸外道，作如是論，謂：『攝受境界滅，識流注亦滅。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

大慧！外道說流注生因，非眼識色明集會而生，更有異因。大慧！彼因者說言：『若勝妙、若士夫、若自在、若時、若微塵。』

「復次，大慧！有七種性自性，所謂：集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種性自性、因性自性、緣性自性、成性自性。

「復次，大慧！有七種第一義，所謂：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見境界、超二見境界、超三地境界、如來自到境界。大慧！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此心梵音肝栗大，肝栗大宋言心，謂如樹木心，非念慮心；念慮心梵音云質多也)。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法，聖慧眼入自共相建立；如所建立，不與外道論惡見共。大慧！云何外道論惡見共？所謂：自境界妄想見，不覺識自心所現，分齊不通。大慧！愚癡凡夫性無性自性第一義作二見論。

「復次，大慧！妄想三有苦滅，無知愛業緣滅，自心所現幻境隨見。今當說。大慧！若有沙門婆羅門，欲令無種有種因果現，及事時住，緣陰界入生住，或言生已滅。大慧！彼若相續、若事、若生、若有、若涅槃、若道、若業、若果、若諦，破壞斷滅論。所以者何？以此現前不可得，及見始非分故。大慧！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焦種，不作芽事。如是，大慧！若陰界入性，已滅今滅、當滅，自心妄想見無因故，彼無次第生。大慧！若復說無種有種識，三緣合生者，龜 guī 應生毛，沙應出油。汝宗則壞，違決定義。有種無種說有如是過，所作事業，悉空無義。大慧！彼諸外道，說有三緣合生者，所作方便因果自相，過去、未來、現在，有種、無種相。從本已來成事相承，覺想地轉，自見過習氣，作如是說。如是，大慧！愚癡凡夫，惡見所害，邪曲迷醉，無智妄稱一切智說。大慧！若復諸餘沙門婆羅門，見離自性、浮雲、火輪捷闍婆城，無生、幻、焰、水月及夢，內外心現，妄想無始虛偽，不離自心。妄想因緣滅盡，離妄想說所說、觀所觀，

受用建立身之藏識。於識境界，攝受及攝受者不相應。無所有境界，離生住滅，自心起隨入分別。大慧！彼菩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無開發方便。大慧！彼一切眾生界，皆悉如幻，不勤因緣，遠離內外境界，心外無所見。次第隨入無相處，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解三界如幻，分別觀察，當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現無所有，得住般若波羅蜜。捨離彼生所作方便金剛喻三摩提，隨入如來身。隨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莊嚴。等入一切佛刹，外道入處，離心意意識。是菩薩漸次轉身，得如來身。大慧！是故欲得如來隨入身者，當遠離陰界入心，因緣所作方便，生住滅妄想虛偽。唯心直進，觀察無始虛偽過妄想習氣，因三有思惟無所有，佛地無生，到自覺聖趣，自心自在，到無開發行。如隨眾色摩尼，隨入眾生微細之心，而以化身隨心量度，諸地漸次相續建立。是故大慧！自悉檀善應當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相，一切諸佛菩薩所行，自心見等，所緣境界不和合顯示，一切說成真實相，一切佛語心，為楞伽國摩羅耶山海中住處諸大菩薩，說如來所歎海浪藏識境界法身。」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言：「四因緣故，眼識轉。何等為四？謂：自心現攝受不覺，無始虛偽過色習氣，計著識性自性，欲見種種色相。大慧！是名四種因緣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大慧！如眼識，一切諸根微塵毛孔俱生，隨次境界生，亦復如是。譬如明鏡，現眾色像。大慧！猶如猛風，吹大海水。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因所作相異不異，合業生相，深入計著，不能了知色等自性，故五識身轉。大慧！即彼五識身，俱因差別分段相知，當知是意識因彼身轉。彼不作是念：『我展轉相因，自心現，妄想計著轉。』而彼各各壞相俱轉，分別境界，分段差別，謂彼轉。如修行者入禪三昧，微細習氣轉而不覺知，而作是念：『識滅

然後入禪正受。』實不識滅而入正受，以習氣種子不滅，故不滅；以境界轉攝受不具，故滅。大慧！如是微細藏識究竟邊際，除諸如來及住地菩薩；諸聲聞、緣覺、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測量決了餘地相智慧、巧便分別、決斷句義。最勝無邊善根成熟，離自心現妄想虛偽，宴坐山林，下中上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無量剎土諸佛灌頂，得自在力神通三昧。諸善知識佛子眷屬，彼心意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想，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是故，大慧！諸修行者，應當親近最勝知識。」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譬如巨海浪，	斯由猛風起，
洪波鼓冥壑，	無有斷絕時。
藏識海常住，	境界風所動，
種種諸識浪，	騰躍而轉生。
青赤種種色，	珂乳及石蜜，
淡味眾華果，	日月與光明，
非異非不異。	海水起波浪，
七識亦如是，	心俱和合生。
譬如海水變，	種種波浪轉；
七識亦如是，	心俱和合生，
謂彼藏識處，	種種諸識轉。
謂以彼意識，	思惟諸相義，
不壞相有八，	無相亦無相。
譬如海波浪，	是則無差別；
諸識心如是，	異亦不可得。
心名採集業，	意名廣採集，
諸識識所識，	現等境說五。」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曰：

「青赤諸色像， 眾生發諸識，
如浪種種法， 云何唯願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青赤諸雜色， 波浪悉無有，
採集業說心， 開悟諸凡夫。
彼業悉無有， 自心所攝離，
所攝無所攝， 與彼波浪同。
受用建立身， 是眾生現識，
於彼現諸業， 譬如水波浪。」

爾時，大慧菩薩復說偈言：

「大海波浪性， 鼓躍可分別；
藏與業如是， 何故不覺知？」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凡夫無智慧， 藏識如巨海，
業相猶波浪， 依彼譬類通。」

爾時，大慧菩薩復說偈言：

「日出光等照， 下中上眾生。
如來照世間， 為愚說真實，
已分部諸法， 何故不說實？」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說真實者， 彼心無真實。
譬如海波浪， 鏡中像及夢，
一切俱時現， 心境界亦然。
境界不具故， 次第業轉生，
識者識所識， 意者意謂然，
五則以顯現， 無有定次第。」

譬如工畫師，	及與畫弟子，
布彩圖眾形，	我說亦如是。
彩色本無文，	非筆亦非素，
為悅眾生故，	綺錯續眾像。
言說別施行，	真實離名字，
分別應初業，	修行示真實。
真實自悟處，	覺想所覺離，
此為佛子說，	愚者廣分別。
種種皆如幻，	雖現無真實，
如是種種說，	隨事別施設，
所說非所應，	於彼為非說。
彼彼諸病人，	良醫隨處方，
如來為眾生，	隨心應量說。
妄想非境界，	聲聞亦非分，
哀愍者所說，	自覺之境界。

「復次，大慧！若菩薩摩訶薩欲知自心現量、攝受及攝受者妄想境界，當離群聚習俗睡眠，初中後夜常自覺悟修行方便；當離惡見經論言說，及諸聲聞緣覺乘相；當通達自心現妄想之相。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建立智慧相住已，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何等為聖智三相當勤修學？所謂：無所有相、一切諸佛自願處相、自覺聖智究竟之相。修行得此已，能捨跛驢¹⁴心慧智相，得最勝子第八之地，則於彼上三相修生。大慧！**無所有相者**，謂聲聞、緣覺及外道相，彼修習生。大慧！**自願處相者**，謂諸先佛自願處修生。大慧！**自覺聖智究竟相者**，一切法相無所計著，得如幻三昧身，諸佛地處進趣行生。大慧！是名聖智三相。若成就此聖智三相者，能到自覺聖智境界。是故，大慧！聖智三相，當勤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知大菩薩眾心之所念，名聖智事分別自性經，承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聖智事分別自性經，百八句分別所依。如來、應供、等正覺，依此分別說菩薩摩訶薩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別說妄想自性故，則能善知周遍觀察人法無我，淨除妄想，照明諸地，超越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諸禪定樂，觀察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畢定捨離五法自性。諸佛如來法身智慧，善自莊嚴，超幻境界，昇一切佛刹、兜率天宮乃至色究竟天宮，逮得如來常住法身。」

佛告大慧：「有一種外道，作無所有妄想計著。覺知因盡，兔無角想。如兔無角，一切法亦復如是。大慧！復有餘外道見種、求那、極微、陀羅驃形處橫法，各各差別。見已計著無兔角橫法，作牛有角想。大慧！彼墮二見，不解心量，自心境界妄想增長身受用，建立妄想限量。大慧！一切法性亦復如是，離有無，不應作想。大慧！若復離有無而作兔無角想，是名邪想。彼因待觀，故兔無角，不應作想，乃至微塵分別事性，悉不可得。大慧！聖境界離，不應作牛有角想。」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得無妄想者，見不生想已，隨比思量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耶？」

佛告大慧：「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所以者何？妄想者，因彼生故，依彼角生妄想。以依角生妄想，是故言依因，故離異不異，故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角。大慧！若復妄想異角者，則不因角生；若不異者，則因彼故。乃至微塵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異角故。彼亦非性，二俱無性者，何法何故而言無耶？大慧！若無故無角，觀有故言兔無角者，不應作想。大慧！不正因故而說有無，二俱不成。大慧！復有餘外道見，計著色空事形處橫法，不能善知虛空分齊，言色離虛空，起分齊見妄想。大慧！虛空是色，隨入色種。大慧！色是虛空持所持處所建立，性色空事，分別當知。大

慧！四大種生時，自相各別，亦不住虛空，非彼無虛空。如是，大慧！觀牛有角，故兔無角。大慧！又牛角者，析為微塵，又分別微塵，剎那不住，彼何所觀故而言無耶？若言觀餘物者，彼法亦然。」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當離兔角牛角，虛空形色，異見妄想。汝等諸菩薩摩訶薩，當思惟自心現妄想，隨入為一切剎土最勝子，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色等及心無，	色等長養心，
身受用安立，	識藏現眾生。
心意及與識，	自性法有五，
無我二種淨，	廣說者所說。
長短有無等，	展轉互相生，
以無故成有，	以有故成無。
微塵分別事，	不起色妄想，
心量安立處，	惡見所不樂。
覺想非境界，	聲聞亦復然，
救世之所說，	自覺之境界。」

爾時大慧菩薩為淨自心現流故，復請如來，白佛言：「世尊！云何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為頓為漸耶？」

佛告大慧：「漸淨非頓。如菴羅果，漸熟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陶家造作諸器，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大地漸生萬物，非頓生也；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伎術，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明鏡，頓現一切無相色像；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頓現無相、

無有所有清淨境界。如日月輪，頓照顯示一切色像；如來為離自心現習氣過患眾生，亦復如是，頓為顯示不思議智最勝境界。譬如藏識，頓分別知自心現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彼諸依佛，亦復如是，(依者胡本云津膩，謂化佛是真佛氣分也)。頓熟眾生所處境界，以修行者安處於彼色究竟天。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曜 yào。自覺聖趣，亦復如是，彼於法相有性無性惡見妄想，照令除滅。大慧！法依佛，說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現習氣因，相續妄想自性計著因，種種無實幻，種種計著，不可得。

「復次，大慧！計著緣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慧！如工幻師，依草木瓦石作種種幻，起一切眾生若干形色，起種種妄想。彼諸妄想亦無真實。如是，大慧！依緣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種種妄想心，種種想行事妄想相，計著習氣妄想。大慧！是為妄想自性相生。大慧！是名依佛說法。大慧！法佛者，離心自性相，自覺聖所緣境界，建立施作。大慧！化佛者，說施、戒、忍、精進、禪定及心智慧。離陰界入，解脫識相分別。觀察建立，超外道見，無色見。大慧！又法佛者，離攀緣，所緣離，一切所作根量相滅，非諸凡夫、聲聞、緣覺、外道計著我相所著境界，自覺聖究竟差別相建立。是故，大慧！自覺聖差別相當勤修學，自心現見應當除滅。

「復次，大慧！有二種聲聞乘通分別相，謂得自覺聖差別相，及性妄想自性計著相。云何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謂無常、苦、空、無我境界。真諦離欲寂滅，息陰界入自共相，外不壞相如實知，心得寂止。心寂止已，禪定、解脫三昧，道果正受解脫，不離習氣、不思議變易死，得自覺聖樂住聲聞；是名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大慧！得自覺聖差別樂住菩薩摩訶薩，非滅門樂正受樂，顧 gù 愍眾生及本願不作證。大慧！是名聲聞得自覺聖差別相樂。菩薩摩訶薩於彼得自覺聖差別相樂不應修學。大慧！云何性妄想

自性計著相聲聞？所謂大種青黃赤白，堅濕煖 nuǎn 動，非作生自相共相。先勝善說，見已，於彼起自性妄想。菩薩摩訶薩於彼應知應捨，隨入法無我想，滅人無我相見，漸次諸地相續建立；是名諸聲聞性妄想自性計著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說常及不思議，自覺聖趣境界及第一義境界。世尊！非諸外道所說常不思議因緣耶？」

佛告大慧：「非諸外道因緣得常不思議。所以者何？諸外道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者，何因顯現常不思議？」

「復次，大慧！不思議若因自相成者，彼則應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議不成。大慧！我第一義常不思議。第一義因相成，離性非性，得自覺相故有相。第一義智因故，有因離性非性故。譬如無作虛空，涅槃滅盡故常。如是，大慧！不同外道常不思議論。如是，大慧！此常不思議，諸如來自覺聖智所得，是故常不思議自覺聖智所得應得修學。」

「復次，大慧！外道常不思議，無常性。異相因故，非自作因相力故常。」

「復次，大慧！諸外道常不思議，於所作性非性無常，見已思量計常。大慧！我亦以如是因緣所作者性非性無常，見已，自覺聖境界，說彼常無因。大慧！若復諸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議，因自相性非性，同於兔角。此常不思議，但言說妄想。諸外道輩，有如是過。所以者何？謂但言說妄想，同於兔角，自因相非分。大慧！我常不思議，因自覺得相故，離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大慧！若復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不思議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去得自覺聖智境界相遠。彼不應說。」

「復次，大慧！諸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一切性妄想非性。未來諸根境界休息，作涅槃想，非自覺聖智趣藏識轉。是故，凡愚說有三乘，說心量趣無所有。是故，大慧！彼不知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自心現境界，計著外心現境界，生死輪常轉。

「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所說。所以者何？謂自心現性非性，離有非有生故。大慧！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馬等角，愚癡凡夫不實妄想自性妄想故。大慧！一切法不生，自覺聖智趣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非彼愚夫妄想二境界。自性身財建立趣自性相。大慧！藏識攝、所攝相轉，愚夫墮生住滅二見，悵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非賢聖也。大慧！於彼應當修學。

「復次，大慧！有五無間種性。云何為五？謂聲聞乘無間種性、緣覺乘無間種性、如來乘無間種性、不定種性、各別種性。

「云何知聲聞乘無間種性？若聞說得陰、界、入自共相斷知時，舉身毛孔熙怡欣悅及樂修相智，不修緣起發悟之相，是名聲聞乘無間種性。聲聞無間，見第八地，起煩惱斷，習氣煩惱不斷。不度不思議變易死，度分段死。正師子吼：『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知，修習人無我，乃至得般涅槃覺。

「大慧！各別無間者，我人眾生壽命長養士夫，彼諸眾生作如是覺求般涅槃。復有異外道說，悉由作者。見一切性已，言：『此是般涅槃。』作如是覺，法無我見非分，彼無解脫。大慧！此諸聲聞乘無間外道種性，不出出覺。為轉彼惡見故，應當修學。

「大慧！緣覺乘無間種性者，若聞說各別緣無間，舉身毛豎悲泣流淚，不相近緣，所有不著。種種自身，種種神通，若離若合，種種變化。聞說是時，其心隨入。若知彼緣覺乘無間種性已，隨順為說緣覺之乘，是名緣覺乘無間種性相。

「大慧！彼如來乘無間種性有四種，謂自性法無間種性、離自相法無間種性、得自覺聖無間種性、外剎殊勝無間種性。大慧！若聞此四事一一說時，及說自心現身財建立不思議境界時，心不驚怖者；是名如來乘無間種性相。

「大慧！不定種性者，謂說彼三種時，隨說而入，隨彼而成。大慧！此是初治地者，謂種性建立，為超入無所有地故，作是建立。彼自覺藏者，自煩惱習淨，見法無我，得三昧樂住聲聞，當得如來最勝之身。」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說偈言：

「須陀槃那果，	往來及不還，
逮得阿羅漢，	是等心惑亂。
三乘與一乘，	非乘我所說，
愚夫少智慧，	諸聖遠離寂。
第一義法門，	遠離於二教，
住於無所有，	何建立三乘？
諸禪無量等，	無色三摩提，
受想悉寂滅，	亦無有心量。

「大慧！彼一闡提非一闡提，世間、解脫誰轉？大慧！一闡提有二種：一者，捨一切善根，及於無始眾生發願。云何捨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及作惡言：『此非隨順修多羅、毘尼解脫之說。』捨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二者，菩薩本自願方便故，非不般涅槃一切眾生而般涅槃。大慧！彼般涅槃，是名不般涅槃法相。此亦到一闡提趣。」

大慧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畢竟不般涅槃？」

佛告大慧：「菩薩一闡提者，知一切法本來般涅槃已，畢竟不般涅槃，而非捨一切善根一闡提也。大慧！捨一切善根一闡提者，復以如來神力故，或時善根生。所以者何？謂如來不捨一切眾生

故，以是故菩薩一闡提不般涅槃。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三自性。云何三自性？謂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大慧！妄想自性從相生。」

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妄想自性從相生？」

佛告大慧：「緣起自性事相相，行顯現事相相，計著有二種妄想自性。如來、應供、等正覺之所建立，謂名相計著相，及事相計著相。名相計著相者，謂內外法計著。事相計著相者，謂即彼如是內外自共相計著。是名二種妄想自性相。若依若緣生，是名緣起。云何成自性？謂離名相、事相妄想，聖智所得，及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來藏心。」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名相覺想， 自性二相， 正智如如， 是則成相。

「大慧！是名觀察五法自性相經，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汝等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觀二種無我相。云何二種無我相？謂人無我，及法無我。

「云何人無我？謂離我我所、陰、界、入聚。無知業愛生，眼色等攝受計著生識，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剎那展轉壞。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 yíng，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生死趣有輪，種種身色，幻術神呪，機發像起。善彼相知，是名人無我智。

「云何法無我智？謂覺陰、界、入妄想相自性如，陰、界、入離我我所。陰、界、入積聚，因業愛繩縛，展轉相緣，生無動搖。諸法亦爾，離自共相。不實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非聖賢也，心意識五法自性離故。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分別一切法無我。善法無我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初地菩薩無所有觀。地

相觀察，開覺歡喜。次第漸進，超九地相，得法雲地。於彼建立無量寶莊嚴大寶蓮華王像、大寶宮殿，幻自性境界修習生，於彼而坐。同一像類諸最勝子眷屬圍繞，從一切佛刹來，佛手灌頂，如轉輪聖王太子灌頂。超佛子地，到自覺聖法趣，當得如來自在法身。見法無我故，是名法無我相。汝等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建立誹謗相，唯願說之。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建立誹謗二邊惡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離常建立、斷誹謗見，不謗正法。」

爾時，世尊受大慧菩薩請已，而說偈言：

「建立及誹謗， 無有彼心量，
身受用建立， 及心不能知，
愚癡無智慧， 建立及誹謗。」

爾時，世尊於此偈義復重顯示，告大慧言：「有四種非有有建立。云何為四？謂：非有相建立、非有見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是名四種建立。又誹謗者，謂於彼所立無所得，觀察非分而起誹謗。是名建立誹謗相。」

「復次，大慧！云何非有相建立相？謂陰、界、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計著，此如是，此不異。是名非有相建立相。此非有相建立妄想，無始虛偽過，種種習氣計著生。大慧！非有見建立相者，若彼如是陰、界、入，我人眾生壽命長養士夫見建立，是名非有見建立相。大慧！非有因建立相者，謂初識無因生，後不實、如幻、本不生。眼色眼界念前生，生已實已還壞，是名非有因建立相。大慧！非有性建立相者，謂虛空、滅、般涅槃、非作，計著性建立。此離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馬等角，如垂髮現，離有非有，是名非有性建立相。建立及誹謗，愚夫妄想，不善觀察自心現量，非賢聖也。是故離建立誹謗惡見，應當修學。」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知心、意、意識、五法、自性、

二無我相，趣究竟。為安眾生故，作種種類像，如妄想自性處依於緣起。譬如眾色如意寶珠，普現一切諸佛刹土，一切如來大眾集會，悉於其中聽受經法。所謂一切法如幻、如夢、光影、水月，於一切法，離生滅斷常，及離聲聞、緣覺之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億那由他三昧。得三昧已，遊諸佛刹供養諸佛。生諸天宮，宣揚三寶。示現佛身，聲聞、菩薩大眾圍繞，以自心現量，度脫眾生，分別演說外性無性，悉令遠離有無等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量世間， 佛子觀察， 種類之身，
離所作行， 得力神通， 自在成就。」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唯願世尊為我等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我等及餘諸菩薩眾覺悟是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已，離有無妄想，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為汝廣分別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處。大慧！妄想自性計著者，說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大慧！彼略說七種空。謂相空、性自性空、行空、無行空、一切法離言說空、第一義聖智大空、彼彼空。

「云何相空？謂一切性自共相空，觀展轉積聚故；分別無性，自共相不生。自他俱性無性，故相不住，是故說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

「云何性自性空？謂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是故說性自性空。

「云何行空？謂陰離我我所，因所成，所作業方便生。是名行空。大慧！即此如是行空，展轉緣起自性無性，是名無行空。

「云何一切法離言說空？謂妄想自性無言說，故一切法離言說，是名一切法離言說空。

「云何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謂得自覺聖智，一切見過習氣空，是名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

「云何彼彼空？謂於彼無彼空，是名彼彼空。大慧！譬如鹿子母舍，無象馬牛羊等，非無比丘眾，而說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餘處無象馬，是名一切法自相。彼於彼無彼，是名彼彼空。

「**是名七種空**。彼彼空者，是空最麤，汝當遠離。大慧！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無生。離自性，即是無生。離自性剎那相續流注及異性現，一切性離自性，是故一切性離自性。云何無二？謂一切法，如冷熱、如長短、如黑白。大慧！一切法無二，非於涅槃彼生死，非於生死彼涅槃。異相因有性故，是名無二。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是故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應當修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常說空法， 遠離於斷常，
生死如幻夢， 而彼業不壞。
虛空及涅槃， 滅二亦如是，
愚夫作妄想， 諸聖離有無。」

爾時，世尊復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普入諸佛一切修多羅。凡所有經，悉說此義。諸修多羅，悉隨眾生惛望心故，為分別說，顯示其義，而非真實在於言說。如鹿渴想，誑惑群鹿。鹿於彼相，計著水性，而彼水無。如是一切修多羅所說諸法，為令愚夫發歡喜故，非實聖智在於言說。是故，當依於義，莫著言說。」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一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二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一切佛語心品之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羅說，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如大價寶，垢衣所纏。如來之藏常住不變，亦復如是，而陰、界、入垢衣所纏，貪欲恚癡不實妄想塵勞所污，一切諸佛之所演說。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言有如來藏耶？世尊！外道亦說有常、作者離於求那，周遍不滅。世尊！彼說有我。」

佛告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有時說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如來、應供、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大慧！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不應作我見計著。譬如陶家於一泥聚，以人工水木輪繩方便，作種種器。如來亦復如是，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或說如來藏，或說無我。以是因緣故，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是名說如來藏。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令離不實我見妄想，入三解脫門境界，悵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若不如是，則同外道所說之我。是故，大慧！為離外道見故，當依無我如來之藏。」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人相續陰， 緣與微塵， 勝自在作， 心量妄想。」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觀未來眾生，復請世尊：「唯願為說修行無間，如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者大方便。」

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為四？謂：善分別自心現、觀外性非性、離生住滅見、得自覺聖智

善樂，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謂如是觀三界唯心分齊，離我我所，無動搖、離去來，無始虛偽習氣所熏，三界種種色行繫縛，身財建立，妄想隨入現。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謂炎、夢等一切性，無始虛偽妄想習因，觀一切性自性。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善觀外性非性，是名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離生住滅見？謂如幻、夢一切性，自他俱性不生，隨入自心分齊故。見外性非性，見識不生及緣不積聚，見妄想緣生，於三界內外一切法不可得。見離自性，生見悉滅，知如幻等諸法自性，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忍已，離生住滅見，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離生住滅見。

「云何菩薩摩訶薩得自覺聖智善樂？謂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得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得意生身。」

「世尊！意生身者，何因緣？」

佛告大慧：「意生者，譬如意去，迅疾無礙，故名意生。譬如意去，石壁無礙，於彼異方無量由延，因先所見，憶念不忘，自心流注不絕，於身無障礙生。大慧！如是意生身，得一時俱。菩薩摩訶薩意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莊嚴，聖種類身，一時俱生。猶如意生，無有障礙，隨所憶念本願境界，為成熟眾生，得自覺聖智善樂。如是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轉捨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身，及得意生身，得自覺聖智善樂。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當如是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世尊：「唯願為說一切諸法緣因之相，以覺緣因相故，我及諸菩薩離一切性，有無妄見；無妄想見，漸次俱生。」

佛告大慧：「一切法二種緣相，謂外及內。**外緣者**，謂泥團 tuán 柱輪繩水木人工諸方便緣，有瓶生。如泥瓶、縷疊、草席、種芽、酪酥等，方便緣生，亦復如是。是名外緣前後轉生。**云何內緣**？謂無明、愛、業等法，得緣名，從彼生陰、界、入法，得緣所起名。彼無差別，而愚夫妄想。是名內緣法。

「大慧！彼因者有六種，謂：當有因、相續因、相因、作因、顯示因、待因。

「當有因者，作因已，內外法生。

「相續因者，作攀緣已，內外法生陰種子等。

「相因者，作無間相，相續生。

「作因者，作增上事，如轉輪王。

「顯示因者，妄想事生已，相現作所作，如燈照色等。

「待因者，滅時作相續斷，不妄想性生。

「大慧！彼自妄想相愚夫，不漸次生，不俱生。所以者何？若復俱生者，作所作無分別，不得因相故。若漸次生者，不得我相故。漸次生不生，如不生子，無父名。大慧！漸次生相續方便不然，但妄想耳。因攀緣次第、增上緣等生所生故。大慧！漸次生不生，妄想自性計著相故。漸次俱不生，自心現受用故。自相共相外性非性。大慧！漸次俱不生，除自心現，不覺妄想故相生。是故因緣作事方便相，當離漸次俱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都無生，	亦無因緣滅，
於彼生滅中，	而起因緣想。
非遮滅復生，	相續因緣起，
唯為斷凡愚，	癡惑妄想緣。
有無緣起法，	是悉無有生，
習氣所迷轉，	從是三有現。

真實無生緣， 亦復無有滅，
觀一切有為， 猶如虛空華。
攝受及所攝， 捨離惑亂見，
非已生當生， 亦復無因緣。
一切無所有， 斯皆是言說。」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言說妄想相心經。(此同上佛語心也)世尊！我及餘菩薩摩訶薩，若善知言說妄想相心經，則能通達言說所說二種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言說所說二種趣，淨一切眾生。」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有四種言說妄想相，謂相言說、夢言說、過妄想計著言說、無始妄想言說。相言說者，從自妄想色相計著生。夢言說者，先所經境界，隨憶念生，從覺已境界無性生。過妄想計著言說者，先怨所作業，隨憶念生。無始妄想言說者，無始虛偽計著過自種習氣生。是名四種言說妄想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以此義勸請世尊：「唯願更說言說妄想所現境界。世尊！何處、何故、云何、何因，眾生妄想言說生？」

佛告大慧：「頭胸喉鼻脣舌斷 yín 齒和合出音聲。」

大慧白佛言：「世尊！言說妄想為異為不異？」

佛告大慧：「言說、妄想非異非不異。所以者何？謂彼因生相故。大慧！若言說、妄想異者，妄想不應是因。若不異者，語不顯義，而有顯示。是故非異非不異。」

大慧復白佛言：「世尊！為言說即是第一義，為所說者是第一義？」

佛告大慧：「非言說是第一義，亦非所說是第一義。所以者何？謂第一義聖樂言說所入是第一義，非言說是第一義。第一義者，

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是故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言說者，生滅動搖展轉因緣起。若展轉因緣起者，彼不顯示第一義。大慧！自他相無性故，言說相不顯示第一義。復次，大慧！隨入自心現量故，種種相外性非性，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是故，大慧！當離言說、諸妄想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性無自性， 亦復無言說，
甚深空空義， 愚夫不能了。
一切性自性， 言說法如影，
自覺聖智子， 實際我所說。」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覺聖智所行，離妄想自相共相，入於第一真實之義。諸地相續漸次上上增進清淨之相，隨入如來地相，無開發本願。譬如眾色摩尼境界無邊相行，自心現趣部分之相一切諸法。我及餘菩薩摩訶薩，離如是等妄想自性自共相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一切眾生，一切安樂，具足充滿。」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能問我如是之義，多所安樂，多所饒益，哀愍一切諸天世人。」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不知心量愚癡凡夫，取內外性，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自性習因計著妄想。譬如群鹿為渴所逼，見春時炎，而作水想，迷亂馳趣，不知非水。如是愚夫，無始虛偽妄想所熏，三毒燒心，樂色境界，見生住滅，取內外性，墮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妄見攝受。如乾闥婆城，凡愚無智而起城想，無始習氣計著想現。彼非有城非無

城，如是外道無始虛偽習氣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不能了知自心現量。**譬如有人夢見男女為馬車步，城邑園林山河浴池種種莊嚴，自身入中，覺已憶念。大慧！於意云何？如是士夫，於前所夢憶念不捨，為黠慧不？」**

大慧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大慧：「如是凡夫惡見所噬，外道智慧不知如夢自心現量，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譬如畫像，不高不下，而彼凡愚，作高下想。如是未來外道惡見習氣充滿，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自壞壞他。餘離有無無生之論，亦說言無。謗因果見，拔善根本，壞清淨因。勝求者，當遠離去，作如是說：『彼墮自他俱見、有無妄想已，墮建立誹謗。以是惡見，當墮地獄。』譬如翳目見有垂髮，謂眾人言：『汝等觀此而是垂髮，畢竟非性非無性，見不見故。』如是外道妄見惛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誹謗正法，自陷陷他。譬如火輪非輪，愚夫輪想，非有智者。如是外道惡見惛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一切性生。譬如水泡，似摩尼珠，愚小無智，作摩尼想，計著追逐。而彼水泡，非摩尼非非摩尼，取不取故。如是外道惡見妄想習氣所熏，於無所有說有生；緣有者言滅。

「復次，大慧！有三種量，五分論，各建立已，得聖智自覺。離二自性事而作有性妄想計著。大慧！心、意、意識身心轉變，自心現攝所攝，諸妄想斷。如來地自覺聖智修行者，不應於彼作性非性想。若復修行者，如是境界，性非性攝取想生者，彼即取長養，及取我人。大慧！若說彼性自性共相，一切皆是化佛所說，非法佛說。又諸言說，悉由愚夫惛望見生，不為別建立趣自性法，得聖智自覺三昧樂住者，分別顯示。**譬如水中有樹影現，彼非影非非影，非樹形非非樹形。如是外道見習所熏，妄想計著，依於**

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而不能知自心現量。**譬如**明鏡，隨緣顯現一切色像而無妄想。彼非像非非像，而見像非像。妄想愚夫而作像想。如是外道惡見，自心像現，妄想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譬如**風水和合出聲，彼非性非非性。如是外道惡見妄想，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譬如**大地無草木處，熱炎川流，洪浪雲湧。彼非性非非性，貪無貪故。如是愚夫，無始虛偽習氣所熏，妄想計著，依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緣自住事門，亦復如彼熱炎波浪。**譬如**有人，呪術機發。以非眾生數，毘舍闍鬼方便合成，動搖云為。凡愚妄想，計著往來。如是外道惡見悵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戲論計著，不實建立。

「大慧！是故欲得自覺聖智事當離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等惡見妄想。」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幻夢水樹影，	垂髮熱時炎，
如是觀三有，	究竟得解脫。
譬如鹿渴想，	動轉迷亂心，
鹿想謂為水，	而實無水事。
如是識種子，	動轉見境界，
愚夫妄想生，	如為翳所翳。
於無始生死，	計著攝受性，
如逆捫出捫，	捨離貪攝受，
如幻呪機發，	浮雲夢電光。
觀是得解脫，	永斷三相續，
於彼無有作，	猶如炎虛空。
如是知諸法，	則為無所知，

言教唯假名，	彼亦無有相。
於彼起妄想，	陰行如垂髮，
如畫垂髮幻，	夢乾闥婆城。
火輪熱時炎，	無而現眾生，
常無常一異，	俱不俱亦然。
無始過相續，	愚夫癡妄想，
明鏡水淨眼，	摩尼妙寶珠，
於中現眾色，	而實無所有。
一切性顯現，	如畫熱時炎，
種種眾色現，	如夢無所有。

「復次，大慧！如來說法，離如是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離於有無建立誹謗分別。結集真諦、緣起、道滅、解脫。如來說法，以是為首。非性、非自在、非無因、非微塵、非時、非自性相續而為說法。

「復次，大慧！為淨煩惱爾炎障故，譬如商主，次第建立百八句無所有，善分別諸乘及諸地相。

「復次，大慧！有四種禪。云何為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

「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道修行者，觀人無我性，自相共相骨鎖，無常、苦、不淨相，計著為首。如是相不異觀，前後轉進，想不除滅，是名愚夫所行禪。

「云何觀察義禪？謂：人無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無性已。觀法無我彼地相義，漸次增進，是名觀察義禪。

「云何攀緣如禪？謂：妄想二無我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攀緣如禪。

「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行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凡夫所行禪， 觀察相義禪，
攀緣如實禪， 如來清淨禪。
譬如日月形， 鉢頭摩深嶮，
如虛空火燼 jìn， 修行者觀察。
如是種種相， 外道道通禪，
亦復墮聲聞， 及緣覺境界，
捨離彼一切， 則是無所有。
一切剎諸佛， 以不思議手，
一時摩其頂， 隨順入如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般涅槃者，說何等法，謂為涅槃？」

佛告大慧：「一切自性習氣，藏意識見習轉變，名為涅槃。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事境界。

「復次，大慧！涅槃者，聖智自覺境界，離斷常妄想性非性。云何非常？謂自相共相妄想斷，故非常。云何非斷？謂一切聖去來現在得自覺，故非斷。大慧！涅槃不壞不死。若涅槃死者，復應受生相續。若壞者，應墮有為相。是故涅槃離壞離死。是故修行者之所歸依。

「復次，大慧！涅槃非捨非得，非斷非常，非一義非種種義。是名涅槃。

「復次，大慧！聲聞、緣覺涅槃者，覺自相共相，不習近境界，不顛倒見，妄想不生。彼等於彼，作涅槃覺。

「復次，大慧！二種自性相。云何為二？謂：言說自性相計著；事自性相計著。言說自性相計著者，從無始言說虛偽習氣計著生。事自性相計著者，從不覺自心現分齊生。

「復次，大慧！如來以二種神力建立，菩薩摩訶薩頂禮諸佛，

聽受問義。云何二種神力建立？謂三昧正受，為現一切身面言說神力，及手灌頂神力。大慧！菩薩摩訶薩初菩薩地，住佛神力，所謂入菩薩大乘照明三昧。入是三昧已，十方世界一切諸佛，以神通力，為現一切身面言說，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及餘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薩摩訶薩。大慧！是名初菩薩地。菩薩摩訶薩得菩薩三昧正受神力，於百千劫積集善根之所成就，次第諸地對治所治相，通達究竟至法雲地，住大蓮華微妙宮殿，坐大蓮華寶師子座，同類菩薩摩訶薩眷屬圍繞，眾寶瓔珞莊嚴其身，如黃金瞻蔔 bō 日月光明。諸最勝手從十方來，就大蓮華宮殿坐上而灌其頂。譬如自在轉輪聖王及天帝釋太子灌頂，是名菩薩手灌頂神力。大慧！是名菩薩摩訶薩二種神力。若菩薩摩訶薩住二種神力，面見諸佛如來；若不如是，則不能見。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凡所分別三昧神足說法之行，是等一切，悉住如來二種神力。大慧！若菩薩摩訶薩離佛神力能辯說者，一切凡夫亦應能說。所以者何？謂不住神力故。大慧！山石樹木及諸樂器城郭宮殿，以如來入城威神力故，皆自然出音樂之聲，何況有心者。聾盲瘡痼無量眾苦皆得解脫。如來有如是等無量神力，利安眾生。」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如來、應供、等正覺，菩薩摩訶薩住三昧正受時，及勝進地灌頂時，加其神力？」

佛告大慧：「為離魔業煩惱故，及不墮聲聞地禪故，為得如來自覺地故，及增進所得法故，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咸以神力建立諸菩薩摩訶薩。若不以神力建立者，則墮外道惡見妄想，及諸聲聞眾魔悵望，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故，諸佛如來咸以神力攝受諸菩薩摩訶薩。」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神力人中尊， 大願悉清淨，
三摩提灌頂， 初地及十地。」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佛說緣起，如是說因緣，不自說道。世尊！外道亦說因緣，謂：勝、自在、時、微塵生，如是諸性生。然，世尊所謂因緣生諸性，言說有間悉檀、無間悉檀(悉檀者，譯義或言宗、或言成、或言默)。世尊！外道亦說有無有生，世尊亦說無有生，生已滅。如世尊所說：『無明緣行，乃至老死』，此是世尊無因說，非有因說。世尊建立作如是說：『此有故彼有』，非建立漸生，觀外道說勝，非如來也。所以者何？世尊！外道說因，不從緣生而有所生。世尊說觀因有事，觀事有因。如是因緣雜亂，如是展轉無窮。」

佛告大慧：「我非無因說，及因緣雜亂說。此有故彼有者，攝所攝非性，覺自心現量。大慧！若攝所攝計著，不覺自心現量，外境界性非性，彼有如是過，非我說緣起。我常說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非無因生。」

大慧復白佛言：「世尊！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無性者，言說不生。世尊！是故言說有性，有一切性。」

佛告大慧：「無性而作言說，謂兔角龜 guī 毛等，世間現言說，大慧！非性非非性，但言說耳。如汝所說，言說自性，有一切性者，汝論則壞。大慧！非一切剎土有言說。言說者，是作耳。或有佛剎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揚眉、或有動睛、或笑、或欠、或聲 qīng 咳、或念剎土、或動搖。大慧！如瞻視及香積世界，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無生法忍，及殊勝三昧。是故，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大慧！見此世界蚊蚋 ruì 蟲蟻，是等眾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如虛空兔角， 及與槃大子，
無而有言說， 如是性妄想。
因緣和合法， 凡愚起妄想，

不能如實知，輪迴三有宅。」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常聲者，何事說？」

佛告大慧：「為惑亂。以彼惑亂，諸聖亦現，而非顛倒。大慧！如春時炎、火輪、垂髮、乾闥婆城、幻、夢、鏡像。世間顛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現。大慧！彼惑亂者，有種種現，非惑亂作無常。所以者何？謂離性非性故。大慧！云何離性非性惑亂？謂一切愚夫種種境界故。如彼恒河，餓鬼見不見故，無惑亂性；於餘現故，非無性。如是惑亂，諸聖離顛倒不顛倒。是故惑亂常，謂相相不壞故。大慧！非惑亂種種相妄想相壞，是故惑亂常。大慧！云何惑亂真實？若復因緣，諸聖於此惑亂，不起顛倒覺、非不顛倒覺。大慧！除諸聖，於此惑亂有少分想，非聖智事想。

「大慧！凡有者，愚夫妄說，非聖言說。彼惑亂者，倒不倒妄想，起二種種性，謂：聖種性，及愚夫種性。聖種性者，三種分別。謂：聲聞乘、緣覺乘、佛乘。云何愚夫妄想，起聲聞乘種性？謂：自共相計著，起聲聞乘種性，是名妄想起聲聞乘種性。大慧！即彼惑亂妄想，起緣覺乘種性。謂：即彼惑亂自共相，不觀計著，起緣覺乘種性。云何智者？即彼惑亂想，起佛乘種性。謂：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乘種性，是名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又種種事性，凡夫惑想，起愚夫種性。彼非有事，非無事，是名種性義。大慧！即彼惑亂不妄想，諸聖心、意、意識過習氣自性法轉變性，是名為如。是故說如離心。我說此句顯示離想，即說離一切想。」

大慧白佛言：「世尊！惑亂為有為無？」

佛告大慧：「如幻，無計著相。若惑亂有計著相者，計著性不可滅，緣起應如外道，說因緣生法。」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惑亂如幻者，復當與餘惑作因。」

佛告大慧：「非幻惑因，不起過故。大慧！幻不起過，無有妄

想。大慧！幻者從他明處生，非自妄想過習氣處生，是故不起過。大慧！此是愚夫心惑計著，非聖賢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聖不見惑亂， 中間亦無實，
中間若真實， 惑亂即真實。
捨離一切惑， 若有相生者，
是亦為惑亂， 不淨猶如翳。

「復次，大慧！非幻無有相似，見一切法如幻。」

大慧白佛言：「世尊！為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法如幻？為異相計著？若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謂色種種相非因。世尊！無有因色種種相現如幻。世尊！是故無種種幻相計著相似性如幻。」

佛告大慧：「非種種幻相計著相似，一切法如幻。大慧！然不實一切法，速滅如電，是則如幻。大慧！譬如電光，剎那頃現，現已即滅，非愚夫現。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觀察無性，非現色相計著。」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非幻無有譬， 說法性如幻；
不實速如電， 是故說如幻。」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一切性無生，及如幻，將無世尊前後所說自相違耶？說無生性如幻。」

佛告大慧：「非我說無生性如幻前後相違過。所以者何？謂生無生，覺自心現量。有非有，外性非性，無生現。大慧！非我前後說相違過，然壞外道因生，故我說一切性無生。大慧！外道癡聚，欲令有無有生，非自妄想種種計著緣。大慧！我非有無有生，是故我以無生說而說。大慧！說性者，為攝受生死故，壞無見斷見故，為我弟子攝受種種業受生處故，以性聲說，攝受生死。大

慧！說幻性自性相，為離性自性相故，墮愚夫惡見相悵望，不知自心現量。壞因所作生，緣自性相計著。說幻夢自性相一切法，不令愚夫惡見悵望，計著自及他一切法，如實處見，作不正論。大慧！如實處見一切法者，謂起自心現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生作非性， 有性攝生死，
觀察如幻等， 於相不妄想。

「復次，大慧！當說名句形身相。善觀名句形身菩薩摩訶薩，隨入義句形身，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覺已，覺一切眾生。大慧！名身者，謂若依事立名，是名名身。句身者，謂句有義身，自性決定究竟，是名句身。形身者，謂顯示名句，是名形身(形身即字也)。又形身者，謂長短高下。又句身者，謂徑跡。如象馬人獸等所行徑跡，得句身名。大慧！名及形者，謂以名說無色四陰，故說名。自相現，故說形。是名名句形身。說名句形身相分齊，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名身與句身， 及形身差別，
凡夫愚計著， 如象溺深泥。

「復次，大慧！未來世智者，當以離一異、俱不俱見相，我所通義，問無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問。』謂色等常無常，為異不異？如是涅槃、諸行相所相、求那所求那造所造、見所見、塵及微塵、修與修者，如是比展轉相。如是等問，而言佛說無記止論。非彼癡人之所能知，謂聞慧不具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令彼離恐怖句故，說言無記，不為記說。又止外道見論故，而不為說。大慧！外道作如是說，謂：『命即是身。』如是等無記論。大慧！彼諸外道愚癡，於因作無記論，非我所說。大慧！我所說者，離攝所攝，妄想不生。云何止彼？大慧！若攝所攝計著者，

不知自心現量，故止彼。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以四種記論為眾生說法。大慧！止記論者，我時時說，為根未熟，不為熟者。

「復次，大慧！一切法，離所作因緣不生，無作者故，一切法不生。大慧！何故一切性離自性？以自覺觀時，自共性相不可得故，說一切法不生。何故一切法不可持來，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來，無所來；欲持去，無所去；是故一切法，離持來去。大慧！何故一切諸法不滅？謂性自性相無故，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滅。大慧！何故一切法無常？謂相起無常性，是故說一切法無常。大慧！何故一切法常？謂相起無生性，無常常，故說一切法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記論有四種，	一向及詰問，
分別及止論，	以制諸外道。
有及非有生，	僧佉毘舍師，
一切悉無記，	彼如是顯示。
正覺所分別，	自性不可得，
以離於言說，	故說離自性。」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諸須陀洹、須陀洹趣差別通相。若菩薩摩訶薩，善解須陀洹趣差別通相，及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方便相，分別知己，如是如是為眾生說法。謂二無我相及二障淨，度諸地相，究竟通達，得諸如來不思議究竟境界。如眾色摩尼，善能饒益一切眾生，以一切法境界無盡身財，攝養一切。」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聽受。」

佛告大慧：「有三種須陀洹、須陀洹果差別。云何為三？謂下

中上。下者極七有生；中者三五有生而般涅槃；上者即彼生而般涅槃。此三種有三結，下中上。云何三結？謂身見、疑、戒取。是三結差別，上上昇進，得阿羅漢。大慧！身見有二種，謂：俱生及妄想。如緣起妄想，自性妄想。譬如依緣起自性，種種妄想自性，計著生。以彼非有、非無、非有無，無實妄想相故。愚夫妄想，種種妄想自性相計著。如熱時炎，鹿渴水想。是須陀洹妄想身見，彼以人無我攝受無性，斷除久遠無知計著。大慧！俱生者，須陀洹身見，自他身等四陰，無色相故。色生造及所造故，展轉相因相故，大種及色不集故。須陀洹觀有無品見，身見則斷。如是身見斷，貪則不生，是名身見相。大慧！疑相者，謂得法善見相故，及先二種身見妄想斷故，疑法不生。不於餘處起大師見，為淨不淨。是名疑相須陀洹斷。大慧！戒取者，云何須陀洹不取戒？謂善見受生處苦相故，是故不取。大慧！取者謂愚夫決定受習苦行，為眾樂具，故求受生；彼則不取，除回向自覺勝，離妄想，無漏法相行方便，受持戒支，是名須陀洹取戒相斷。須陀洹斷三結，貪癡不生。若須陀洹作是念：『此諸結我不成就者。』應有二過，墮身見，及諸結不斷。」

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說眾多貪欲，彼何者貪斷？」

佛告大慧：「愛樂女人纏綿，貪著種種方便，身口惡業，受現在樂，種未來苦，彼則不生。所以者何？得三昧正受樂故。是故彼斷，非趣涅槃貪斷。大慧！云何斯陀含相？謂頓照色相妄想生相，見相不生。善見禪趣相故，頓來此世，盡苦際，得涅槃，是故名斯陀含。大慧！云何阿那含？謂過去未來現在色相性非性，生見過患，使妄想不生故，及結斷故，名阿那含。大慧！阿羅漢者，謂諸禪、三昧、解脫、力、明，煩惱苦妄想非性故，名阿羅漢。」

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說三種阿羅漢，此說何等阿羅漢？」

世尊！為得寂靜一乘道？為菩薩摩訶薩方便示現阿羅漢？為佛化化？」

佛告大慧：「得寂靜一乘道聲聞，非餘。餘者，行菩薩行，及佛化化，巧方便本願故，於大眾中示現受生，為莊嚴佛眷屬故。大慧！於妄想處，種種說法，謂得果得禪。禪者入禪，悉遠離故，示現得自心現量，得果相，說名得果。復次，大慧！欲超禪無量無色界者，當離自心現量相。大慧！受想正受，超自心現量者，不然。何以故？有心量故。」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禪四無量， 無色三摩提，
一切受想滅， 心量彼無有。
須陀槃那果， 往來及不還，
及與阿羅漢， 斯等心惑亂。
禪者禪及緣， 斷知是真諦，
此則妄想量， 若覺得解脫。」

「復次，大慧！有二種覺，謂：觀察覺，及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大慧！**觀察覺者**，謂若覺性自性相，選擇離四句不可得，是名觀察覺。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大慧！云何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謂：妄想相攝受，計著堅濕煖 nuān 動不實妄想相四大種。宗因想譬喻計著，不實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是名二種覺相。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二覺相，人法無我相究竟，善知方便無所有覺。觀察行地，得初地，入百三昧，得差別三昧，見百佛及百菩薩，知前後際各百劫事；光照百剎土，知上上地相，大願殊勝神力自在。法雲灌頂，當得如來自覺地，善繫心十無盡句，成熟眾生，種種變化，光明莊嚴，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故。」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四大造色。云何菩薩善四大造色？大慧！菩薩摩訶薩作是學，彼真諦者，四大不生。於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觀察。觀察已，覺名相妄想分齊，自心現分齊，外性非性，是名自心現妄想分齊。謂三界觀彼四大造色性離，四句通淨，離我我所。如實相、自相分齊住，無生自相成。大慧！彼四大種云何生造色？謂津潤妄想大種生內外水界，堪能妄想大種生內外火界，飄動妄想大種生內外風界，斷截色妄想大種生內外地界。色及虛空俱，計著邪諦，五陰集聚，四大造色生。大慧！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大慧！地等四大及造色等，有四大緣，非彼四大緣。所以者何？謂性形相處所作方便無性，大種不生。大慧！性形相處所作方便和合生，非無形。是故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

「復次，大慧！當說諸陰自性相。云何諸陰自性相？謂五陰。云何五？謂色受想行識。彼四陰非色，謂受想行識。大慧！色者，四大及造色，各各異相。大慧！非無色有四數，如虛空。譬如虛空，過數相，離於數，而妄想言一虛空。大慧！如是陰，過數相，離於數，離性非性，離四句。數相者，愚夫言說，所說非聖賢也。大慧！聖者如幻種種色像，離異不異施設。又如夢影士夫身，離異不異故。大慧！聖智趣，同陰妄想現。是名諸陰自性相。汝當除滅，滅已，說寂靜法，斷一切佛刹諸外道見。大慧！說寂靜時，法無我見淨，及入不動地。入不動地已，無量三昧自在，及得意生身，得如幻三昧，通達究竟，力明自在，救攝饒益一切眾生。猶如大地載育眾生。菩薩摩訶薩普濟眾生，亦復如是。」

「復次，大慧！諸外道有四種涅槃。云何為四？謂：性自性非性涅槃、種種相性非性涅槃、自相自性非性覺涅槃、諸陰自共相相續流注斷涅槃。是名諸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大慧！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為涅槃。」

大慧白佛言：「世尊！不建立八識耶？」

佛言：「建立。」

大慧白佛言：「若建立者，云何離意識，非七識？」

佛告大慧：「彼因及彼攀緣故，七識不生。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不涅槃性，	所作及與相，
妄想爾炎識，	此滅我涅槃。
彼因彼攀緣，	意趣等成身，
與因者是心，	為識之所依。
如水大流盡，	波浪則不起，
如是意識滅，	種種識不生。

「復次，大慧！今當說妄想自性分別通相。若妄想自性分別通相善分別，汝及餘菩薩摩訶薩，離妄想，到自覺聖，外道通趣善見，覺攝所攝妄想斷。緣起種種相，妄想自性行，不復妄想。大慧！云何妄想自性分別通相？謂：言說妄想、所說事妄想、相妄想、利妄想、自性妄想、因妄想、見妄想、成妄想、生妄想、不生妄想、相續妄想、縛不縛妄想。是名妄想自性分別通相。大慧！云何言說妄想？謂：種種妙音歌詠之聲，美樂計著，是名言說妄想。大慧！云何所說事妄想？謂：有所說事自性，聖智所知。依彼而生言說妄想。是名所說事妄想。大慧！云何相妄想？謂：即彼所說事，如鹿渴想，種種計著而計著。謂堅濕煖 nuǎn 動相，一切性妄想。是名相妄想。大慧！云何利妄想？謂：樂種種金銀珍寶。是名利妄想。大慧！云何自性妄想？謂：自性持此如是。不異惡見妄想。是名自性妄想。大慧！云何因妄想？謂：若因若

緣，有無分別，因相生。是名因妄想。大慧！云何見妄想？謂：有無一異俱不俱惡見，外道妄想計著妄想。是名見妄想。大慧！云何成妄想？謂：我我所想，成決定論。是名成妄想。

「大慧！云何生妄想？謂：緣有無性生計著。是名生妄想。大慧！云何不生妄想？謂：一切性本無生。無種因緣，生無因身。是名不生妄想。大慧！云何相續妄想？謂：彼俱相續，如金縷。是名相續妄想。大慧！云何縛不縛妄想？謂：縛因緣計著。如士夫方便，若縛若解。是名縛不縛妄想。於此妄想自性分別通相，一切愚夫計著有無。大慧！計著緣起而計著者，種種妄想計著自性。如幻示現種種之身，凡夫妄想，見種種異幻。大慧！幻與種種非異非不異。若異者，幻非種種因；若不異者，幻與種種無差別，而見差別。是故非異非不異。是故，大慧！汝及餘菩薩摩訶薩，如幻緣起妄想自性，異不異有無莫計著。」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縛於境界，	覺想智隨轉，
無所有及勝，	平等智慧生。
妄想自性有，	於緣起則無，
妄想或攝受，	緣起非妄想。
種種支分生，	如幻則不成，
彼相有種種，	妄想則不成。
彼相則是過，	皆從心縛生，
妄想無所知，	於緣起妄想。
此諸妄想性，	即是彼緣起，
妄想有種種，	於緣起妄想。
世諦第一義，	第三無因生，
妄想說世諦，	斷則聖境界。
譬如修行事，	於一種種現，

於彼無種種，
譬如種種翳，
翳無色非色，
譬如鍊真金，
虛空無雲翳，
無有妄想性，
建立及誹謗，
妄想若無性，
無性而有性，
依因於妄想，
相名常相隨，
究竟不成就，
然後知清淨，
妄想有十二，
自覺知爾炎，
五法為真實，
修行分別此，
眾相及緣起，
彼諸妄想相，
覺慧善觀察，
成已無有性，
彼妄想自性，
妄想種種現，
妄想如畫色，
若異妄想者，
妄想說所想，
離二妄想者，
妄想相如是。
妄想眾色現，
緣起不覺然。
遠離諸垢穢，
妄想淨亦然。
及有彼緣起，
悉由妄想壞。
而有緣起性，
有性無性生。
而得彼緣起，
而生諸妄想。
則度諸妄想，
是名第一義。
緣起有六種，
彼無有差別。
自性有三種，
不越於如如。
彼名起妄想，
從彼緣起生。
無緣無妄想，
云何妄想覺？
建立二自性，
清淨聖境界。
緣起計妄想，
即依外道論。
因見和合生，
如是則為成。」

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自覺聖智相及一乘，若說自覺聖智相及一乘，我及餘菩薩善自覺聖智相及一乘，不由於他，通達佛法。」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不由於他，離見妄想，上上昇進，入如來地，是名自覺聖智相。大慧！云何一乘相？謂：得一乘道覺，我說一乘。云何得一乘道覺？謂：攝所攝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覺。大慧！一乘覺者，非餘外道、聲聞、緣覺、梵天王等之所能得，唯除如來。以是故，說名一乘。」

大慧白佛言：「世尊何故說三乘，而不說一乘？」

佛告大慧：「不自般涅槃法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以一切聲聞、緣覺，如來調伏，授寂靜方便，而得解脫，非自己力，是故不說一乘。」

「復次，大慧！煩惱障業習氣不斷，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不覺法無我，不離分段死，故說三乘。大慧！彼諸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及覺法無我。彼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三昧樂味著非性，無漏界覺。覺已，復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滿足眾具，當得如來不思議自在法身。」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天及梵乘，	聲聞緣覺乘，
諸佛如來乘，	我說此諸乘，
乃至有心轉，	諸乘非究竟。
若彼心滅盡，	無乘及乘者，
無有乘建立，	我說為一乘，
引導眾生故，	分別說諸乘。

解脫有三種，
煩惱智慧等，
譬如海浮木，
聲聞愚亦然，
彼起煩惱滅，
味著三昧樂，
無有究竟趣，
得諸三昧身，
譬如昏醉人，
彼覺法亦然，
及與法無我，
解脫則遠離。
常隨波浪轉，
相風所飄蕩。
除習煩惱愚，
安住無漏界。
亦復不退還，
乃至劫不覺。
酒消然後覺，
得佛無上身。」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三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一切佛語心品之三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意生身分別通相，我今當說。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有三種意生身。云何為三？所謂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覺法自性性意生身、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修行者了知初地上增進相，得三種身。大慧！云何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第三第四第五地，三昧樂正受故，種種自心寂靜，安住心海，起浪識相不生，知自心現境界性非性，是名三昧樂正受意生身。大慧！云何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謂第八地觀察覺了如幻等法悉無所有，身心轉變，得如幻三昧及餘三昧門，無量相力自在明，如妙華莊嚴，迅疾如意，猶如幻夢水月鏡像，非造非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種種支分具足莊嚴，隨入一切佛刹大眾，通達自性法故，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大慧！云何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所謂覺一切佛法，緣自得樂相，是名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大慧！於彼三種身相觀察覺了，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非我乘大乘， 非說亦非字，
非諦非解脫， 非無有境界。
然乘摩訶衍， 三摩提自在，
種種意生身， 自在華莊嚴。」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若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世尊！云何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云何五無間業？所謂：殺父母及害羅漢、破壞眾僧、惡心出佛身血。

「大慧！云何眾生母？謂：愛更受生貪喜俱。如緣母立，無明為父，生入處聚落，斷二根本，名害父母。

「彼諸使不現，如鼠毒發，諸法究竟斷彼，名害羅漢。

「云何破僧？謂：異相諸陰和合積聚，究竟斷彼，名為破僧。

「大慧！不覺外自共相，自心現量七識身，以三解脫無漏惡想，究竟斷彼七種識佛，名為惡心出佛身血。若男子女人行此無間者，名五無間事，亦名無間業。

「復次，大慧！有外無間，今當演說。汝及餘菩薩摩訶薩，聞是義已，於未來世，不墮愚癡。云何五無間？謂：先所說無間。若行此者，於三解脫，一一不得無間等法。除此法已，餘化神力現無間等，謂：聲聞化神力、菩薩化神力、如來化神力，為餘作無間罪者，除疑悔過，為勸發故，神力變化，現無間等。無有一向作無間事，不得無間等法。除覺自心現量，離身財妄想，離我所攝受。或時遇善知識，解脫餘趣相續妄想。」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貪愛名為母， 無明則為父，
覺境識為佛， 諸使為羅漢，
陰集名為僧， 無間次第斷，
謂是五無間， 不入無擇獄。」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佛之知覺。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覺？」

佛告大慧：「覺人法無我，了知二障，離二種死，斷二煩惱，是名佛之知覺。聲聞、緣覺得此法者，亦名為佛。以是因緣故，

我說一乘。」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善知二無我， 二障煩惱斷，
永離二種死， 是名佛知覺。」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何故世尊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及種種受生，我爾時作漫陀轉輪聖王、六牙大象，及鸚鵡鳥、釋提桓因、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生經說？』」

佛告大慧：「以四等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爾時作拘留孫、拘那含牟尼、迦葉佛。』云何四等？謂：字等、語等、法等、身等，是名四等。以四種等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云何字等？若字稱我為佛，彼字亦稱一切諸佛，彼字自性無有差別，是名字等。云何語等？謂：我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彼諸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如是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無增無減，無有差別，迦陵頻伽梵音聲性。云何身等？謂：我與諸佛法身及色身相好，無有差別，除為調伏彼諸趣差別眾生故，示現種種差別色身，是名身等。云何法等？謂：我及彼佛，得三十七菩提分法。略說佛法無障礙智，是名四等。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迦葉拘留孫、 拘那含是我，
以此四種等， 我為佛子說。」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乃至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

大慧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何因說言：『不說是佛說』？」

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

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說。云何緣自得法？若彼如來所得，我亦得之，無增無減。緣自得法究竟境界，離言說妄想，離字二趣。云何本住法？謂：古先聖道。如金銀等性，法界常住，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趣彼成道，譬如士夫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隨入城，受如意樂。大慧！於意云何，彼士夫作是道及城中種種樂耶？」

答言：「不也。」

佛告大慧：「我及過去一切諸佛法界常住，亦復如是。是故說言：『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某夜成道， 至某夜涅槃，
於此二中間， 我都無所說。
緣自得法住， 故我作是說，
彼佛及與我， 悉無有差別。」

爾時，大慧菩薩復請世尊：「唯願為說一切法有無有相，令我及餘菩薩摩訶薩離有無有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此世間依有二種，謂：依有、無。及墮性非性欲見，不離離相。大慧！云何世間依有？謂：有世間因緣生，非不有。從有生，非無有生。大慧！彼如是說者，是說世間無因。大慧！云何世間依無？謂：受貪恚癡性已，然後妄想計著貪恚癡性非性。大慧！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靜。故謂諸如來聲聞緣覺，不取貪恚癡性，為有為無。大慧！此中何等為壞者？」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彼取貪恚癡性，後不復取。」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如是解。大慧！非但貪恚癡性非

性為壞者，於聲聞、緣覺及佛亦是壞者。所以者何？謂內外不可得故，煩惱性異不異故。大慧！貪恚癡若內若外不可得，貪恚癡性無身故、無取故，非佛、聲聞、緣覺是壞者。佛、聲聞、緣覺自性解脫故，縛與縛因非性故。大慧！若有縛者，應有縛是縛因故。大慧！如是說壞者，是名無所有相。大慧！因是故，我說寧取人見如須彌山，不起無所有增上慢空見。大慧！無所有增上慢者，是名為壞。墮自共相見悵望，不知自心現量。見外性無常，剎那展轉壞。陰界入相續流注變滅，離文字相妄想。是名壞者。」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有無是二邊，	乃至心境界，
淨除彼境界，	平等心寂滅。
無取境界性，	滅非無所有，
有事悉如如，	如賢聖境界。
無種而有生，	生已而復滅，
因緣有非有，	不住我教法。
非外道非佛，	非我亦非餘，
因緣所集起，	云何而得無？
誰集因緣有，	而復說言無，
邪見論生法，	妄想計有無。
若知無所生，	亦復無所滅，
觀此悉空寂，	有無二俱離。」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我及諸菩薩說宗通相。若善分別宗通相者，我及諸菩薩通達是相，通是相已，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隨覺想及眾魔外道。」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謂：宗通

及說通。大慧！**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眾魔，緣自覺趣光明暉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順眾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是名說通相。大慧！汝及餘菩薩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宗及說通相，	緣自與教法，
若見善分別，	不隨諸覺想。
非有真實性，	如愚夫妄想，
云何起欲想，	非性為解脫？
觀察諸有為，	生滅等相續，
增長於二見，	顛倒無所知。
一是為真諦，	無罪為涅槃，
觀察世妄想，	如幻夢芭蕉。
雖有貪恚癡，	而實無有人，
從愛生諸陰，	有皆如幻夢。」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不實妄想相。不實妄想云何而生？說何等法名不實妄想？於何等法中不實妄想？」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之義，多所饒益，多所安樂，哀愍世間一切天人。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大慧！攝所攝計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心數妄想，計著我我所生。」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攝所攝計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心數妄想，我我所計著生。世尊！若如是

外種種義相，墮有無相，離性非性，離見相。世尊！第一義亦如是，離量限分譬喻因相。世尊！何故一處妄想不實義，種種性計著妄想生，非計著第一義處相妄想生，將無世尊說邪因論邪？說一生一不生。」

佛告大慧：「非妄想一生一不生。所以者何？謂：有無妄想不生故。外現性非性，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大慧！我說餘愚夫自心種種妄想相故，事業在前，種種妄想性想計著生。云何愚夫得離我我所計著見？離作所作因緣過，覺自妄想心量，身心轉變，究竟明解一切地，如來自覺境界，離五法自性事見妄想。以是因緣故，我說妄想從種種不實義計著生。知如實義，得解脫息種種妄想。」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因及與緣，	從此生世間，
妄想著四句，	不知我所通。
世間非有生，	亦復非無生，
不從有無生，	亦非非有無。
諸因及與緣，	云何愚妄想，
非有亦非無，	亦復非有無？
如是觀世間，	心轉得無我，
一切性不生，	以從緣生故。
一切緣所作，	所作非自有，
事不自生事，	有二事過故。
無二事過故，	非有性可得。
觀諸有為法，	離攀緣所緣，
無心之心量，	我說為心量。
量者自性處，	緣性二俱離，
性究竟妙淨，	我說名為量。

施設世諦我，	彼則無實事，
諸陰陰施設，	無事亦復然。
有四種平等，	相及因性生，
第三無我等，	第四修修者，
妄想習氣轉，	有種種心生，
境界於外現，	是世俗心量。
外現而非有，	心見彼種種，
建立於身財，	我說為心量。
離一切諸見，	及離想所想，
無得亦無生，	我說為心量。
非性非非性，	性非性悉離，
謂彼心解脫，	我說為心量。
如如與空際，	涅槃及法界，
種種意生身，	我說為心量。」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菩薩摩訶薩當善語義。云何為菩薩善語義？云何為語？云何為義？」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云何為語？謂言字妄想和合，依咽喉唇舌齒斷 yín 頰輔，因彼我言說，妄想習氣計著生。是名為語。

「大慧！云何為義？謂離一切妄想相、言說相，是名為義。大慧！菩薩摩訶薩於如是義，獨一靜處，聞思修慧，緣自覺了，向涅槃城，習氣身轉變已，自覺境界，觀地地中間勝進義相。是名菩薩摩訶薩善義。

「復次，大慧！善語義菩薩摩訶薩，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觀義與語，亦復如是。若語異義者，則不因語辯義，而以語入義，如燈照色。復次，大慧！不生不滅，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

性等，如緣言說義計著，墮建立及誹謗見。異建立，異妄想，如幻種種妄想現。譬如種種幻，凡愚眾生作異妄想，非聖賢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彼言既妄想，	建立於諸法，
以彼建立故，	死墮泥犁中。
陰中無有我，	陰非即是我，
不如彼妄想，	亦復非無我。
一切悉有性，	如凡愚妄想，
若如彼所見，	一切應見諦。
一切法無性，	淨穢悉無有，
不實如彼見，	亦非無所有。

「復次，大慧！智識相，今當說。若善分別智識相者，汝及諸菩薩，則能通達智識之相，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彼智有三種，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智。云何世間智？謂一切外道凡夫，計著有無。云何出世間智？謂一切聲聞、緣覺，墮自共相悵望計著。云何出世間上上智？謂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見不生不滅，離有無品，入如來地，人法無我，緣自得生。大慧！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復次，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復次，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復次，有三種智，謂知生滅、知自共相、知不生不滅。復次，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復次，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復次，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故如水中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採集業為識，	不採集為智，
觀察一切法，	通達無所有。
逮得自在力，	是則名為慧，

縛境界為心，	覺想生為智。
無所有及勝，	慧則從是生，
心意及與識，	遠離思惟想。
得無思想法，	佛子非聲聞，
寂靜勝進忍，	如來清淨智。
生於善勝義，	所行悉遠離，
我有三種智，	聖開發真實。
於彼想思惟，	悉攝受諸性，
二乘不相應，	智離諸所有。
計著於自性，	從諸聲聞生，
超度諸心量，	如來智清淨。

「復次，大慧！外道有九種轉變論。外道轉變見生，所謂：形處轉變、相轉變、因轉變、成轉變、見轉變、性轉變、緣分明轉變、所作分明轉變、事轉變。大慧！是名九種轉變見。一切外道，因是起有無生轉變論。云何形處轉變？謂：形處異見。譬如金變作諸器物，則有種種形處顯現，非金性變。一切性變，亦復如是。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乃至事轉變妄想，彼非如非異，妄想故。如是一切性轉變，當知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轉變妄想，彼亦無有轉變，若有若無，自心現，外性非性。大慧！如是凡愚眾生，自妄想修習生。大慧！無有法若生若滅，如見幻夢色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形處時轉變，	四大種諸根，
中陰漸次生，	妄想非明智。
最勝於緣起，	非如彼妄想，
然世間緣起，	如乾闥婆城。」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一切法相續義、解脫義。若善分別一切法相續不相續相，我及諸菩薩善解一切相

續巧方便，不墮如所說義，計著相續。善於一切諸法相續不相續相，及離言說文字妄想覺，遊行一切諸佛刹土，無量大眾，力自在神通總持之印，種種變化，光明照曜 yào。覺慧善入十無盡句，無方便行。猶如日月摩尼四大，於一切地，離自妄想相見，見一切法如幻夢等。入佛地身，於一切眾生界，隨其所應而為說法而引導之，悉令安住一切諸法如幻夢等，離有無品，及生滅妄想，異言說義，其身轉勝。」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無量一切諸法，如所說義，計著相續。所謂：相計著相續、緣計著相續、性非性計著相續、生不生妄想計著相續、滅不滅妄想計著相續、乘非乘妄想計著相續、有為無為妄想計著相續、地地自相妄想計著相續、自妄想無間妄想計著相續、有無品外道依妄想計著相續、三乘一乘無間妄想計著相續。復次，大慧！此及餘凡愚眾生，自妄想相續。以此相續故，凡愚妄想如蠶 cán 作繭 jiǎn，以妄想絲自纏纏他，有無相續相計著。復次，大慧！彼中亦無相續及不相續相。見一切法寂靜，妄想不生故。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寂靜。復次，大慧！覺外性非性，自心現相無所有。隨順觀察自心現量，有無一切性無相，見相續寂靜故，於一切法，無相續不相續相。復次，大慧！彼中無有若縛若解。餘墮不如實覺知，有縛有解。所以者何？謂於一切法有無有，無眾生可得故。」

「復次，大慧！愚夫有三相續，謂貪恚癡及愛未來，有喜愛俱。以此相續，故有趣相續，彼相續者續五趣。大慧！相續斷者，無有相續不相續相。復次，大慧！三和合緣，作方便計著，識相續無間生。方便計著，則有相續。三和合緣識斷，見三解脫，一切相續不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不真實妄想， 是說相續相，
若知彼真實， 相續網則斷。
於諸性無知， 隨言說攝受，
譬如彼蠶 cán 蟲，結網而自纏，
愚夫妄想縛， 相續不觀察。」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以彼彼妄想，妄想彼彼性，非有彼自性，但妄想自性耳。」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為世尊如是說煩惱清淨無性過耶？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

佛告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大慧！非如愚夫性自性妄想真實。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大慧！如聖智有性自性，聖知、聖見、聖慧眼，如是性自性知。」

大慧白佛言：「若使如聖，以聖知、聖見、聖慧眼，非天眼，非肉眼，性自性如是知，非如愚夫妄想。世尊！云何愚夫離是妄想，不覺聖性事故？世尊！彼亦非顛倒，非不顛倒。所以者何？謂：不覺聖事性自性故，不見離有無相故。世尊！聖亦不如是見，如是妄想，不以自相境界為境界故。世尊！彼亦性自性相，妄想自性如是現，不說因無因故，謂墮性相見故。異境界，非如彼等，如是無窮過。世尊！不覺性自性相故。世尊！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彼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實知妄想？世尊！妄想異，自性相異。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性想。彼云何各各不妄想，愚夫不如實知，然為眾生離妄想故，說如妄想相不如實有？世尊！何故遮眾生有無見事自性計著，聖智所行境界計著墮有見，說空法非性，而說聖智自性事？」

佛告大慧：「非我說空法非性，亦不墮有見說聖智自性事，然為令眾生離恐怖句故。眾生無始已來計著性自性相，聖智事自性

計著相見，說空法。大慧！我不說性自性相。大慧！但我住自得如實空法，離惑亂相見，離自心現性非性見。得三解脫，如實印所印。於性自性，得緣自覺觀察住，離有無事見相。

「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者，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宗。所以者何？謂宗一切性非性故，及彼因生相故。說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則壞。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壞者，以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壞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說則壞。大慧！有無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有無相不可得。大慧！若使彼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壞。以有無性相不生故，不應立宗。五分論多過故，展轉因異相故，及為作故，不應立宗分，謂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無自性，不應立宗。大慧！然菩薩摩訶薩，說一切法如幻夢，現不現相故，及見覺過故，當說一切法如幻夢性，除為愚夫離恐怖句故。大慧！愚夫墮有無見，莫令彼恐怖，遠離摩訶衍。」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曰：

「無自性無說，	無事無相續，
彼愚夫妄想，	如死尸惡覺。
一切法不生，	非彼外道宗，
至竟無所生，	性緣所成就。
一切法不生，	慧者不作想，
彼宗因生故，	覺者悉除滅。
譬如翳目視，	妄見垂髮相，
計著性亦然，	愚夫邪妄想。
施設於三有，	無有事自性，
施設事自性，	思惟起妄想。
相事設言教，	意亂極震掉，
佛子能超出，	遠離諸妄想。

非水水相受， 斯從渴愛生，
愚夫如是惑， 聖見則不然。
聖人見清淨， 三脫三昧生，
遠離於生死， 遊行無所畏。
修行無所有， 亦無性非性，
性非性平等， 從是生聖果。
云何性非性？ 云何為平等？
謂彼心不知， 內外極漂動；
若能壞彼者， 心則平等見。」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如攀緣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施設。所攝受非性，攝受亦非性。以無攝故，智則不生，唯施設名耳。云何，世尊！為不覺性自相共相，異不異故，智不得耶？為自相共相，種種性自性相隱蔽故，智不得耶？為山巖石壁，地水火風障故，智不得耶？為極遠極近故，智不得耶？為老小盲冥，諸根不具故，智不得耶？世尊！若不覺自共相異不異，智不得者；不應說智，應說無智，以有事不可得故。若復種種自共相性自性相隱蔽故，智不得者；彼亦無智，非是智。世尊！有爾炎故智生，非無性會爾炎，故名為智。若山巖石壁，地水火風，極遠極近，老小盲冥，諸根不具，智不得者；此亦非智，應是無智，以有事不可得故。」

佛告大慧：「不如是，無智應是智，非非智。我不如是隱覆，說攀緣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覺自心現量，有無有、外性非性，智而事不得。不得故，智於爾炎不生。順三解脫，智亦不得。非妄想者，無始性非性，虛偽習智，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故於外事處所，相性作無性，妄想不斷。自心現量建立，說我我所相，攝受計著。不覺自心現量，於智爾炎而起妄想。妄想故，外性非性，觀察不得，依於斷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有諸攀緣事， 智慧不觀察，
此無智非智， 是妄想者說。
於不異相性， 智慧不觀察，
障礙及遠近， 是名為邪智。
老小諸根冥， 而智慧不生，
而實有爾炎， 是亦說邪智。」

「復次，大慧！愚癡凡夫，無始虛偽惡邪妄想之所迴轉，迴轉時，自宗通及說通，不善了知。著自心現外性相故，著方便說，於自宗四句清淨通相，不善分別。」

大慧白佛言：「誠如尊教。唯願世尊為我分別說通及宗通。我及餘菩薩摩訶薩善於二通，來世凡夫聲聞緣覺不得其短。」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三世如來有二種法通，謂說通及自宗通。說通者，謂隨眾生心之所應，為說種種眾具契經。是名說通。自宗通者，謂修行者，離自心現種種妄想。謂不墮一異、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識。自覺聖境界，離因成見相，一切外道、聲聞、緣覺墮二邊者，所不能知。我說是名自宗通法。大慧！是名自宗通及說通相。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謂我二種通， 宗通及言說，
說者授童蒙， 宗為修行者。」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一時說言：『世間諸論種種辯說，慎勿習近。若習近者，攝受貪欲，不攝受法。』世尊何故作如是說？」

佛告大慧：「世間言論，種種句味，因緣譬喻，採習莊嚴，誘

引誑惑愚癡凡夫。不入真實自通，不覺一切法，妄想顛倒，墮於二邊。凡愚癡惑而自破壞，諸趣相續不得解脫，不能覺知自心現量，不離外性自性，妄想計著。是故世間言論種種辯說，不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誑惑迷亂。大慧！釋提桓因廣解眾論，自造聲論。彼世論者有一弟子，持龍形像，詣釋天宮，建立論宗，要壞帝釋千輻之輪。隨我不如，斷一一頭，以謝所屈。作是要已，即以釋法，摧伏帝釋。釋墮負處，即壞其輪，還來人間。如是，大慧！世間言論，因譬莊嚴，乃至畜生，亦能以種種句味，惑彼諸天及阿修羅著生滅見，而沉於人。是故，大慧！世間言論應當遠離，以能招致苦生因故，慎勿習近。大慧！世論者，惟說身覺境界而已。大慧！彼世論者，乃有百千，但於後時後五十年，當破壞結集。惡覺因見盛故，惡弟子受。如是，大慧！世論破壞結集，種種句味，因譬莊嚴，說外道事，著自因緣，無有自通。大慧！彼諸外道，無自通論，於餘世論，廣說無量百千事門，無有自通，亦不自知愚癡世論。」

爾時，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外道世論，種種句味因譬莊嚴，無有自通，自事計著者；世尊亦說世論，為種種異方諸來會眾天人、阿修羅，廣說無量種種句味。亦非自通耶？亦入一切外道智慧言說數耶？」

佛告大慧：「我不說世論，亦無來去，惟說不來不去。大慧！來者，趣聚會生。去者，散壞。不來不去者，是不生不滅。我所說，不墮世論妄想數中。所以者何？謂：不計者外性非性，自心現處。二邊妄想所不能轉。相境非性，覺自心現，則自心現，妄想不生。妄想不生者，空無相無作，入三脫門，名為解脫。

「大慧！我念一時，於一處住。有世論婆羅門，來詣我所。不請空閑，便問我言：『瞿曇！一切所作耶？』

「我時答言：『婆羅門！一切所作，是初世論。』

「彼復問言：『一切非所作耶？』

「我復報言：『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論。』

「彼復問言：『一切常耶？一切無常耶？一切生耶？一切不生耶？』

「我時報言：『是六世論。』

「大慧！彼復問我言：『一切一耶？一切異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因種種受生現耶？』

「我時報言：『是十一世論。』

「大慧！彼復問言：『一切無記耶？一切有記耶？有我耶？無我耶？有此世耶？無此世耶？有他世耶？無他世耶？有解脫耶？無解脫耶？一切剎那耶？一切不剎那耶？虛空耶？非數滅耶？涅槃耶？瞿曇！作耶？非作耶？有中陰耶？無中陰耶？』

「大慧！我時報言：『婆羅門！如是說者，悉是世論。非我所說，是汝世論。我唯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三有之因，不能覺知自心現量而生妄想，攀緣外性。如外道法，我諸根義，三合智生。我不如是，婆羅門！我不說因，不說無因。惟說妄想攝所攝性，施設緣起，非汝所及餘墮受我相續者，所能覺知。』大慧！涅槃、虛空、滅，非有三種，但數有三耳。

「復次，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癡愛業因故，有三有耶？為無因耶？』

「我時報言：『此二者，亦是世論耳。』

「彼復問言：『一切性皆入自共相耶？』

「我復報言：『此亦世論。婆羅門！乃至意流妄計外塵，皆是世論。』

「復次，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頗有非世論者不？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說種種句味、因緣、譬喻莊嚴。』

「我復報言：『婆羅門！有非汝有者。非為，非宗，非說，非

不說種種句味，非不因譬莊嚴。』

「婆羅門言：『何等為非世論，非非宗，非非說？』

「我時報言：『婆羅門！有非世論，汝諸外道所不能知，以於外性不實妄想虛偽計著故。謂妄想不生，覺了有無自心現量。妄想不生，不受外塵。妄想永息，是名非世論。此是我法，非汝有也。婆羅門！略說彼識，若來若去，若死若生，若樂若苦，若溺若見，若觸若著，種種相。若和合相續，若受，若因計著。婆羅門！如是等比者，是汝等世論，非是我有。』

「大慧！世論婆羅門作如是問，我如是答。彼即默然，不辭而退。思自通處，作是念言：『沙門釋子，出於通外，說無生無相無因，覺自妄想現，妄想不生。』大慧！此即是汝向所問我：『何故說習近世論種種辯說，攝受貪欲，不攝受法？』」

大慧白佛言：「世尊！攝受貪欲及法，有何句義？」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乃能為未來眾生，思惟諮問如是句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所謂貪者，若取、若捨、若觸、若味，繫著外塵，墮二邊見。復生苦陰，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諸患，皆從愛起，斯由習近世論，及世論者，我及諸佛說名為貪。是名攝受貪欲，不攝受法。大慧！云何攝受法？謂：善覺知自心現量，見人無我及法無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下(丹上)地，離心意意識，一切諸佛智慧灌頂，具足攝受十無盡句，於一切法無開發自在，是名為法。所謂不墮一切見、一切虛偽、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二邊。大慧！多有外道癡人，墮於二邊若常若斷，非黠慧者。受無因論，則起常見；外因壞因緣非性，則起斷見。大慧！我不見生住滅故，說名為法。大慧！是名貪欲及法。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世間論，	外道虛妄說，
妄見作所作，	彼則無自宗。
惟我一自宗，	離於作所作，
為諸弟子說，	遠離諸世論。
心量不可見，	不觀察二心，
攝所攝非性，	斷常二俱離，
乃至心流轉，	是則為世論。
妄想不轉者，	是人見自心，
來者謂事生，	去者事不現。
明了知去來，	妄想不復生，
有常及無常，	所作無所作，
此世他世等，	斯皆世論通。」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言涅槃者，為何等法，名為涅槃？而諸外道各起妄想。」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如諸外道妄想涅槃，非彼妄想隨順涅槃。」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或有外道，陰界入滅，境界離欲，見法無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去來現在境界，諸受陰盡，如燈火滅，如種子壞，妄想不生。斯等於此，作涅槃想。大慧！非以見壞，名為涅槃。大慧！或以從方至方，名為解脫，境界想滅，猶如風止。或復以覺所覺見壞，名為解脫。或見常無常，作解脫想。或見種種相想，招致苦生因；思惟是已，不善覺知自心現量，怖畏於相，而見無相，深生愛樂，作涅槃想。或有覺知內外諸法，自相共相，去來現在，有性不壞，作涅槃想。或謂我、人、眾生、壽命，一

切法壞，作涅槃想。**或**以外道惡燒智慧，見自性及士夫，彼二有間，士夫所出，名為自性。如冥初比，求那轉變，求那是作者，作涅槃想。**或謂**福非福盡，或謂諸煩惱盡，或謂智慧。或見自在是真實作生死者，作涅槃想。**或謂**展轉相生，生死更無餘因。如是即是計著因，而彼愚癡不能覺知。不知故，作涅槃想。**或有**外道言，得真諦道，作涅槃想。**或見**功德，功德所起和合，一異、俱不俱，作涅槃想。**或見**自性所起孔雀文彩，種種雜寶，及利刺等性，見已作涅槃想。大慧！**或有**覺二十五真實，或王守護國，受六德論，作涅槃想。**或見**時是作者，時節世間，如是覺者，作涅槃想。**或謂**性，或謂非性，或謂知性非性，或見有覺與涅槃差別，作涅槃想。**有如是比種種妄想**，外道所說，不成所成，智者所棄。大慧！**如是一切，悉墮二邊，作涅槃想**。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彼中都無若生若滅。大慧！彼一一外道涅槃，彼等自論。智慧觀察，都無所立。如彼妄想心意來去，漂馳流動，一切無有得涅槃者。

「大慧！如我所說涅槃者，謂善覺知自心現量(量有四種：一、現見，二、比知，三、譬喻，四、先勝相傳。彼外道於四度量，悉皆不成也)，不著外性，離於四句，見如實處，不隨自心現妄想二邊，攝所攝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見所成，愚於真實，不應攝受。棄捨彼已，得自覺聖法。知二無我，離二煩惱，淨除二障，永離二死。上上地如來地，如影幻等諸深三昧，離心、意、意識，說名涅槃。大慧！**汝等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當疾遠離一切外道諸涅槃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外道涅槃見，	各各起妄想，
斯從心想生，	無解脫方便。
愚於縛縛者，	遠離善方便，

外道解脫想，
眾智各異趣，
彼悉無解脫，
一切癡外道，
有無有品論，
凡愚樂妄想，
言語三苦本，
譬如鏡中像，
於妄想心鏡，
不識心及緣，
了心及境界，
心者即種種，
事現而無現，
三有惟妄想，
妄想種種現，
經經說妄想，
若離於言語，
解脫終不生。
外道所見通，
愚癡妄想故。
妄見作所作，
彼悉無解脫。
不聞真實慧，
真實滅苦因。
雖現而非有，
愚夫見有二。
則起二妄想，
妄想則不生。
遠離相所相，
如彼愚妄想。
外義悉無有，
凡愚不能了。
終不出於名，
亦無有所說。」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一切佛語心品之四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三藐三佛陀。我及餘菩薩摩訶薩，善於如來自性，自覺覺他。」

佛告大慧：「恣所欲問，我當為汝隨所問說。」

大慧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為作耶？為不作耶？為事耶？為因耶？為相耶？為所相耶？為說耶？為所說耶？為覺耶？為所覺耶？如是等辭句，為異為不異？」

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如是等辭句，非事，非因。所以者何？俱有過故。大慧！若如來是事者，或作或無常。無常故，一切事應是如來。我及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無所得故，方便則空，同於兔角、般大之子，以無所有故。大慧！若無事無因者，則非有非無。若非有非無，則出於四句。四句者，是世間言說。若出四句者，則不墮四句。不墮故，智者所取。一切如來句義亦如是，慧者當知。如我所說，一切法無我。當知此義，無我性是無我。一切法有自性，無他性，如牛馬。大慧！譬如非牛馬性、馬牛性。其實非有非無，彼非無自相。如是，大慧！一切諸法，非無自相有自相，但非無我愚夫之所能知。以妄想故，如是一切法空，無生，無自性。當如是知。如是如來與陰，非異非不異。若不異陰者，應是無常。若異者，方便則空。若二者，應有異。如牛角，相似故不異；長短差別故有異。一切法亦如是。大慧！如牛右角異左角，左角異右角，如是長短種種色各各異。大慧！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如是如來解脫，非異非不異。如是如來以解脫名說。若如來異解脫者，應色相成；色相成故，應無常。若不異者，修行者得相應無分別，而修行者見分

別。是故非異非不異。如是智及爾炎，非異非不異。大慧！智及爾炎，非異非不異者，非常非無常，非作非所作，非有為非無為，非覺非所覺，非相非所相，非陰非異陰，非說非所說，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故，悉離一切量(見聞覺識識名為量)。離一切量，則無言說。無言說，則無生。無生，則無滅。無滅，則寂滅。寂滅，則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則無事無因。無事無因，則無攀緣。無攀緣，則出過一切虛偽。出過一切虛偽，則是如來。如來則是三藐三佛陀。大慧！**是名三藐三佛陀。佛陀者，離一切根量。**」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悉離諸根量，	無事亦無因，
已離覺所覺，	亦離相所相。
陰緣等正覺，	一異莫能見，
若無有見者，	云何而分別？
非作非不作，	非事亦非因，
非陰不在陰，	亦非有餘雜，
亦非有諸性，	如彼妄想見。
當知亦非無，	此法法自爾，
以有故有無，	以無故有有；
若無不應受，	若有不應想。
或於我非我，	言說量留連，
沈溺於二邊，	自壞壞世間。
解脫一切過，	正觀察我通，
是名為正觀，	不毀大導師。」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修多羅攝受不生不滅。又世尊說，不生不滅，是如來異名。云何世尊為無性故說不生不滅？為是如來異名？」

佛告大慧：「我說一切法不生不滅，有無品不現。」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不生者，則攝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惟願為說。」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我說如來，非無性，亦非不生不滅攝一切法，亦不待緣故不生不滅，亦非無義。大慧！我說意生法身如來名號，彼不生者，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七住菩薩，非其境界。大慧！彼不生即如來異名。大慧！譬如因陀羅釋迦、不蘭陀羅，如是等諸物，一一各有多名，亦非多名而有多性，亦非無自性。如是，大慧！我於此娑呵世界(娑呵譯言能忍)，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愚夫悉聞，各說我名，而不解我如來異名。大慧！或有眾生，知我如來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有知救世者，有知自覺者，有知導師者，有知廣導者，有知一切導者，有知仙人者，有知梵者，有知毘紐者，有知自在者，有知勝者，有知迦毘羅者，有知真實邊者，有知月者，有知日者，有知生者，有知無生者，有知無滅者，有知空者，有知如如者，有知諦者，有知實際者，有知法性者，有知涅槃者，有知常者，有知平等者，有知不二者，有知無相者，有知解脫者，有知道者，有知意生者。大慧！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不增不減。此及餘世界，皆悉知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彼諸愚夫，不能知我，墮二邊故。然悉恭敬供養於我，而不善解知辭句義趣，不分別名，不解自通，計著種種言說章句。於不生不滅，作無性想。不知如來名號差別，如因陀羅釋迦、不蘭陀羅。不解自通，會歸終極。於一切法，隨說計著。大慧！彼諸癡人作如是言：『義如言說，義說無異。所以者何？謂義無身故，言說之外，更無餘義，惟止言說。』大慧！彼惡燒智，

不知言說自性，不知言說生滅，義不生滅。大慧！一切言說，墮於文字，義則不墮。離性非性故，無受生，亦無身故。大慧！如來不說墮文字法，文字有無不可得故，除不墮文字。大慧！若有說言，如來說墮文字法者，此則妄說。法離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離文字故。非不饒益義說。**言說者**，眾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為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廣說經法。**

「以眾生惓望煩惱不一故，我及諸佛，為彼種種異解眾生而說諸法，令離心、意、意識故，不為得自覺聖智處。大慧！於一切法無所有，覺自心現量，離二妄想。諸菩薩摩訶薩依於義，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壞第一義，亦不能覺他。墮惡見相續而為眾說，不善了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亦不知章句。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達章句，具足性義，彼則能以正無相樂而自娛樂，平等大乘建立眾生。大慧！攝受大乘者，則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者，則攝受一切眾生。攝受一切眾生者，則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則佛種不斷。佛種不斷者，則能了知得殊勝入處。知得殊勝入處，菩薩摩訶薩常得化生，建立大乘。十自在力，現眾色像。通達眾生形類惓望煩惱諸相，如實說法。如實者，不異。如實者，不來不去相，一切虛偽息。是名如實。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離文字故。大慧！如為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觀指，不得實義。如是愚夫，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竟不捨，終不能得離言說指第一實義。大慧！譬如嬰兒應食熟食，不應食生。若食生者則令發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大慧！如是不生不滅，不方便修，則為不善。**是故應當善修方便，莫隨**

言說，如視指端。是故，大慧！於真實義，當方便修。真實義者，微妙寂靜，是涅槃因。言說者，妄想合。妄想者，集生死。大慧！實義者，從多聞者得。大慧！多聞者，謂善於義，非善言說。善義者，不隨一切外道經論，身自不隨，亦不令他隨，是則名曰大德多聞。是故欲求義者，當親近多聞，所謂善義者，當親近多聞，所謂善義。與此相違，計著言說，應當遠離。」

爾時，大慧菩薩復承佛威神而白佛言：「世尊！世尊顯示不生不滅，無有奇特。所以者何？一切外道因亦不生不滅。世尊亦說虛空非數緣滅，及涅槃界不生不滅。世尊！外道說因，生諸世間。世尊亦說無明愛業妄想為緣，生諸世間。彼因此緣，名差別耳，外物因緣亦如是。如是，世尊！與外道論無有差別。微塵勝妙自在眾生主等，如是九物不生不滅。世尊亦說一切性不生不滅，有無不可得。外道亦說四大不壞，自性不生不滅。四大常。是四大，乃至周流諸趣不捨自性。世尊所說亦復如是。是故我言無有奇特。惟願世尊，為說差別，所以奇特勝諸外道。若無差別者，一切外道皆亦是佛。以不生不滅故，而世尊說，一世界中多佛出世者，無有是處。如向所說，一世界中應有多佛，無差別故。」

佛告大慧：「我說不生不滅，不同外道不生不滅。所以者何？彼諸外道，有性自性，得不生不變相。我不如是墮有無品。大慧！我者離有無品，離生滅，非性非無性。如種種幻夢現，故非無性。云何無性？謂色無自性相攝受，現不現故，攝不攝故。以是故，一切性無性非無性，但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安隱快樂，世事永息。愚癡凡夫，妄想作事，非諸賢聖。不實妄想，如捷闥婆城，及幻化人。大慧！如捷闥婆城及幻化人，種種眾生商賈出入。愚夫妄想謂真出入，而實無有出者入者，但彼妄想故。如是，大慧！愚癡凡夫，起不生不滅，彼亦無有有為無為。如幻人生，其實無有若生若滅，性無性無所有故。一切法亦如是，離於生滅。愚癡

凡夫，墮不如實，起生滅妄想，非諸賢聖。不如實者，不爾。如性自性妄想，亦不異。若異妄想者，計著一切性自性，不見寂靜。不見寂靜者，終不離妄想。是故，大慧！無相見勝。非相見相者，受生因，故不勝。大慧！無相者，妄想不生，不起不滅，我說涅槃。大慧！涅槃者，如真實義見，離先妄想心心數法，逮得如來自覺聖智，我說是涅槃。」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滅除彼生論，	建立不生義，
我說如是法，	愚夫不能知。
一切法不生，	無性無所有，
乾闥婆幻夢，	有性者無因，
無生無自性，	何因空當說。
以離於和合，	覺知性不現，
是故空不生，	我說無自性。
謂一一和合，	性現而非有，
分析無和合，	非如外道見。
夢幻及垂髮，	野馬乾闥婆，
世間種種事，	無因而相現。
折伏有因論，	申暢無生義。
申暢無生者，	法流永不斷，
熾然無因論，	恐怖諸外道。
云何何所因，	彼以何故生，
於何處和合，	而作無因論？
觀察有為法，	非無因有因，
彼生滅論者，	所見從是滅。
云何為無生，	為是無性耶？
為顧視諸緣，	有法名無生？

名不應無義，	惟為分別說，
非無性無生，	亦非顧諸緣，
非有性而名，	名亦非無義。
一切諸外道，	聲聞及緣覺，
七住非境界，	是名無生相。
遠離諸因緣，	亦離一切事，
惟有微心住，	想所想俱離，
其身隨轉變，	我說是無生。
無外性無性，	亦無心攝受，
斷除一切見，	我說是無生。
如是無自性，	空等應分別，
非空故說空，	無生故說空。
因緣數和合，	則有生有滅，
離諸因緣數，	無別有生滅。
捨離因緣數，	更無有異性，
若言一異者，	是外道妄想。
有無性不生，	非有亦非無，
除其數轉變，	是悉不可得。
但有諸俗數，	展轉為鉤鎖，
離彼因緣鎖，	生義不可得。
生無性不起，	離諸外道過，
但說緣鉤鎖，	凡愚不能了。
若離緣鉤鎖，	別有生性者，
是則無因論，	破壞鉤鎖義。
如燈顯眾像，	鉤鎖現若然，
是則離鉤鎖，	別更有諸性。
無性無有生，	如虛空自性，

若離於鉤鎖， 慧無所分別。
復有餘無生， 賢聖所得法，
彼生無生者(彼生是四相生)，
是則無生忍。 若使諸世間，
觀察鉤鎖者， 一切離鉤鎖，
從是得三昧。 癡愛諸業等，
是則內鉤鎖， 攢燧泥團 tuán 輪，
種子等名外。 若使有他性，
而從因緣生， 彼非鉤鎖義，
是則不成就。 若生無自性，
彼為誰鉤鎖？ 展轉相生故，
當知因緣義。 使生有他性，
而從因緣生， 彼非鉤鎖義，
是則不成就。 堅濕煖動法，
凡愚生妄想， 離數無異法，
是則說無性。 如醫療眾病，
無有若干論， 以病差別故，
為設種種治。 我為彼眾生，
破壞諸煩惱， 知其根優劣，
為彼說度門。 非煩惱根異，
而有種種法， 唯說一乘法，
是則為大乘。」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皆起無常妄想。世尊亦說一切行無常，是生滅法。此義云何？為邪為正？為有幾種無常？」

佛告大慧：「一切外道有七種無常，非我法也。何等為七？彼

有說言，作已而捨，是名無常。有說形處壞，是名無常。有說即色是無常。有說色轉變中間，是名無常。無間自之散壞，如乳酪等轉變，中間不可見，無常毀壞，一切性轉。有說性無常。有說性無性無常。有說一切法不生無常，入一切法。

「大慧！性無性無常者，謂四大及所造自相壞。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

「彼不生無常者，非常無常。一切法有無不生，分析乃至微塵不可見，是不生義非生，是名不生無常相。若不覺此者，墮一切外道生無常義。

「大慧！性無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無常性。所以者何？謂無常自性不壞。大慧！此是一切性無性無常事。除無常，無有能令一切法性無性者。如杖瓦石，破壞諸物。現見各各不異，是性無常事，非作所作有差別。此是無常，此是事。作所作無異者，一切性常，無因性。大慧！一切性無性有因，非凡愚所知，非因不相似事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無常。是不相似事。作所作無有別異。而悉見有異。若性無常者，墮作因性相。若墮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墮者，自無常應無常。無常無常故，一切性不無常，應是常。若無常入一切性者，應墮三世。彼過去色與壞俱，未來不生，色不生故，現在色與壞相俱。色者，四大積集差別。四大及造色自性不壞，離異不異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壞，一切三有四大及造色，在所知有生滅。離四大造色，一切外道於何所思惟無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壞故。

「離始造無常者，非四大。復有異四大，各各異相。自相故，非差別可得，彼無差別。斯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當知是無常。

「彼形處壞無常者，謂四大及造色不壞，至竟不壞。大慧！竟者，分析乃至微塵觀察壞。四大及造色形處異見長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壞，形處壞現。墮在數論。

「色即無常者，謂色即是無常。彼則形處無常，非四大。若四大無常者，非俗數言說。世俗言說非性者，則墮世論。見一切性，但有言說，不見自相生。

「轉變無常者。謂色異性現，非四大。如金，作莊嚴具，轉變現，非金性壞，但莊嚴具處所壞。如是餘性轉變等，亦如是。

「如是等種種外道無常見妄想。火燒四大時，自相不燒。各各自相相壞者，四大造色應斷。大慧！我法起非常非無常。所以者何？謂外性不決定故。惟說三有微心，不說種種相有生有滅。四大合會差別，四大及造色，故妄想二種事攝所攝。知二種妄想，離外性無性二種見，覺自心現量。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作行。離心性無性妄想，世間出世間上上一切法，非常非無常。不覺自心現量，墮二邊惡見相續。一切外道不覺自妄想，此凡夫無有根本，謂世間、出世間上上法，從說妄想生，非凡愚所覺。」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遠離於始造，	及與形處異，
性與色無常，	外道愚妄想。
諸性無有壞，	大大自性住，
外道無常想，	沒在種種見。
彼諸外道等，	無若生若滅，
大大性自常，	何謂無常想？
一切唯心量，	二種心流轉，
攝受及所攝，	無有我我所。
梵天為樹根，	枝條普周遍，
如是我所說，	惟是彼心量。」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一切菩薩、聲聞、緣覺滅正受次第相續。若善於滅正受次第相續相者，我及餘菩薩

終不妄捨滅正受樂門，不墮一切聲聞、緣覺、外道愚癡。」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

佛告大慧：「六地起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緣覺，入滅正受。第七地菩薩摩訶薩，念念正受，離一切性自性相正受，非聲聞、緣覺。諸聲聞、緣覺，墮有行，攝所攝相滅正受，是故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法無差別相，非分得種種相性，覺一切法善不善性相正受，是故七地無善念正受。大慧！八地菩薩及聲聞、緣覺，心、意、意識妄想相滅。初地乃至七地菩薩摩訶薩，觀三界心、意、意識量，離我我所，自妄想修，墮外性種種相。愚夫二種自心，攝所攝，向無知，不覺無始過惡，虛偽習氣所薰。大慧！八地菩薩摩訶薩、聲聞、緣覺涅槃。菩薩者，三昧覺所持，是故三昧門樂，不般涅槃。若不持者，如來地不滿足，棄捨一切為眾生事，佛種則斷，諸佛世尊為示如來不可思議無量功德。聲聞、緣覺三昧門，得樂所牽故，作涅槃想。大慧！我分部七地，善修心、意、意識相，善修我我所，攝受人法無我，生滅自共相，善四無礙，決定力三昧門，地次第相續，入道品法。不令菩薩摩訶薩不覺自共相，不善七地，墮外道邪徑，故立地次第。大慧！彼實無有若生若滅，除自心現量。所謂地次第相續，及三界種種行，愚夫所不覺。愚夫所不覺者，謂我及諸佛說地次第相續，及說三界種種行。

「復次，大慧！聲聞、緣覺、第八菩薩地，滅三昧樂門醉所醉，不善自心現量，自共相習氣所障。墮人法無我法攝受見，妄想涅槃想，非寂滅智慧覺。大慧！菩薩者，見滅三昧門樂，本願哀愍，大悲成就，知分別十無盡句，不妄想涅槃想。彼已涅槃妄想不生故，離攝所攝妄想。覺了自心現量，一切諸法妄想不生。不墮心、意、意識，外性自性相計著妄想。非佛法因不生，隨智

慧生，得如來自覺地。如人夢中方便度水，未度而覺。覺已思惟，為正為邪？非正非邪。餘無始見聞覺識因想，種種習氣，種種形處，墮有無想，心、意、意識夢現。大慧！如是菩薩摩訶薩，於第八菩薩地，見妄想生。從初地轉進至第七地，見一切法如幻等，方便度攝所攝心妄想，行已，作佛法方便，未得者令得。大慧！此是菩薩涅槃方便不懷，離心、意、意識，得無生法忍。大慧！於第一義無次第相續，說無所有妄想寂滅法。」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量無所有，	此住及佛地，
去來及現在，	三世諸佛說。
心量地第七，	無所有第八，
二地名為住，	佛地名最勝。
自覺智及淨，	此則是我地，
自在最勝處，	清淨妙莊嚴。
照曜 yào 如盛火，	光明悉遍至，
熾炎不壞目，	周輪化三有。
化現在三有，	或有先時化，
於彼演說乘，	皆是如來地。
十地則為初，	初則為八地，
第九則為七，	七亦復為八；
第二為第三，	第四為第五，
第三為第六，	無所有何次。」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為常無常？」

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謂二俱有過。常者，有作主過。常者，一切外道說作者。無所作，是故如來常

非常，非作常有過故。若如來無常者，有作無常過。陰所相，相無性，陰壞則應斷，而如來不斷。大慧！一切所作皆無常，如瓶衣等，一切皆無常過。一切智眾具方便應無義，以所作故。一切所作皆應是如來，無差別因性故。**是故，大慧！如來非常非無常。**

「復次，大慧！如來非如虛空常。如虛空常者，自覺聖智眾具無義過。大慧！譬如虛空，非常非無常。離常無常、一異、俱不俱、常無常過，故不可說，是故如來非常。

「復次，大慧！若如來無生常者，如兔馬等角，以無生常故，方便無義。以無生常過故，如來非常。

「復次，大慧！更有餘事知如來常。所以者何？謂無間所得智常，故如來常。大慧！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畢定住。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無間住，不住虛空，亦非愚夫之所覺知。大慧！如來所得智，是般若所熏。大慧！如來非心、意、意識、彼諸陰、界、入處所熏。大慧！一切三有，皆是不實妄想所生；如來不從不實虛妄想生。大慧！以二法故，有常無常，非不二。不二者寂靜，一切法無二生相故。**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大慧！乃至言說分別生，則有常無常過。分別覺滅者，則離愚夫常無常見，寂靜慧者，永離常無常，非常無常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眾具無義者，	生常無常過，
若無分別覺，	永離常無常。
從其所立宗，	則有眾雜義，
等觀自心量，	言說不可得。」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更為我說陰界入生滅。彼無有我，誰生誰滅？愚夫者，依於生滅，不覺苦盡，不識涅槃。」

佛言：「善哉！諦聽！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為無始虛偽惡習所薰，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其諸餘識，有生有滅。意、意識等，念念有七。因不實妄想，取諸境界，種種形處，計著名相。不覺自心所現色相，不覺苦樂，不至解脫，名相諸纏，貪生生貪。若因若攀緣，彼諸受根滅，次第不生。除自心妄想，不知苦樂。入滅受想正受，第四禪，善真諦解脫。修行者，作解脫想，不離不轉，名如來藏識藏。七識流轉不滅。所以者何？彼因攀緣諸識生故，非聲聞、緣覺修行境界，不覺無我，自共相攝受，生陰界入。見如來藏、五法自性、人法無我則滅，地次第相續轉進。餘外道見，不能傾動，是名住菩薩不動地。得十三味道門樂，三昧覺所持。觀察不思議佛法自願，不受三昧門樂及實際，向自覺聖趣，不共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所修行道，得十賢聖種性道，及身智意生，離三昧行。**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藏識名。大慧！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大慧！然諸凡聖悉有生滅，修行者自覺聖趣現法樂住，不捨方便。大慧！此如來藏識藏，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見。雖自性淨，客塵所覆故，猶見不淨，非諸如來。大慧！如來者，現前境界，猶如掌中視阿摩勒果。大慧！我於此義，以神力建立，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與七識俱生。聲聞計著，見人法無我。故勝鬘夫人承佛威神，說如來境界，非聲聞、緣覺及外道境界。如來藏識藏，唯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智慧境界。是故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於如來藏識藏，當勤修學，莫但聞覺作

知足想。」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甚深如來藏， 而與七識俱，
二種攝受生， 智者則遠離。
如鏡像現心， 無始習所薰，
如實觀察者， 諸事悉無事。
如愚見指月， 觀指不觀月，
計著名字者， 不見我真實。
心為工伎兒， 意如和伎者，
五識為伴侶， 妄想觀伎眾。」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分別相。我及餘菩薩摩訶薩，於一切地次第相續分別此法，入一切佛法。入一切佛法者，乃至如來自覺地。」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大慧白佛：「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五法、自性、識、二無我分別趣相者，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若修行者，修行入如來自覺聖趣，離於斷常有無等見，現法樂正受住現在前。大慧！不覺彼五法、自性、識、二無我，自心現外性。凡夫妄想，非諸賢聖。」

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愚夫妄想生，非諸賢聖？」

佛告大慧：「愚夫計著俗數名相，隨心流散。流散已，種種相像貌，墮我我所見，惴望計著妙色。計著已，無知覆障，生染著。染著已，貪恚所生業積集。積集已，妄想自纏，如蠶 cán 作繭 jiǎn，墮生死海，諸趣曠野，如汲井輪。以愚癡故，不能知如幻野馬水月自性，離我我所；起於一切不實妄想，離相所相及生住滅，從自心妄想生，非自在、時節、微塵、勝妙生。愚癡凡夫隨名相流。」

「大慧！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為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為聲香味觸法。是名為相。

「大慧！彼妄想者，施設眾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

「大慧！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捨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大慧！菩薩摩訶薩，住如如者，得無所有境界故，得菩薩歡喜地。得菩薩歡喜地已，永離一切外道惡趣，正住出世間趣。法相成熟，分別幻等一切法。自覺法趣相，離諸妄見怪異相。次第乃至法雲地。於其中間，三昧力自在神通開敷。得如來地已，種種變化，圓照示現成熟眾生，如水中月。善究竟滿足十無盡句，為種種意解眾生分別說法，法身離意所作。是名菩薩入如如所得。」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為三種自性入於五法。為各有自相宗？」

佛告大慧：三種自性及八識、二種無我，悉入五法。大慧！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依彼妄想生心心法，名俱時生，如日光俱。種種相各別分別持，是名緣起自性。大慧！正智、如如者，不可壞故名成自性。

「復次，大慧！自心現妄想，八種分別，謂識藏、意、意識及五識身相者，不實相妄想故。我我所二攝受滅，二無我生。是故，大慧！此五法者，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自覺聖智，諸地相續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

「復次，大慧！五法者：相、名、妄想、如如、正智。

「大慧！相者，若處所形相，色像等現，是名為相。

「若彼有如是相，名為瓶等，即此非餘，是說為名。

「施設眾名，顯示諸相，瓶等心心法，是名妄想。

「彼名彼相，畢竟不可得，始終無覺。於諸法無展轉，離不實妄想，是名如如。

「真實決定究竟自性不可得，彼是如相。我及諸佛隨順入處，普為眾生如實演說。施設顯示，於彼隨入正覺。不斷不常，妄想不到。隨順自覺聖趣，一切外道、聲聞、緣覺所不得相，是名正智。

「大慧！是名五法、三種自性、八識、二種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是故，大慧！當自方便學，亦教他人，勿隨於他。」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五法三自性， 及與八種識，
二種無有我， 悉攝摩訶衍。
名相虛妄想， 自性二種相，
正智及如如， 是則為成相。」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句，過去諸佛，如恒河沙，未來現在，亦復如是。云何，世尊！為如說而受？為更有餘義？惟願如來，哀愍解說。」

佛告大慧：「莫如說而受。三世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過世間望，非譬所譬。以凡愚計常，外道妄想，長養惡見，生死無窮。欲令厭離生死趣轉，精勤勝進故，為彼說言。諸佛易見，非如優曇鉢華難得見故，息方便求。有時復觀諸受化者，作是說言：『佛難值遇，如優曇鉢華。』優曇鉢華，無已見今見當見。如來者，世間悉見。不以建立自通故，說言如來出世如優曇鉢華。大慧！自建立自通者，過世間望，彼諸凡愚所不能信，自覺聖智境界，無以為譬，真實如來，過心、意、意識所見之相，不可為譬。大慧！然我說譬佛如恒沙，無有過咎。

「大慧！譬如恒沙，一切魚鼈 biē 輪牧魔羅師子象馬人獸踐踏。沙不念言：『彼惱亂我。』而生妄想。自性清淨，無諸垢污。如來、應供、等正覺自覺聖智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沙，一切外道諸人獸等一切惱亂，如來不念而生妄想。如來寂然無有念想，如來本願，以三昧樂安眾生故，無有惱亂。猶如恒沙等無有異。又斷貪恚故。」

「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盡燒時，燒一切地，而彼地大不捨自性，與火大俱生故。其餘愚夫作地燒想，而地不燒，以火因故。如是，大慧！如來法身，如恒沙不壞。」

「大慧！譬如恒沙，無有限量。如來光明，亦復如是無有限量，為成熟眾生故，普照一切諸佛大眾。」

「大慧！譬如恒沙，別求異沙，永不可得。如是，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無生死生滅，有因緣斷故。」

「大慧！譬如恒河沙，增減不可得知。如是，大慧！如來智慧成熟眾生，不增不減。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壞，如來法身，非是身法。如壓恒沙，油不可得。如是一切極苦眾生逼迫如來，乃至眾生未得涅槃，不捨法界自三昧願樂，以大悲故。」

「大慧！譬如恒沙，隨水而流，非無水也。如是，大慧！如來所說一切諸法，隨涅槃流，是故說言如恒河沙。如來不隨諸去流轉，去是壞義故。大慧！生死本際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說去？大慧！去者斷義，而愚夫不知。」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眾生生死本際不可知者，云何解脫可知？」

佛告大慧：「無始虛偽過惡妄想習氣因滅，自心現知外義，妄想身轉解脫不滅。是故無邊，非都無所有。為彼妄想，作無邊等異名。觀察內外，離於妄想。無異眾生，智及爾炎。一切諸法，悉皆寂靜。不識自心現妄想，故妄想生。若識則滅。」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觀察諸導師， 猶如恒河沙，
不壞亦不去， 亦復不究竟，
是則為平等， 觀察諸如來。
猶如恒沙等， 悉離一切過，
隨流而性常， 是則佛正覺。」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惟願為說一切諸法剎那壞相。世尊！云何一切法剎那？」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佛告大慧：「一切法者，謂善、不善、無記、有為、無為、世間、出世間。有罪、無罪、有漏、無漏、受、不受。大慧！略說心、意、意識及習氣，是五受陰因，是心、意、意識習氣，長養凡愚善不善妄想。大慧！修三昧樂，三昧正受現法樂住，名為賢聖善無漏。大慧！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大慧！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剎那時不住，名為剎那。大慧！剎那者，名識藏，如來藏意俱生識習氣剎那。無漏習氣非剎那，非凡愚所覺。計著剎那論故，不覺一切法剎那非剎那，以斷見壞無為法。大慧！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大慧！如來藏者，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四住地、無明住地所醉。凡愚不覺，剎那見妄想動⁵心。

「復次，大慧！如金、金剛、佛舍利，得奇特性，終不損壞。大慧！若得無間，有剎那者，聖應非聖，而聖未曾不聖。如金金

⁵ “動”，本經中出現 2 次，【元】【明】版本是“熏”，【宮】版本是“薰”。

剛，雖經劫數，稱量不減。云何凡愚，不善於我隱覆之說，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想？」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六波羅蜜滿足，得成正覺。何等為六？」

佛告大慧：「波羅蜜有三種分別，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大慧！**世間波羅蜜者**，我我所攝受計著，攝受二邊，為種種受生處，樂色聲香味觸故，滿足檀波羅蜜；戒、忍、精進、禪定、智慧，亦如是。凡夫神通，及生梵天。大慧！**出世間波羅蜜者**，聲聞、緣覺墮攝受涅槃故，行六波羅蜜，樂自己涅槃樂。**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覺自心現妄想量攝受，及自心二故，不生妄想，於諸趣攝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計著。為安樂一切眾生故，生檀波羅蜜，起上方便；即於彼緣，妄想不生戒，是尸波羅蜜。即彼妄想不生忍，知攝所攝，是羼 chàn 提波羅蜜。初中後夜，精勤方便，隨順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毘梨耶波羅蜜。妄想悉滅，不墮聲聞涅槃攝受，是禪波羅蜜。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先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空無常剎那，	愚夫妄想作，
如河燈種子，	而作剎那想。
剎那息煩亂，	寂靜離所作，
一切法不生，	我說剎那義。
物生則有滅，	不為愚者說，
無間相續性，	妄想之所動。
無明為其因，	心則從彼生，
乃至色未生，	中間有何分？
相續次第滅，	餘心隨彼生，
不住於色時，	何所緣而生？

以從彼生故， 不如實因生，
云何無所成， 而知剎那壞？
修行者正受， 金剛佛舍利，
光音天宮殿， 世間不壞事。
住於正法得， 如來智具足，
比丘得平等， 云何見剎那？
乾闥婆幻等， 色無有剎那，
於不實色等， 視之若真實。」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記阿羅漢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與諸菩薩等無差別。一切眾生法不涅槃，誰至佛道？從初得佛，至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無所答。如來常定故，亦無慮，亦無察，化佛化作佛事。何故說識剎那展轉壞相。金剛力士，常隨侍衛。不施設本際。現魔魔業，惡業果報，旃遮摩納、孫陀利女、空鉢而出。惡業障現。云何如來得一切種智，而不離諸過？」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為無餘涅槃故說，誘進行菩薩行者故。此及餘世界修菩薩行者，樂聲聞乘涅槃，為令離聲聞乘，進向大乘，化佛授聲聞記，非是法佛。大慧！因是故，記諸聲聞與菩薩不異。大慧！不異者，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煩惱障斷，解脫一味，非智障斷。大慧！智障者，見法無我，殊勝清淨。煩惱障者，先習見人無我，斷七識滅，法障解脫，識藏習滅，究竟清淨。因本住法故，前後非性。無盡本願故。如來無慮無察，而演說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忘故，無慮無察。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二煩惱斷，離二種死，覺人法無我，及二障斷。大慧！心、意、意

識、眼識等七，剎那習氣因離，善無漏品離，不復輪轉。大慧！如來藏者，輪轉、涅槃苦樂因。空亂意。大慧！愚癡凡夫所不能覺。大慧！金剛力士所隨護者，是化佛耳，非真如來。大慧！真如來者，離一切根量。一切凡夫、聲聞、緣覺及外道根量悉滅，得現法樂住，無間法智忍故，非金剛力士所護。一切化佛不從業生。化化佛者，非佛，不離佛。因陶家輪等眾生所作相而說法，非自通處說自覺境界。

「復次，大慧！愚夫依七識身滅，起斷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一切過斷。」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三乘亦非乘，	如來不磨滅，
一切佛所說，	說離諸過惡。
為諸無間智，	及無餘涅槃，
誘進諸下劣，	是故隱覆說。
諸佛所起智，	即分別說道，
諸乘非為乘，	彼則非涅槃。
欲色有及見，	說是四住地，
意識之所起，	識宅意所住。
意及眼識等，	斷滅說無常，
或作涅槃見，	而為說常住。」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

「彼諸菩薩等，	志求佛道者，
酒肉及與葱，	飲食為云何？
惟願無上尊，	哀愍為演說。
愚夫所貪著，	臭穢無名稱，
虎狼所甘嗜，	云何而可食？
食者生諸過，	不食為福善，

惟願為我說，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惟願世尊為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當為種種希望食肉眾生分別說法，令彼眾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明了，疾得究竟無上菩提。聲聞、緣覺自地止息已，亦復逮成無上菩提。惡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著，尚有遮法，不聽食肉。況復如來，世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為汝略說。謂：一切眾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

「驢 lú 騾 駝 tuó 狐狗牛馬人獸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

「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眾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群吠故，不應食肉。

「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

「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

「令諸呪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

「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

「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

「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

「多惡夢故，不應食肉。

「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

「令飲食無節量故，不應食肉。

「令修行者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

「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

「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娑，食種種肉，遂至食

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奉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

「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為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愚癡食肉眾生，以錢為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鈎網，取彼空行水陸眾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

「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無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悉為親屬，	鄙穢不淨雜，
不淨所生長，	聞氣悉恐怖。
一切肉與葱，	及諸韭蒜等，
種種放逸酒，	修行常遠離。
亦常離麻油，	及諸穿孔床，
以彼諸細蟲，	於中極恐怖。
飲食生放逸，	放逸生諸覺，
從覺生貪欲，	是故不應食。
由食生貪欲，	貪令心迷醉，
迷醉長愛欲，	生死不解脫。
為利殺眾生，	以財網諸肉，
二俱是惡業，	死墮叫呼獄。
若無教想求，	則無三淨肉，
彼非無因有，	是故不應食。
彼諸修行者，	由是悉離遠，
十方佛世尊，	一切咸呵責。
展轉更相食，	死墮虎狼類，
臭穢可厭惡，	所生常愚癡。

多生栴陀羅，
或生陀夷尼，
羅刹猫狸等，
縛象與大雲，
及此楞伽經，
諸佛及菩薩，
食已無慚愧，
先說見聞疑，
妄想不覺知，
如彼貪欲過，
酒肉葱韭蒜，
未來世眾生，
言此淨無罪，
食如服藥想，
知足生厭離，
安住慈心者，
虎狼諸惡獸，
若食諸血肉，
是故修行者，
食肉無慈悲，
及違聖表相，
得生梵志種，
智慧富貴家，

獵師譚婆種，
及諸肉食性，
遍於是中生。
央掘利魔羅，
我悉制斷肉。
聲聞所呵責，
生生常癡冥。
已斷一切肉，
故生食肉處。
障礙聖解脫，
悉為聖道障。
於肉愚癡說，
佛聽我等食。
亦如食子肉，
修行行乞食。
我說常厭離，
恒可同遊止。
眾生悉恐怖，
慈心不食肉。
永背正解脫，
是故不應食。
及諸修行處，
斯由不食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

恭敬法寶 傳播流通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谨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
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